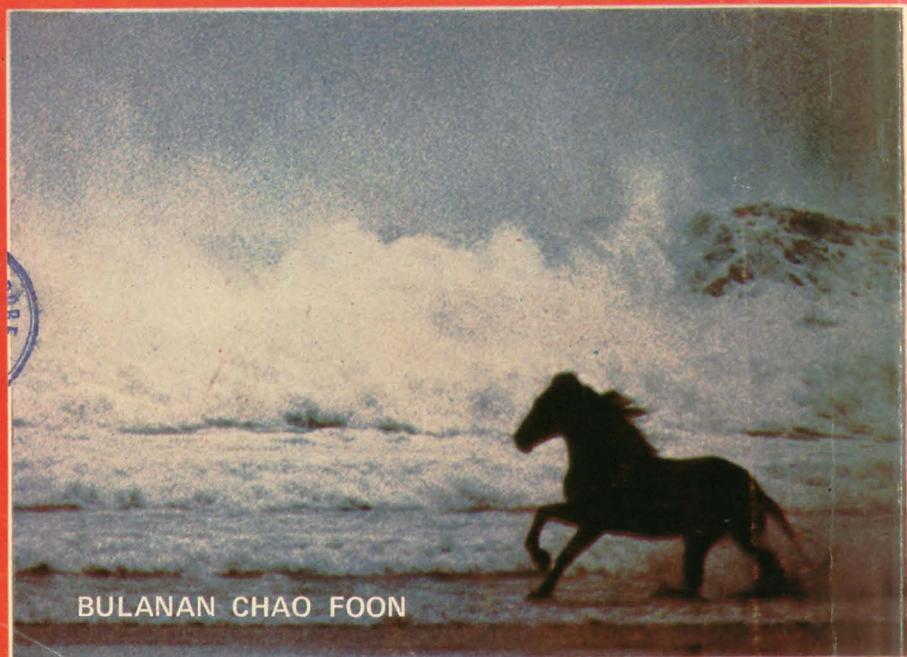


蕉風

月刊 333 期



BULANAN CHAO FOON

DISEMBER 1980 KDN 0142/80 ISSN 0126-6608 M\$1.00 SENASKAH

5201
3600

25週年紀念號



蕉風月刊

第333期·1980年12月號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編輯人：姚拓／白垚／梅淑貞
／紫一思／張瑞星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72455, 572551, 572769.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c.f.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72455, 572551, 572769.

di singapore berhubung dengan: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0718. tal: 3373733, 3380696-7

agen penjual: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72455, 572551, 572769.

malaya book c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 kuala lumpur.
tal: 481806, 425764

ipoh book c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KDN 0142/80 *ISSN 0126-6608

m \$ 1.00 senaskah 定價馬幣一元

10/11/1955 - 12/1980

蕉風月刊／№333／1980·12

目錄

封面設計／編輯室

姚 拓 04

二十五年話家常

黃 潤 岳 07

廿五年的回顧〔閒思錄〕

陳 瑞 獻 13

華嚴覺受

•晚春旅日記

黃 瑞 獻 13

華嚴覺受

陳 瑞 獻 13

華嚴覺受

小 黑 30

大排檔

公 羽 介 32

蘇荷

邁 梅 淑 貞 34

輕描集

李 有 成 38

淺談神話與文學

•阿弟 •酸 •原可以 •雲片糕

R. Williams著
紫一思譯
46 羅倫斯與戲劇

許 友 彬 50 黑夜

川 陳 葉 黃 張 許 55

北回歸線

黃 繼 瑞 楊 62

足印

黃 華 淑 貞 64

瘦人記

禾 榮 文 貞 67

引魂

黃 澤 淑 貞 76

輪盤

黃 艾 梅 貞 89

鹿港長巷

黃 澤 淑 貞 90

貓／所謂江湖

黃 宇 文 貞 92

遠渡／怨女

郝 毅 民 95

印之處女地 ·讀陳瑞獻印

一九五五年話家常

• 為蕉風出版二十五年而寫

蕉風月刊創刊於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到現在已足足有了二十五個年頭。剛出版時是在新加坡登記註冊，出版人是申青兄，主編則為方天兄，其他幾位編輯，都是義務性質的協助，我記得編輯委員中有李汝琳兄、陳振亞兄、常夫兄以及已過世的馬摩西兄等人。我於一九五七年二月由港到星，始參予編輯工作。我們幾個人不但經常會面開會，商量蕉風以及蕉風文叢的出版事宜，甚至還與其他一些朋友組織藝聯劇團，曾演出『北京人』、『秋海棠』等劇本。在當時，蕉風的編輯陣容，可以說是相當鼎盛。振亞兄以白蒂筆名，寫了許多篇小說，常夫的詩在當時已有盛名，方天的小說及寓言劇，均有極高的水準，所以蕉風一出版，即風行星馬兩地。現在，二十五年了，頗有白頭宮女話當年的感慨。如今，只有李汝琳兄寶刀未老，在新加坡經常仍有作品問世；方天兄移居加拿大後，似乎是不再寫小說寫劇本；申青兄當年以雜文聞名，現在與陳振亞兄一樣，早已棄文從商；去年曾在新加坡遇到常夫兄，其豐采一

如當年，只是不再寫詩；馬摩西兄的墓上早已野草叢生。我呢？也許是因為「命運」的緣故，始終沒有脫離過蕉風編輯的陣營，「濫竽充數」，以迄於今。事實上，這二十五年以來，編蕉風的老編，有如走馬燈一般，早期有方天、彭子敦、黃思聘，中期有黃崖、白垚、李蒼、周喚，近期則有牧羚奴、梅淑貞、川谷、悄凌……一直到現在的小將張瑞星。張瑞星的年齡，比我小一半還多，套句俗話，可以算是『老中青』結合吧！

多年以來，最令我頭痛的，倒不是編輯，而是『發行』。因為蕉風銷路少，無法像『學報』一樣，不可能自己組織發行網，自己負責發行。蕉風的發行，是靠新加坡的友聯書局、吉隆坡的馬來亞圖書公司，以及怡保的怡和書局。以上三家書局，主要的業務是教科書的發行，並不是書刊、報章、雜誌的發行，所以，蕉風就很難推展到各地的報攤手中，只能發行到各地的大書局。還有一個徵結，就是發行蕉風並不退貨，於是，在小城鎮的書店便無法購到蕉風，蕉風的銷數也始終無法上漲。

蕉風目前的銷數是一千多份，基本訂戶佔不到一半。按經濟算盤上來說，是虧損的。不過，因為蕉風的編輯，多是義務幫忙，馬來亞印務公司以最低廉的代價收取印刷費用，友聯出版社供給房屋、水電及零雜費用，蕉風以實際售出的收入，支付作者們的稿費，就這樣，東湊西擠，蕉風居然出版了三三二期，迄今已二十五年，在所有的華文文藝刊物中，可以說是一個奇蹟，包括中國大陸及港台在內，沒有一份文藝刊物，能有如此長的壽命。（香港徐速兄主編的『當代文藝』，苦苦支撐了二十年，最後不得不含淚停刊。）一份純文藝性質的刊物，大概只有在日本才能自給自足，或者由官方支持。真正由民間出版，能自給自足絕無僅有。我們一群做編輯的朋友，彼此間有一個笑話：「如果你想坑害你的仇人，小的報復方法，是勸他出版雜誌或月刊；大的報復方法，是勸他出版日報，總有一天，讓他傾家蕩產。」這段話，雖係笑謔之談，但也可以看出出版界的難險與困難。蕉風能維持到今天，絕不是一二兩人的功勞，編輯老將及小將們的熱心愛護，不辭勞苦，義務編寫，固然是主要原因之一，可是如果沒有馬來亞印務公司的優待印刷，以及各地的書局，以『實銷包銷』的方式支付款項，蕉風是不可能支持到今天的。

「蕉風銷數最好的時期，是一九六〇到六五年之間，因為每期除蕉風月刊外，還附送一份中篇小說」，那時候每期銷數在五千左右。但這樣免費的附送，經濟上實在負擔不起，最後取消附送，銷數即驟然下降，每期上上下下，都是一千五到二千之間。我們也會想過多種辦法，想提高蕉風的銷數，例如自己發行或另找代理等等，但都無法切實可行。

說到蕉風的稿費，實在低得可憐，二十多年前的稿費是每千字五到七元。現在仍然如此。雖然蕉風的作者，並不是爲了稿費而寫稿，不過，我們做編者的，在內心深處，除了感謝他們的支持之外，不免有些自疚。如果提高稿費，說不定蕉風會遇到更大的困難，所以，蕉風雖有廿五年的歷史，但每一月都有經濟上的困難，這二十五年以來，凡是做蕉風編者的，沒有不嚐到這個苦頭的。想一想，居然在風風雨雨中渡過了廿五個年頭，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今後，蕉風的道路，可能更加漫長而艱辛。我真希望我今後更加「老當益壯」，在第二個廿五年之後，還和蕉風的讀者閒話家常！

廿五年的回顧

黃潤岳

『蕉風』今年慶祝銀禧，使我想起我的寫作，也是整整廿五年了。記得一九五五年我去英國讀書時，南方晚報的總編輯曾鐵忱鄉兄約我寫通訊，而且毫不客氣的對我說：講了算數，不要忘了。我聽了，當時心中一震。這下可給套住了。於是，肩負了這份壓力，一上飛機就盤算如何執筆。

第一篇英倫通訊花了我一個星期。老實說：相當緊張。寄出時夾付了一封信，首先是請鐵忱兄不要客氣，爲我大力斧正；同時也提出：如不合用，可以不刊出來，我決不介意。不久回信來，大加讚賞，還剪寄了那篇文章。眼看見白紙黑字是自己的心血，有說不出的愉快，何況還有稿費呢！

第二篇三天完工。接下來第三篇第四篇，就更簡單了。後來便出版了我的處女作——『英倫見聞』。

鐵忱兄提携扶植了許多寫作人，也爲南洋商報編著了一些叢書。對於星馬的文藝開拓，應該是功臣之一。我便是由他硬逼出來的。他曾填了一闋「摸魚兒」東倫敦黃潤岳校長，給我許多鼓舞。我和他一闊，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鐵忱兄的詞，已經可以說是成一家之言，

獨具風格。我一直勸他彙集印出。如今，他作古已久。不知他的遺稿是否整理出來？假若散失，實在可惜。走筆至此，益懷故人。

我的『英倫見聞』是由香港人生出版社出版的。那時，我與該社社長王道沈醒園兄嫂只是神交。我看到人生社徵求基本社員的廣告，覺得宗旨正確，便繳費申請入社，因有書信往返。人生社出版書籍多是談理論道，發揚傳統文化學術思想，硬性而艱深。作者為錢穆唐君毅張丕介諸公，都是大學教授，各有其本身的思想系統。王道兄答應替我出版這本遊記，大概也只出版過這麼一本，我有點受寵若驚。

人生社是由一群學人在支持，幾個窮書生如王道夫婦王恢陳謀煊等在苦撐。要出版一本書，便得先籌一筆款。我不願增加他們的負擔，全部印刷費由我自己付出。

想不到因為這本書，使我和幾位失去聯絡的朋友通過人生社取得了聯絡。還有一位朋友是從香港舊書攤上買到我這本書的，我的第一本出版物入了舊書攤，這也是令人興奮的。

王道兄是所謂聖人型的人物，大書獃子一個。人生出版社由他創立，出版人生雜誌和人生叢書，以廣續與發揚中華文化為職志，一絲不苟，以社為家，以家作社。做到了鞠躬盡瘁，死後而已。人生雜誌的最後一期，便是他的逝世紀念刊。

在我們尚未謀面之前，他替我出版了『英倫見聞』。我們相交相識之後，我想請他為我出版『萬里歸程』，他竟婉言拒絕，我覺得好笑。我自己付錢印，不會沾人生社一點光。但是，我卻不生他的氣，我反而更敬佩他這一份君子風度，方正不移，耿介樸質，堅守自己的信約，不徇私情。我們的交情，因此也久而彌篤。於是，我的第二本書『萬里歸程』和第三本『美遊雜記』，都由新文龍中華中學出版。我做校長，有書出版，總不壞事。

談到『美遊雜記』，我就和蕉風扯上關係了。
一九五七年我去哈佛大學進修，這時曾鐵忱兄已在紐約。在新加坡登機前，蕉風主編彭子敦鄉兄來約我寫稿。他也是湖南人脾氣，直統統地說：答應了就不可食言。甚至於要我每週一篇。那時蕉風是半月刊，還有學生週報。每月六篇都行。我和他開玩笑：我是你們派我去的！我還要讀書？

那時，學報主編是姚天平兄，有名的催稿專家，逼到你不能不寫。我的文章，不在蕉風，

便在學報，半年之間寫了廿多篇。平均每月幾乎真有四篇了。從此以後，我與蕉風學報結了不解之緣，直到今天。恐怕也會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退休之後，幾次想封筆，經不住諸位老編的鼓勵，天平兄更是以大義來相詰責，胡復何言。

不知從那一年起，蕉風和學報都為我開了一個專欄。一些青年朋友談起這些，非常羨慕。有文必登，決不投籃。所謂闢欄文章，似乎高人一級。殊不知對我來說，倒成了馬絡上了轎頭；像孫行者的金箍咒。不想寫時要寫，沒有時間也要寫，甚至於沒有材料也要寫。實在沒有辦法交稿，脫了期，主編老友不講續稿未到，暫停一期，而是本期稿擠，暫停一期，並向作者讀者致歉。我看了這幾個字，簡直是心如刀絞。

一九六〇年前後，南洋商報商餘版設『教育叢談』專欄，鐵忱兄由美歸來，又把我拖上去。後來，我也印了單行本。他給我寫的序：『黃先生在教育圈裏是以快幹、實幹、硬幹見稱的少壯派。可惜他的業務太忙。可能會藉此來個敬謝不敏。可是我已答應了商餘主編洪淑謙先生，自私之念頓使我的心一橫，便以催租吏的臉嘴乾脆通函給他，請他委屈來寫教育叢談專稿。黃先生是久仰我拉稿子的硬性作風的。經我這一逼，他滿口答應了我的請求，從十一月下旬開筆，一口氣就寫了四十篇，直到他患了低血壓病，遵醫囑才暫時停筆。想到他原是把生命交給了教育的人，從早到晚忙得不可開交，一年來更爲了我這一逼，逼得他病倒了，實在罪過之至。但我這一逼不是白幹的，最少我已逼他抽出了寶貴的休息時間，給教育叢談談得有聲有色，篇篇都是從體驗中得來的素材，活生生擺在眼前，經他那麼一談，才覺得更夠發人深省。』

鐵忱兄所云，確是實情。那時候的華文教育問題，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而我除了學校校務，還有華文教育，再加上一報兩刊的三個專欄，便吃不消了。

南洋商報的專欄停了。十年之後，商報出版南洋周刊，又約我寫專論，還約了如今在南洋大學的魏惟賢教授等輪流執筆。每期限制一千一百字，稿酬頗高。我在學校寫慣了千字文，多這一百字，煞費躊躇。因為我們這幾個人立論行文都有一定的立場，寫出來的專論，有些不免爲當道所不悅。那本南洋周刊又是在新加坡印的，有時候進不了口。不久就停刊了。

到我退休之後，商報總編輯朱自存先生再約我寫加拿大通訊。建國日報在隆創刊也約我

寫，還給我一個特派員名義。這時我已是「兩報兩刊」的專欄寫作人了。鐵忱兄說我把生命交給了教育。想到他和王道兄兩人把生命獻了出來，一了百了。我卻起了自私之念。當我感到精神日差時，惟恐誤人誤己，便提早退休，沒有把生命完全交給教育，自己仍保留最後的殘餘的一小部份。可是兩報兩刊的四個專欄壓在頭上，比做校長還緊張。家居無事，那裏擠得那麼多奶來？勉強拖了兩年，便把兩個報紙的通訊停了。

蕉風與學報因為與我歷史淵源太深，欲罷不能。蕉風出版了廿五年，我竟為它寫了廿三個年頭，可說是與天地同庚。由於我與歷來的主編如彭子敦黃崖白堯姚拓諸兄私交甚深。開始時是不寫對不起朋友，後來不寫，還會愧對讀者。如今的蕉風，有五位編輯人，我這個寫作人更不敢偷懶了。

通常我都是寫些雜感隨筆之類的散文，也寫過幾篇小說。到了無感可言無筆可隨的時候，我就寫自己的過去。於是從小學時想做「騎馬的將軍」，到中學編織「科學家的夢」，到大學時代的「花灘溪之戀」，結集成我的自傳——「黃金時代」。大學畢業之後到下南洋之前，我有「熬煎」記述這一段的生活。

接下來，我的「龍引十四年」，在蕉風連載之後，由蕉風出版，印刷費是我自己付的。因為這本書是紀念新文龍中華中學鄭董事長振中先生逝世六週年，我要送一千本與龍校校友拿去義賣。他們為母校籌了一筆錢。黃崖老弟為我寫序云：「很少人願意將他的生活公諸於世，因為很多人的生活都是充滿欺詐、恨毒、卑鄙的，與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甚至與他們的言論，都不能相配。……潤岳兄不是總統，不是風雲人物，但他最愛和人談起他過去的生活。這表示他的所作所為是光明磊落的，沒有違背自己的良知，也沒有侵犯傳統的道德標準，他不必等到世界末日便戰戰兢兢地走到上帝的審判台前。就在他有生之日，他便敢面對他的朋友和他所認識的人。……有一位朋友會對我說：黃校長寫自傳，為甚麼要寫那些瑣碎的事？而且，有些事情並不使他有光彩。我覺得潤岳兄在他的自傳中記大事，也記小事；寫有光彩的，也寫沒有光彩的。這是他的偉大處，也是他的成功處。」

崖弟的這幾句話，可說是一針見血。現在讀來，更覺動心。我雖然在中學時代便已受洗為基督教徒，對於基督教的教義了解不多，我自認為是為我的行為光明磊落，從沒有做過違背

良知的事，我不能接受有罪和贖罪的教義，加上少數教會教友或有欺詐卑鄙之事，使我遠離宗教。近兩年來，潛心研讀新舊的聖經，使我對人的罪和耶穌基督的救贖，有了明確的了解，體會到得救與永生的信息和奧秘。我是可以滿懷喜悅、了無恐懼的走到上帝的審判台的。

其次，我所說的，都是事實。我寫自傳的時候，沒有想到光彩或不光彩的問題。我也恨那些口是心非的人。例如：有人高呼華人子弟要讀華校，自己的兒女卻進英校，有人高呼華人要講華語，自己的兒女卻滿口英語；像這一類的人，我是羞與為伍的。耶穌說：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從惡裏出來的。

我倒不是愛和人談起我過去的生活，而是沒有題材可寫。我到馬來亞，等於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無親無戚，無朋無友。廿多年之後，生了根，結了實；反而與本鄉土斷絕了關係。回憶過去，自是一種樂趣。記下些往事，讓兒孫們也可以追根。而我們那個時代，從軍閥割據、帝國主義侵略，內戰到抗日和勝利，都是多彩多姿，也有可歌可泣。不久前，我和幾位大馬的青年朋友聊天，談到日本佔領馬來亞的「三年零八個月」，他們瞠目不知所云。原來他們都是戰後出生的。

離開龍引，在馬六甲做了十年培中校長。退休之後，又在蕉風寫古城回憶。姚拓兄還答應替我出單行本。寫了十多篇，因為赴紐西蘭而暫停。一停就不想再接下去了。我五十多年的生活，在廿五年來的蕉風中，斷斷續續的發表殆盡。餘下的歲月，乏善可陳，還是保留下來。

近年來，我又變成江郎才盡了，只好又翻古，記述我的家人親戚和朋友。幾位年青的老編倒不以為怪，反而要我繼續寫下去。也許是敬老尊賢罷！

除了兩本教科書之外，我一共出版了八本書。有蕉風為我出版「閒思錄」是由蕉風負責一切的。我在後記中說：「你們選『閒思錄』出單行本，我真是受寵若驚。因為這些文章都不是目前一般所歡迎的。然而，雖不是一字一淚，至少都是嘔心吐血之作。有的完稿於午夜，有的完稿於黎明。我倒不是鬧着玩兒的。」

白堯為「閒思錄」作預告：「這是一本生活和思想的書，是一位嚴肅的教育工作者展露

他心靈世界的散文集，以醇厚的筆觸寫人生，有開明的見解，有堅實的思想，有不群的理論。」

這一連串的高帽子戴在我的頭上，使我感到很舒服。因為這些話，我是「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在蕉風和學報的作者群中，我應該是唯一的資格最老的。記得有一個時候，蕉風的風格轉新。有位朋友對我說，整本蕉風，我只看得懂你那一篇。另外一位看蕉風的朋友對我說：不啻蕉風其他作者的作風如何新，你還是維持老樣子。然而，今天，我倒是樣子老了，因為有滿頭的白髮。

去年，姚拓兄還在九六七期學報中寫我這個湖南驢子：「倔強、慤直，說是一，說二是二，重義氣，重然諾，不輕易許人，但一經許人，絕不拖泥帶水。這十多廿年來，我向他約稿，不管他多麼忙碌，只要答應甚麼時候交稿，絕不脫期失約。最近幾年，學報小老編走馬換將，不論是周喚、悄凌、川谷以及現在的張愛倫、華世英等，都成了黃兄的忘年之交。」

他的這些話，也是相當中肯的。不過，他說我在新山買了幾座屋子，每個兒女出國深造，就賣掉一座。我豈不是有五座？其實我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先後買過兩座，一在星洲，一在新山。的確是爲了兒女讀書，廉價售出。他們也沒有用完，不是有獎學金便是假期工作，留下一點給我夫婦養老。

回顧廿五年來的寫作生活，由曾鐵忱兄開其端，接着有彭子敦黃崖白垚諸兄的鼓勵，自始至終鍛而不捨的便是姚拓兄了。沒有他們這班老編朋友，我恐怕只是一心專作好校長，不會搖筆桿出書。

黃美之的姐姐看到我爲美之的『八千里路雲和月』寫的書評，寫信給我說：「讀完大哥所寫給妹子的書評，真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因爲你所寫的，也正是我心中所感到的。但你寫得出，我連說都說不出來。只曉得心裏有一股甚麼，你一說出來，我就感到深獲我心。你們玩筆桿的人，真是有一套。」

我之有這麼一套，便得歸功於這些朋友。蕉風與學報付稿費供給我廣大的園地，讓我有地盤來舞文弄墨，熟能生巧，百鍊成鋼。連續寫了廿多年，滴漏穿石，鐵杵成針，也沒有甚麼值得誇耀的地方。對我自己來說：我已是心滿意足了。

華嚴覺受

陳瑞獻

· 晚春旅日記



陳瑞獻紙刻：造庭

臨濟宗風

佛陀慈悲，讓我再次做他的差使，把另外六顆舍利子帶到櫻花的國土。這是一聲祝福。去年，西藏活佛達力喇嘛訪星，贈我四顆佛舍利子，不久前，當我出示舍利子予數位佛教青年參看時，我法喜充滿地發現舍利子已由四顆變成六顆，佛舍利子是會生長的，一如智慧之光借擴大其照耀範圍而眉目俱增。

從這個小而金光閃閃的舍利浮屠中，妙心寺——一座歷史悠久美色超卓的佛寺的形象綻放開來。妙心不光是一座寺，它還是照通日本的四千盞燈之貫連。寺本境內的一簷一樹一石，均與時俱老，且都塗染上歷史的芬芳。它是塔奉這六顆舍利子最理想的地方。

這六顆舍利子，千里迢迢來到這裏永住。

以上是曇昕法師在日本京都妙心寺屬下花園會館的歡迎會上，把佛舍利子呈予會館本部長千坂精道法師後的講話。

在千坂法師的邀請下；曼昕法師於五月八日率領華嚴蓮座下的六位學生，由新加坡飛大阪，兼程直上京都，以古都為始點，首都為終點，在日本進行八天的訪問。他帶來了佛舍利子，兩尊產於尼泊爾的銅質釋迦佛與長壽佛像，以及幾行李的友誼與禮品。

席間，法師口占一絕：

東來特地訪名刹。

心月櫻花喜共參。

太息祖庭蕭索久。

宗風臨濟賴斯傳。

花園大學教授鹽兄敦朗立即將它轉換為日文。

法師的寫字，完全是弘一大師的再版。他的寫字，不為「藝術」，故絕不開展自家風格，只為了把大師的心靈遺墨寫開去。「藝術」，用 *EXPO* 的話說，是剛踏上人生旅途的毛頭小子的玩意。

佛氏之祖，由毗婆尸七世，至釋迦牟尼，嗣釋迦之法者，迦葉尊者為禪宗第一祖。由迦葉二八傳，而得達摩。達摩至中國為初祖。傳至大鑒，號曹谿，始派別為五。大鑒傳南嶽讓，讓傳馬祖一，一傳百丈海。海傳黃檗運，運傳臨濟。臨濟棒喝交馳，家風大振。

臨濟禪到日本，消長隆替，已經開成一株枝分十五之花，其花即是妙心，它是妙心寺派的大本山。妙心寺在全日本計有四千多家支寺，十九家大禪院，以及數家學術機構，以花園中學與花園大學最為有名。

妙心寺始建於一三四二年，開山是關山慧玄（無相大師一二七七—一三六〇），在花園法皇御助下完成。一四六七年應仁之亂後，該寺的建築與庭園幾乎全部遭毀，迨至第六祖雪江禪師（一四〇八—一四八六年）始得以維修重建。妙心的主寺歷經一五〇年的時間才具今日規模，寺境內共有四七座支寺院，凌空下望，由南總門到北總門，儼然一個寺鎮。寺內庋藏數量極可觀的文物，其中不少作品已被政府列為國寶。

千坂法師與諸禮賓法師足下雪白的襪子與黑帶木屐，在灰老石塊上，沿途發出在蒼蒼古松間唯一可以聽聞的聲音。

我們一同向妙心的佛殿走去。

一周九日

一下飛機，就趕上另一架飛機，四年來，他在雲間往還頻密，平均每年有一個月在為晴為雨的空中渡過，人稱他為「飛行住持」。他即是我們的東道主千坂精道法師。

從星期一到星期六他在京都，星期六到星期一在仙台，把星期六與星期一這兩天擠成四天，所以他說一星期共有九天。我們訪日八天，他陪我們四處去，說道這八天是他的一個完全「沒有星期的星期」，而且「失了業不必工作」，真是痛快，希望我們長住下去。話雖如此，他得安排節目，抽空出席會議，又要跟我們趕全日空內陸飛機，趕新幹線子彈火車，我們都嘆噓喘，他卻毫無倦容。我發現他一上舟車，便把呢帽往眼下一拉，閉目靜息，一個為自己設計日曆玩弄時間於指掌的人，完全不受氣候變化時序顛倒的影響。

千坂法師現任京都妙心寺屬下花園會館本部長，花園中學與花園大學委員會委員，仙台鹽釜市東園寺住持，鹽釜兩家幼稚園監理，一共支領五份薪水；此外，他教靜坐，四處講演，出國訪問，忙得不可開交，但忙碌更增強他那禪喝般的笑聲。在花園會本部長四年任期於今年告滿後，他將出任日本西部佛教總會也即是當今日本最有影響力的佛教組織的主席。日本佛教派系很多，其中有八十流派分佈在西部。

千坂法師帶俗，是兩個孩子的爸爸，他亦素亦葷，不避煙酒，在寺外大衣畢挺，寺內袈裟飄然。在仙台的一個洗塵晚宴上，他手持麥克風，為千坂夫人高歌『重返蘇倫多』，音色十分超拔。我向這位典型日本現代僧人發出一個「尖銳」問題：如何調和這兩個世俗眼中的極端而表現出一種能為世俗接受的平衡。通譯員傳過來的答案是間接的：「他在人間。前任花園會本部長是道統僧人，但在任期間完全不得人心。」台灣高雄弘法寺主持開證師訪日時曾有藥房小姐勸他買化粧品送給太太的「驚人奇遇」，使他覺得「凜乎其不可留也」。但他深知地域民情風俗制度不同，在肯定中國僧團戒律的優點的同時，並不忽略別人的長處。

日本全國有七萬五千餘家佛寺，僧衆超過七十五萬名，教團人力資力雄厚，組織嚴密，簡直是另一個政府。妙心寺派支寺林立，僧衆約有六千，花園會館會員超過一百萬，在每家支

寺都設有支部，花園會本部長便是在四千多個支部投票選舉中產生。倘寺管長山田無文禪師可被形容為妙心寺派的精神舵手，千坂精道法師就相當於國務院總理。除了展開正常的弘法工作外，千坂法師所領導的「報恩感謝運動」是項浩大的社會利生工作。他生財有道，理財有方，救苦濟貧，揮金如土，把建立在福田觀上的佛教經濟學發揮得淋漓盡致。

從他左右雙手進支的款項是巨額的。他談錢，公佈賬目，有個弟弟還是東京銀座一家銀行的經理。但是，別讓他身上的口袋把你嚇壞。佛經上對佛土的描寫，都是金銀珠寶遍地，就連空中的鳥，其稀罕也價值連城，但從蓮花生出來的「人」，沒有半個會把這些讀來很是布爾喬亞的字眼放在心上，他們都「心不在焉」。

藏六茶室

龍安寺是妙心寺叢中最完美的十寺之一。像日本許多佛寺那樣，龍安數經火患來說明成住壞空的物理過程，而心虔不免要乘願再來，它從灰燼堆裏一羽羽的再生過來。

白牆，巨柱支撐起高屋頂，骨眼筋節歷歷可數的木地板，在在是日本禪寺的特色。

過了雲關，方丈兩側的門扉上繪着上騰下降一對龍，佛壇兩側的壁畫則飾以朝鮮金剛山

為背景的水墨四季風光，以及不可或缺的梅。這是名家皇月鶴翁的手筆。

我們來到了著名的「藏六庵」茶室，沿室邊緣跪坐下來。主人木下玄隆禪師背着室外的紅葉燈台竹欄露路對着我們。春風正在細說寺的沿革以及曾經坐在這裏如今已不知去向的前人生活情趣。

「藏六」是形容北玄武把頭尾四肢縮入殼內的一種忍，一種禦侮力，一種不露，一種把劍收入鞘的長安。不拜偶像，重自力，窟中雲深但有妙明，立地即蓮花國見性成佛。江戶時代茶人不遠庵信對「藏六庵」情有獨鍾。

室外園徑，有個錢形石釜，在釜緣青苔的部份掩蓋下留有餘不盡的凸呈「吾唯知足」四

個漢字。這四個字各有「口」巧妙的在釜中併合而凹現成圓錢中心的四方，彷彿有秦文印「乞富乞壽乞子」的結體，唯「口」之應用與漸化了無痕跡。石釜邊有一株十六世紀由朝鮮移植過來的山茶。

茶女丁寧珍重地捧來一碟圓形小甜糕。米糕皮，紅豆餡，整塊糕竟然就是室外那個石釜的縮影。有一物沾一累，心不貪榮身不辱，佛說知足最富。「吾唯知足」清楚凸在糕皮上，一口咬下，隱隱嗅到入帘青草的野香。

日本茶道大師利久說道：「小室內吃茶，主要目的是要借此入佛的三印法而悟道。取一壺水，拾薪，煎湯，砌一杯茶，供佛並敬客人。你自己也飲了，之後，擺花，焚香。這一切都是行佛道。」山田無文禪師說：「茶道之精華不可以快樂的春花或瑰麗的秋葉為喻，而應以一個晚秋蕭瑟的景色作比，海岸線上，絲光草正在風中搖曳。」

茶女給我們的第一碗是浮着螢光綠霜的抹茶。（一個女護士不眠不休的守護着一個發病的孤兒。孤兒在高燒嚶語時叫出了聲音。那一聲叫的是甚麼？媽。）

雙手無聲捧起茶碗，分數口喝下，精神一震。（她心一跳，那聲媽媽令她感到格外寂寞。）

抹茶濃濃的原野味令你感到處身格外遙遠。在遙遠的地方，即令有個棲身所，也不外是一間茅草紮成的小屋。海岸線上，絲光草正在風中搖曳。

在扭曲的事物中找自然，在破碎的片斷中求完整的美，在被遺棄的、被冷落的、貧苦與壓迫中尋真，把九十九羊暫投一旁，去找那一隻迷失了的。恭謹地把茶碗放在榻榻米上。（理應如此，她想，而這個無怨的感想也才是對的。她於是感到自在。）

茶女給我們的第二碗是淡褐的番茶。木下玄隆禪師大口大口的喝，間雜呵呵的吐氣聲，

滿臉紅光透出自。室內一時靜如止水，壁上一紙橫披，是淡墨草寫的「福壘關壽域」。

一個孤兒，在異土長大後，有朝一日生怯怯回鄉，勉強要說話，只有「孤寂」。經那碗番茶在嘴中飽滿一過，水能性淡，竹解心虛，藏在齒間似已消化而去的紅豆香，隨着鼻息這時發得格外令人難忘。這是最富技巧的款客的藝術。

陸羽和他行囊裏那株南方的嘉木，已在這兒落地生根。

枯山水

龍安寺石庭石的配置共分五組，五石的一組，二石兩組，三石的一組。庭東西三十米長，南北十米闊，石以圓兀，平頭硬邊，低貼各見姿態，在淨潔幼砂的想像水流內，十五塊石完成湖或河島或海中浮岩的縮龍成寸。

透視學顯然已被應用到這幅立體山水畫中來。作者據稱是一位畫家兼造庭家，約於十五世紀建成。

到這裏，自然要用縮心成一點再放大至空濛的觀法來觀石庭：人真是不大不小，天地有界線又無邊。毫不含糊的跟着幼砂的波紋游入內，從推擁着石堆的苔綠植物的浪花冒出頭，復化為石，最後才由這些春潤夏旺秋瘦冬白頭，但永遠一動也不動的死硬結體嬌嬌散入空中。我們把心思揀回來的那一剎那，這個石庭又已經歷了一場物來則現物去則滅的經驗。

鋸斷身年留下老樹頭。浩劫後的殘垣。飛回大氣層抵達憩園靜待另一次隕落的外物。用勾描法，這些石是無慾火所以不會升降的雲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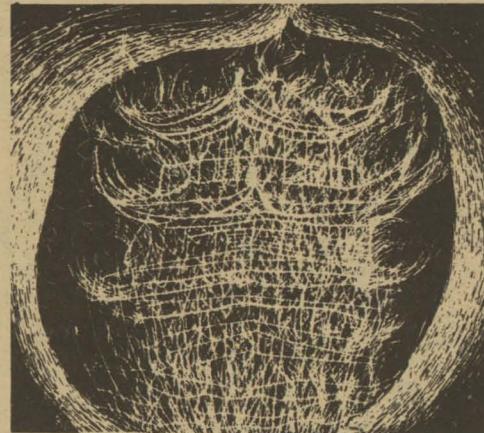
香象渡河。虎子涉江。

天地各數五，一始十終，在天地之間，人數五。天地人合而為一個圓滿吉祥的數字。但是，月光剛推向全圓的那一剎那，太陰迎入虧損的第一線黑暗。

「不論你選擇那個角度，」通過三宅敏的翻譯，龍安寺的主持木下玄隆禪師說道：「都无法把全部十五塊石盡收眼底。每個角度都是一個死角。在完美中有缺陷。」

在彼此緘默的遙呼近喚中，幾堆老死不相往來的石露出靈犀相通的情態，而無常盡在無言之中。石庭有三面被油土築成的牆遮起。土中的油隨着歲月的催促以最慢速度向外溢出一種特殊的顏色與圖案。牆把庭內的死寂與庭外那搖曳生姿的樹木隔開，卻沒有一種隔，比它隔得更逼切，一致於動靜不易分別。

妙心寺本境內的退藏院、靈雲院、玉鳳院、雜華院、東海庵，都有美妙庭園，有的局於一偶以密聚為尚，有的地苔一片，有的松影花香壓過石頭，有的以古木見長，但除了東海庵書院外的石庭有相似的基調外，沒有一個庭園像龍安石庭那樣剝裸得可以望見骨髓。



／陳瑞獻紙刻：火燒金閣寺



／陳瑞獻紙刻：蘭羽與南方之嘉木

在我這個不識日文的華人眼中，日本人的某些漢字應用，有時真像瑪格利特（R. Magritte）的作品，或缺注的『詩經』或『莊子』的語言，冷不防電光一閃，盲者見天日，聾子聽到雷鳴，禿頭的忽地長出烏絲。

日本人稱浴缸為湯舟」，一種漆器叫「玉蟲塗」，德士計程表上畫「料金」，可用地成「地殼用」，火葬場變「燒死場」，「千代田火災海上」是一家水火險公司，至如「吾妻不動產」（在吾妻這地方做房屋地產買賣？），簡直要令你聯想到 one Similarity between a bank account and a woman is you lose interest on withdrawal 一類的幽默上去，待你看到「長尾眼耳鼻喉科」一類的招牌，你已進入非捧腹不可的境地了。恍惚間，你好似來到瑪格利特筆下的海邊，灘上正躺着一條上身是魚下身是美女的新式鮫人。日本人名的千奇百怪，更是不勝枚舉。

日語在我，只是一連串毫無意義的聲音。但日人用漢字，在不明其漢字所表的事物或觀念時，用華文的組合常規與文字內容去唸，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撞個正着，一般理智作用在類似電擊的影響下暫停，這電擊因了足下的一雙膠鞋反而起了發聲振膜的啓示，而感受到語文本身創造力的神奇，以及日文帶來的全新的美。「御」是個高高在上的漢字，日本人的「御手洗」卻不是只准天子幸臨的便所。

完全脫離原始概念、結構、音響、語法的約束與舊習，把天庭中的星摘下來擺在書桌上，予表者新組合，所表發出新的光輝，使觀者長出一對無邪的新眼睛獲得不同凡響的覺受，就是超現實的精神與手法，也就是創作的根源。先父是個粗人，一次他說棺材應該換個比較「文雅」的稱呼，那就是「木屐船」。那麼死呢？「坐木屐船回去」。

真正的新創遇上自由心靈一定會電擊出新眼睛。瑪格利特筆下的鞋尖化作腳趾，法國麵包在天上齊飛，雲朵花崗岩造成，樹只是葉子，山要學鷹沖起翱翔，情人幪頭幪臉在擁吻，石膏像滲出鮮血。習俗上毫無關連的事物偶合起來，瑪格利特的絕技，使這種不合邏輯的新組合帶來新的意義。由於人類習以為常以為一切理所當然的現實觀，這種新意義一直被隱藏

着，被遺忘，甚或已消失無踪。他的作品是人耽於舊習而造成的心靈麻木的解藥。

禪宗公案解黏去縛的作用，在於沒有體驗身心變化後的新秩序的人讀來莫名其妙，其神經兮兮的胡言亂語，像棒喝，像電擊，使人頭腦破裂，復合而得到新眼睛。有了新眼睛，順逆皆為善知識，嘻笑怒罵粗言細語均歸第一義，道也在毛坑裏。曾有一人寫了一聯罵太虛大師：「太無理由，大和尚登台戴眼鏡。虛有其表，小齋姨抹粉聽心經。」大師不動聲色，連稱：「寫得好！寫得好！」福建泉州承天寺的客堂有一妙聯：「客至可知焉得生娘無鼻孔。」堂空無影笑疑啞子有聲言。」

會泉法師講道常引一個例子：「僧久修未悟，一日下山添油鹽，過鄉會，聞戲人唱曰：「頻呼小玉非為誰，只要檀郎認得聲。」乃悟。別說看戲沒用。俺修道數十年，真面目原來就是這樣。

建築燈

問青青松針，或湖中飛鳥的掠影，對岸的殷殷紅楓，或擋在冰面上的石頭，都說金閣不是寺而是一盞亮着的燈籠。

在土基上搭起木屋，樓下髹緝白二三樓全上金，再把水引入庭，終於叫池庭中的山綠因了燈籠的點亮而在虛實、主屬、生剋各方面起了迷惑作用。透過想像的凸鏡，把狂戀集中染到燈籠內的火種，終於使這間原係室町時代的山居別墅，在慘受五百多年的讚美與嫉忌後，在一九五〇年燒了起來。火燒紅蓮，金閣寺頂上的那隻禽鳥成了鳳凰。金木水火土周而復始，越五載，金閣寺恢復舊觀。

金閣名比實大，但它是一盞奇異的建築燈。

同行傳南師正在大興土木，修建月雲寺。此行的任何一片敲門瓦子，想必都孕滿靈感。

是中國於十七世紀傳入日本的最後一顆佛教種子，也是東亞佛教傳統發展的最後一個階段。

日本黃檗宗除開禪法門，亦兼及淨土與密法，在儀軌與宗教藝術方面，則保留明代的遺風。

黃檗宗的開山祖是明代高僧隱元禪師。在長崎華衆與興福寺逸然法師的多次懇請下，隱元禪師於公元一六五四年東渡。他抵日前，日本關閉自守已有廿餘年，法音隱晦，文化滯塞，隱元的抵達可謂活水灌原，於教則振興，於文化事業則起發酵刺激的大作用。禪師從福建鼓山帶去兩百多位身懷絕技的能工巧匠、建築師、雕塑師、農作師、藥師、弘法師，一手造起萬福寺，又把明代的繪畫藝術、書法、烹調、醫藥等方面知識統統傳了過去。京都的隱元橋當然是一道橋樑，隱元豆則可讓人回憶當時隱元禪師用中國菜種豆種在日本的土壤上種菜種豆的情況，這位播種者的形象，跟中國自隋以降到扶桑為中日文化交流墾拓的各代先驅僧人形象一樣高大。黃檗宗的第二代祖師也是華僧，是從泉州開元寺去的木庵性瑫禪師。萬福寺住持一職一直到十八世紀中葉才由日僧接替，而該寺至今仍是一座偉大的「純中國風」叢林。

釋高向，釋玄理，釋僧旻等八位法師開始到日本弘法，是在隋代。到了唐代，就是那位在今年四月間回中國「探親」的德學高深業績彪炳的鑑真和尚，他應日僧榮睿和普照二大德之請，經五次挫折，復雙眼失明，最終於公元七五三年抵日，成為日本戒法的開山祖；在日本十年，鑑真和尚昏昏傳道授戒講學，並對日本在中世紀以後的文學、醫學、藝術、工藝、乃至一般文物制度的發展，作出極大的貢獻，他手建的唐招提寺今在奈良，是當時仿照長安城結構之平城京建築中唯一遺留者，對日本的建築留下影響；一位以波羅提木叉爲師率領弘法隊伍千里迢迢到異邦去轉無戒這醉象的獅王僧人，臨行也不忘把字帖、繡規、玉器、銅鏡等藝術珍藏在懷裏，其對文化的體貼入微，對傳播的鉗珠必較，真是無出其右的了。宋代，釋普寧續向東行，日僧慶政法師請去福州版宋刻《大藏經》。這一連串腳印由明代的隱元禪師集大成。黃檗宗於去年組團到中國拜祖塔，以示飲水思源，泉州開元寺的妙蓮法師說：「中國友誼之樹已開花結果了。」

黃檗宗管長樹瀨音妙送我們一部由中國佛教協會暨日中友好佛教協會合編的《中國佛教之旅》第一集，廣介北京，太原，西安，洛陽等地的伽藍，彩印之美，在亞洲出版界首屈一

指。萬福寺大殿門邊上的木質大魚梆，大目永睜，正是先驅者的精進與不退轉的精神表現。

東大寺大佛

奈良華嚴宗大本山東大寺大佛殿是世界上最大木造建築，殿內供奉的毗盧遮那佛是世上最大銅製佛像。毗盧遮那，是偏一切處之大日光，宇宙是他的身，鳥鳴、花色、水流、雲樣是他的說法。運蓮座一瓣，即可遮去遊人的身心風塵，不必參考數字即可想像這尊金屬塑像的決決氣品與無與倫比的高峻。東大寺從兩場毀滅性大火中散出歷史煙塵，飄落在大方廣佛眉上、眼皮上、鼻樑上、嘴唇上、胸膛上、指尖上、爲蒼蒼青銅抹上柔白的光，爲朝禮者必有的信心與必發的長遠心映出一種實在。

沒有人知道兩百多年前鑄佛用洪爐的構造。據鑄銅家推測，造佛的方法是先在石層與土層基礎上架起木質雛型，後用混合泥沙塑出原模；接着造外模：在原模上遍敷雲母粉，再鋪上陶泥，泥約厚五十公分，並將這個外模以一乘二公尺大小隔成多塊，待整個外模乾透時拆下各塊將之燒硬。然後將原模表面削去約五公分，將外模塊再併合安上，內外模間隔約五公分的空隙便是銅佛的預定厚度。像全身由下而上分八層來鑄。每鑄一層，即須築一等高的土岸，上置風箱鎔爐，與一沙質導渠以將銅漿注入模內。土岸達最上層時高十七公尺，全像鑄成後，土岸與外模由上而下逐步拆除，便開始修琢磨光鍍金工作，此外，又分別鑄出九十六束每束長約卅五公分的卷髮。鑄工於公元七四七年開始，到最後一束銅髮發出光爲止，歷時四年餘，參與工作的人員則以數十萬計。

這座重二五〇噸的大佛與東京金龍山淺草寺龕宇內那尊據說只有寸許高但已不再顯相的觀音金像，可謂一大一小，一露一藏，卻兩無差別的相映出華嚴世界中真心之體的包羅萬象。在東大寺放眼巨佛，在淺草寺內視細雕，內外縱斂之間，慢慢的，「且如見山高廣之時，是自心理作大，非別有大；會見塵圓小之時亦是自心理作小，非別有小」的功用相收卷舒自在的覺受便逐漸有了眉目。

當時冶銅的燃料是木炭。我們可以想像風箱鼓起熊熊烈焰時，有多少匠人各以一片願心

去和合一個衆望，想必都順手把指上的一枚金指，袋裏一個銀幣，甚或大堆破銅爛鐵都投進治爐內，看它匯入一股紅液流入那個偉大的羅網中，使無自性的金屬，隨工巧匠緣，起大佛相。起但是緣，就是緣起。紅液無孔不入充滿模內，待時間的冷流將之固成空隙的內容，或一個既定之形制，就是本體總攝現象，現象反映本體的一種交應。

屠夫的刀，俠士的劍，女子的繡花針，經過治爐，都面目全失的進入那道紅流而恢復其自性，過了導渠，來到模中，又變爲佛身的部份細胞，所謂「約色以明」。玄珠固然有光，但空華無蒂，只看金屬而隱去總相，則這尊巍峨大佛不外也是水中之月，一個幻影。

雖幻有宛然，若以相爲佛性，則佛性永不可得。

但幻有確是宛宛然。數十萬人的呼吸終於使金屬長流冷卻下來，同時現出佛眉、鼻樑、指尖等異相，而金屬全面容各各異相，大佛一毛孔中更有恒河沙數大佛，恒河沙數大佛又歸入大佛一毛孔中。賢首大師嘗取十面鏡，安於上下八方，中置一佛，燃一炬以之，互影交光，爲學生點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天帝網珠的無盡意義。

東大寺兩次大火燒亮大佛這個生滅門，而千萬隻藝人的手繼續活動，風箱繼續鼓起熊熊烈焰，時間的冷流繼續使一枚小釘子變成大佛這個眞如門。我們一念迴轉，同時看到過去存在現在存在未來存在的一座像。

以下是這像的尺寸：

| | |
|-----|-------------------|
| 身 高 | 五丈三尺五寸 (16.212 m) |
| 臉 長 | 一丈六尺 (4.844 m) |
| 目 長 | 三尺九寸 (1.181 m) |
| 鼻 高 | 一尺六寸 (0.485 m) |
| 耳 長 | 八尺五寸 (2.575 m) |
| 拇指長 | 五尺四寸 (1.636 m) |

傾刻，太陽在離地五八〇米高空炸開紅黃青白光，直徑超過二百米，表面溫度超過二千度的大火球把一根火柱插向廣島市中心點，空氣大海嘯，接着撥起一朵高達九千米的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魔鬼雲。爆炸中心半徑二千米的市區變成一張大火氈，在大狂風中捲燒，接着黑雨密得沒有一寸土地可以避過，瞬間，二十萬人在全無戒備的情況下化爲今日廣島和平公園內一整串一整串的彩紙鶴。

把爸爸還給我，把媽媽還給我，把孩子們還給我，把我自己還給我，把人類還給我，把和平還給我。廣島的無辜良民含冤替戰爭販子在世界各地幹下滔天大罪承擔了後果。廣島，七條河填滿死屍。

廣島成爲原子沙漠。一位生還的醫生追述說：「廣島不再是一個城市，而是焚毀的草原。往東邊與西邊看，一切都是夷平。遠山看來更近，完全出我意表。牛田山峰與 *Nigatsu* 森林像一張臉上的鼻眼那樣在煙霧中隱現，房屋盡失，廣島是多麼的小啊。」

叫廣島唱出廣島的苦痛吧。廣島能嗎？我們不能，因爲我們已經永遠地合上了眼睛。聽說叔母是口流一種黑沫而斃，昨天她還好好的。七點二公里以內的人，內臟一寸寸枯了，三千米以外的綠竹變黃皮如爛布剝脫，石階上印着永不磨滅的白色人影，瓦片還在沸滾，黑馬身上忽然長出白毛，頭髮從遍體紅斑的孩子頭上一根接一根掉落，血變質，腦漿塗在飯盒上，瓶子癱瘓，監牢的橫桿彎倒，時間在錶面上溶盡，地藏石像的臉結着蟹狀腫。從至今感覺仍然反常的人體內取出玻璃碎片，原爆醫院內尙餘人類史上最莫名其妙的病菌，而產業獎勵館殘存的那個圓頂是一個警世的骷髏。

正田篠枝在「廣島之歌」一詩輯中寫出他內心的煎迫來：我不僅要天皇、皇后、皇太子、皇太妃去看摔角賽、網球賽、壘球賽，也要他們對禁止原子武器運動發出熱誠，並向全世界宣示日本切望和平熱愛人類生命。一想到這些，我就感到焦急，急不及待。

禁爆協會與被害者團體成員默默在和平館外籌募救援金。公園內，孩子們默默餵着鴿子。光陰像每逢和平紀念日就隨河水流去的燈盞，卅五寒暑竄去，廣島又是車水馬龍，一片現代

廣島古蹟安國寺住持簾井禪郁法師告訴我：「相對的說，廣島並不是旅遊勝地。」

但是，這是每個心臟還在跳動的人有機會應該一遊的地方，特別是原爆紀念館，去看看人因何如何用一公斤的鈾殺死數十萬的同類。廣島每年都向世界各國領袖與國際機構發出和平的呼吁，但是，反應一年差似一年。

我們在東京的嚮導暨亞洲文化交流協會事務長上坂元一人，除了夫人僥倖避過浩劫，他岳家其他大小的屍骨至今還是一團迷霧。

在廣島，我們的德士司機山本公一，恰是當年南侵新加坡的日軍的一員。我問他對那場侵略戰爭的感想。山本公一久久不回答。我重複我的問題。他終於答道：「可怖。」

雪山野菜

假如他們在找櫻花
我要出示早春
藏在雪中的青草

一首和歌

鹽釜市東園寺幼稚園數十名師生帶着五色光芒的佛旗到機場歡迎我們。甫抵仙台，千坂法師便用校車載我們直上地藏原。櫻花早已在南方凋謝。

有婦人在田野採野菜。車行山壁上，極目鄰峰，一抹抹山櫻的紅影，錯落塗在一大片銹黃透焦綠再由木灰的一張網罩住的背景上，這樹林背景更以更遠的峰嶺爲襯托，把流泉接過來，讓愈遠愈少樹木最末只剩下雪的遠山用銀痕來繪出山系淺藍的身形。

一株櫻花，在車窗前拐個彎，向晚春的涼風中旋去。山田無文禪師一部著作的英譯『心中一朵花』，封面以銀爲地，正中偏下印上一朵五瓣滾白邊的粉紅，配以黑色工整標題，真是一個心細如塵的設計。

晚春尚留舊雪，不用說，地藏原是座尺寸相當的高山。山上有國定公園，有座藏王寺，旁上供着水子地藏的石像。傳說夭折的兒童，須渡過冥河，才得升天。地藏護着他們過河。在等待過河之際，他們總在沙河岸堆石爲戲。因此，在靈場一大片褐黃土地上，一塊塊大石上堆疊着無數小石，好好玩啊，父母親爲逝去的孩子堆石，那一片心思越過幽明永隔的現實飛到橫山大觀的薄絹上，吊成柿紅葉。

我們就在一家與寺毗鄰的食店午餐。

木建的食店低伏在山上，有三面是玻璃大格連窗，窗外雪景頗有北齋套色木版的韻味。人語聲蓋不住寂靜。寂是涅槃，一種真火已熄，貪念不生，痴愚永絕的安寧。魚一旦捕獲，魚籃便丟棄腦後，意識高昇，在這種精神狀態中，心無謬知妄見，身輕輕如燕。

一小紮綠菜，枇杷狀湯圓，黃蕊白雛菊，透明的芭蕉甜食，日本菜就是一幅安靜的寫意小品。畫既可餐，知食家即使飢腸辘辘也會強忍片刻，多看幾眼才舉起筷子：托盤中的漆器陶瓷，木工火候胎型釉色與格局都相宜有路數，把量適中又刀章功夫畢露的菜飯，扮得很情。就連那雙木筷子，也藏在一個精緻的紙套裏。

餐前一杯藏山野生葡萄汁。正餐全是採自山中多種野菜蔬稀蘸蛋湖鮮炸而成的「天婦羅」，配以既滑又黏的米飯，和一小盅醬青。

獻濃調配複雜的菜容易埋掉食者的舌頭。日本菜以清淡見稱，日本的素齋，如龍安寺的禪料理，瓦鍋清湯中浮着一連已切成片片但仍緊緊相連的白豆腐，一碟只一段的白蘿蔔乾，一碗渾成一團唯粒粒可數的白飯，更是驚鴻立雪，入口後似乎是在咀嚼自己的味蕾。虛雲和尚嘗言吃花生不知花生香味如同木石，知香味則是凡夫，如何去此有無二途處才是本分事。趙州茶，雲門餅，道既然是飢來喫飯睡來合眼這回事，日人在吃飯喝茶時注重四週環境的怡適，用具菜餚的美觀，且不用餐時打嗝作聲爲忤，其在暗中垂手接人的作爲，是可以心領神會的：就是吃一頓飯，也足可讓眼耳鼻舌身意這能知系統與色聲香味觸法這所知系統打成一片，以明賢首大師那隻金獅子的理事關係觀，到能所雙忘，偷心死盡時節，便能親本來之性。在廣島一家名爲「芸川」的食店裏，像青竹蛇那樣纏在一堆的綠色麵攤在四方形竹箕上，拌以牽牛花紫未被炸脫的茄條，以及一片只一面黏着米黃炸糊的楓狀菜葉；把麵挑

起，移入醬汁杯中，然後唏噓嚥吸進嘴裏。用淒美淡雅的畫面引你入園，讓你從鳥音不可多聞以及那楚楚落英去承受生命的殘缺與無常感。

茶壺會說話，一朵花會逆時以待最遲來的腳步聲，春草更不用說，老早就聽到雪的惜別。同行膺潔兄精地理，他的羅盤一定告訴他地藏原是個不凡的道場。他用玻璃塑膠袋裝起一把雪。

童心通祖心

換了雙拖鞋才踏進附屬於京都花園大學的禪文化研究所，再換了另一雙後才來到禪堂口，最後把鞋脫下才跨進這個供人「打七」的房間。日本房子內部，看去一塵不染，肉眼看不到的塵埃，一定界限分明，互不含混，就像那幾排整齊有序的蒲台。因此，換鞋脫鞋便是一種不能不養成的習慣。

抵達鹽釜中央幼稚園時已近午，一班幼兒正在禮堂外的空地跟着老師作活動，天，開始下起毛毛雨來。雨略為粗時，老師便囑學生們排隊回課室。他們一個接着一個走到禮堂的門口，先把小運動鞋脫下，手一拎才信步走進去，雨輕輕打在後來者的頭上。這種儘量向一塵不染的境地走去的習慣，假若大人忘了，便可從幼兒身上從頭扭轉過來。「爸爸，香煙是不是大人最喜歡的糖？」真是天下最好的童話詩了。而大人在教訓孩子有關吃糖壞牙這一事體之時，可能已把那個骷髏吸煙的「意象」忘得一乾二淨。

孩子是人性的照妖鏡，是唯一能教你了解「不公平的反面並不是公平而是愛」這一則許多所謂「偉人」無法了解的偉大真理的教師。東園寺注重幼兒的佛化教育，屬下兩家幼稚園共有十班的學生。千坂法師每星期一定從京都飛回來，老實不虛的跟這群孩子在一起，老婆心切地跟他們講話，蓋幼兒佛化教育是磨明心鏡的法門。

這跟禪文化研究所的禪堂生活是一脈相承的。接過『禪文化』季刊主編寶積玄承禪師贈送的『臨濟禪師語錄』，封面採宋版景德傳燈錄的刻字，在考究的紙張與一流的印刷中，瀰漫着一片幼兒的「胡謅」：師云無明爲父。師云貪愛爲母。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孩垂髮白如絲。坐在蒲台上，初用心也好，老用心也好，朝朝暮暮，千思萬想，目的簡直沒有：就是坐到清淨淨無限輕安而自以爲是之際，上頭一香板打下，把你打得金星亂冒，登時化爲橫山大觀

筆下那個傻里傻氣無依無靠的幼兒，就是這種畫面了，而這幅畫的題目叫『無我』。這個傻里傻氣無依無靠的幼兒，我在東京一家規模龐大的佛具店看到他被雕成一個精美的紀念品。曇昕法師十分感激地從中央幼稚園的代表手中接來一個雙手合十的幼兒陶塑。千坂法師在東園寺幼稚園的辦公室，壁上一幅日本書家持有的草書，五個漢字：童心通祖心。

童心即愛心。東園寺住職，幼稚班校長，以及師生們在一個盛大的餞別會上不停唱歌，用歌聲淚影不停跟我們說再會；我們揮着手，幾步一回頭，那個門檻實在是一個難關。

一高僧

由天而降，他的背影是一隻金羽雪頂的鶴，待你頂禮後平身，跟他打個照臉，你發現他竟是鬚髯飄霜雙頰水紅的嬰兒，高齡八十的妙心寺管長山田無文禪師前後判若兩人，「童顏鶴髮」原來並不是文學上的誇大。

禪師於今年衛塞節率團訪問斯里蘭卡，途經新加坡稍作停留。曇昕法師陪他與隨行到日治時期蒙難人民紀念碑獻花。

因緣不可思議，曇昕法師在華嚴精舍的歡迎會上表示：在日本與禪師緣慳一面，沒想在瞬間，這位世界宗教領袖的風采已在眼前，且跟他一起依着臨濟禪林的背景合攝一影，在臨濟禪的大森林中，華嚴精舍只是一棵幼木，他說：此番與千坂法師在晚春趕上藏山取來的一把雪，正好爲禪師砌一杯茶。

山田無文禪師私淑江戶中期臨濟中興之祖白隱慧鶴禪師。跟白隱慧鶴一樣，山田無文禪師年青時得了肺病，他的雙親與醫生都放棄了希望，禪救了他，病癒絕塵而去，在此之前，他的志願是做政治家。他長素，禪定功深，信衆多，著作廿餘種；他把講演與寫作所得全部捐予像花園大學這樣的機構，身無分文。

自古以來，聖者把該說的都說了而聽之者寡，如今語言已是一個陷阱。Meher Baba 選擇沉默，改以字母與手勢與學生交通，到謝世爲止，Meher Baba 卽年不說話。山田無文禪師認爲他的文字都是夢幻泡影，他深知緘默的秘密。在星時，他以微笑代替語言，只說了一句話：「請再到日本來」。

大排檔

董一凡
332期·1980·11

1

居林有一行大排檔，就在首都戲院旁。黃昏時我常去買票看電影，牽女兒走過，那時人還少。因為正是人家吃晚餐的時間。有顧客的話也是談情說愛的情侶找個地方喝樽七喜。或者王老五厭倦那天的菜餚出來打一頓遊擊。枯樹上有群燕，才從外面歸巢，聒聒呱呱，既寥落又不寧靜。

夜裏才是大排檔最輝煌的時候。那時戲散場，人湧出來；又有人等着擠進去，所以大排檔爆滿了。入夜顧客最優閒，正好可以開始晚飯後三小時多餘的一餐。這實在是自由世界的好處。錢喜歡賺喜歡花，沒有人管，也管不着。好像有時候你坐下來叫了一碗麵，來了，要吃，卻有一個褴褛的老人攤開手在眼前，你可以不去睬他。這就是自由的好，也是大排檔常有的事。

近幾年來，經濟蓬勃，社會繁榮，吃食的檔子越開越多，生意越做越好。夜夜如此。到處這樣。所以常常有人妒忌地說：大排檔賺錢不用繳所得稅。那傢伙已經買了兩幢樓。那傢伙最近買了一架雅閣。好過你吃政府工的。但是人家開大排檔不容易的事卻忽略了。你看他一下一下的鏟，一天要鏟多少下才能買一幢屋子？有很多賣炒粿條的青年，腳短肚腩圓，也是一種犧牲。還有半夜裏收檔，踏着燈影孤寂地回去；清晨三四點的幕後工作，也不是容易的事。

大排檔

大排檔吃東西，經濟實惠，省時省錢。每一座城的大排檔都是一個簡陋的好地方。有時趕路，停下來吃碗麵，不須半小時；或者叫碗白粥半粒鹹蛋一碟梅菜，就可以上路了。這是大餐館做不到的。

有時候坐下來也真不知道要叫些甚麼。因為大排檔賣的東西雖然多，到底花多眼瞭亂，而且到處的大排檔賣的都是一樣的東西。考慮到最後，還是炒粿條。就像去吃茶樓，想來想去就是只有燒賣好。不過比較上還是喜歡坐大排檔發霉的藤椅。可以舒適地看路過的景色，那是茶樓的龍鳳屏風不可比擬的。何況要走的時候，還可以叫一聲：炒粿條，收鑄！八角一塊，乾淨俐落。還不須要斜睨着一隻眼看賬單，更不用付不必要的小費。

2

走過大排檔，就會懷念梁園。這真是莫名其妙的事。就只因為唸書的時候天天都經過山腳下的海天，也常常進出海天，所以就想念梁園得很。現在你問記年青的一輩「寫作人」，大概都不知道梁園了。時間真是無情的東西。當年的梁園，紅透北馬，因此常常有朋友來海天找他。海天是一所書舖，梁園招待朋友的地方就時常在大排檔。那時候的大排檔還沒有蓋黑油布，吃東西的時候有鳥在海杏樹上唱歌。偶爾還有落葉飛絮飄入玉米水中。後來和梁園合伙開海天書局的人都退出了，有的今天是精於搓麻將的老師，有的已是著作等身卻沒有看見幾本著作而且常常到處演講寫作之道青少年問題的報館紅人，就只有梁園一人孤單單地守住一片店和幾年賣不出去的文藝書刊。有遠見的都成功了。只有執着的梁園，陷入最困苦的階段，但也是寫得最勤力的時候。這真是文人的悲哀。有人詬病梁園的小說，指責他寫得多又爛，但是我始終都敬佩他作為一個作家的執着與認真。因為他對寫作是虔誠的。他也最愛和你爭執，但是那是他的文藝論點的原則，私底下他始終是一個好朋友。他沒有招兵買馬，尤其是他被衆舊體詩作者圍攻的時候，他是這麼孤獨的一個人。但是孤獨並不代表寂寞，因為他看了很多書。今天要找一個甘願放棄做無型校長來賣書的傻人，已經很少了。就像大排檔口的常青喬木，已經誅滅了很多棵。剩下的一棵枯樹，每個黃昏都憩息了成千隻的燕子，聒得很。

蘇荷

小巴士開過仍有青草原黃花地的新澤西州，經過橫跨大海的拱橋，都還沒機會把橋的名稱弄清楚，就已經駛進了大蘋果紐約市。彎入四通八達蜘蛛網狀分佈的市街，紅燈則停，綠燈便走，此起彼落的車子按喇叭聲，跟隨車速和馬達之變化忽高忽低的擴散於遠近。大城市的交通，彷若一剎那群民胡亂湧入小市鎮，朝夕之間建築物林立如春筍，交通工具更是似魔術般無中生有，轉眼黑白分明的井然秩序立時跌撞成了灰色地帶。

請不要頭昏，因為大都會不太容許人有多餘的無聊的昏暈時間。當各型各色各類各價的轎車，尤其是亮黃的大肚子老爺計程車，並不能頭昏，因為頭昏或許將引起其他人更多的頭痛，大都會人的本色應該是冷然處世的。更千萬別開錯車道，以免稍後覓機更改，永遠恨不得自己車子能伸縮自如，忽大忽小；再不然，只好祈禱跟在後面的司機是日心情特佳，放人一馬了。

我們尋找投宿的旅館，開車的賽安小姐童心大發，開始不斷向旁邊駛過的司機亂拋媚眼。少有空隔的高速交通節奏裏，竟也偶而漏進幾下反應的喇叭；灰模樣的市塵刹時彷彿染上奇葩的色彩，但也稍縱即逝，在夠多的昨夜星辰昨夜風的錯失裏，本已輾轉輪迴無數未成型則已成往事的速成戀情。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你情我願的醉眼酩酊中，戀情短暫一如單身酒吧內叮噹拋下作小費的銅板聲響。大都會輕易的感官交付，更別自作多情說甚麼明月照溝渠，濃聚鋼骨森林上散發不去的污染雲霧，原就非月華所能透射，即使有幸探出頭來，明月也照不着原是地下水道的溝渠。賽安的媚眼，又喚起了甚麼？響起的喇叭，又可曾吵醒高聳入雲的直立盒子裏，千萬隻瞳孔中的某一位昨夜狂歡作樂，睡得過晚的人兒？

邊開車子邊問着路，驚險百出的兜進了蘇荷區。好些陳舊的房子，

背面可看到露出來的一塊塊砌成牆的紅磚；通向地下室的梯階上的一排排圍欄，時有小童走過，用手不經意的沿街粗數下去，至下一個街口，身子一轉不見了踪影……我的內心不禁響起了一段熟悉的音樂，就像在香港、台北……的某一個街頭，天氣要寒冷一些，並且有風，總愛把過長的圍巾吹落頸子，下意識的將之往上撩撥，就是類似的輕巧溫柔，就是一樣的微弱心靈碰觸……：蘇荷，街頭上走着夠多的行人，一間間的店面，有人會偶停駐腳步瞧望擺在行人道上的雜貨，短短的瀏覽和留連，不自覺的改換了都市的呼吸，從而導入淙淙的流泉，飄然的落花……此刻是上午的時光，卻有下午的懶洋洋，而且就在這條路的盡頭，一眼望見不等紅燈亮起，就沒命快步橫過馬路的人潮。這一小塊偷來的懶洋洋時光，是「匆忙不知所以然」先生遺失的一小片可口餅乾，組合的成份是路旁零亂陳放着的盆栽，幾把鮮花，或是沒來由插了許多鷄毛帚的木架子，七彩的羽毛，像是河邊的蘆葦忽然揚起繽紛的花絮……不然，就是店裏幾面雕花的鏡子，時光配合上了，正好閃閃反射出投在它們身上的陽光，再匆忙的行人也忍不住偷偷瞄上一眼……。

上午的時光，偶有習習的涼風，衆車如衝鋒隊般衝去，疾速溜過的車窗玻璃有路旁景物的倒映，以及車裏模糊的臉孔，或是一雙緊握方向盤的手，車座上的一台照相機，兩三本散開的雜誌。當心裏響起了熟悉的音樂，一切各就各位，零亂裏滲了時光的倒影斑駁，模糊裏混了回憶的意識錯雜。衆車竟成湖面上滑過的輕舟，明知留不住甚麼，卻也劃過了未曾設防的心湖；偷得浮生半日閒，該是似此情此景般的莫名其妙吧？

蘇荷，只這麼一轉，便再也沒回來重訪。過客的無常，不用感嘆甚麼，在流程的流程裏，探看了蘇荷千多個照面，已是賺來的好山好水——時間賞我，我就收了，然後把它留下，未曾帶走任何的清風明月。

公寓

回到公寓時已是黃昏六點鐘過後。

她拉開淺棕印宇宙花的細麻布窗簾，落地長窗外，暮色正沉重的下降。十一月廿一日：如果馬來西亞有所謂四季的話，這就是一個最荒涼兼且滄涼的深秋。啊秋風秋雨愁煞人。

雪錫花瓶內挿了兩三天的黃菊已經凋殘，她換了新水，挿上剛買的紫紅玫瑰。玫瑰的香氣頓時瀰漫室內。

雷聲剛過，驟雨立即傾盆而下。窗簾被大風吹得鼓脹，她走去關窗，從窗外的小露台向下望，二十四層高樓下的吉隆坡，隔了一重風雨，彷彿在上演一齣噩劇；沒有喧嘩，只有燈光的明滅。

黑夜已經完全降臨。

她站在白色縷花的穿衣鏡前更衣，一字一字的唱展不開的眉頭挨不明的更漏。瞧不盡菱花鏡裏花容瘦。雨這麼大，今晚是不用出去吃飯的了，只好喝陳年的白蘭地取暖。半躺在藤枝椅上，一面看庚辰本的『石頭記』，一面聽粵劇唱片『紫釵記』。當聽到霍小玉的控訴：「妾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時，不禁冷笑了一聲。女人女人，古今中外，從霍王女到直叫着「我的哥哥，你便是醫奴的藥的李瓶兒，都是同樣的執迷不悟。真是一個萬劫不復的世界。

躺在床上時，她祈望黎明永遠不要降臨。

一夜之間，也許吉隆坡已成了龐貝城，也許。



輕描集

回來後第二天下午才見到阿弟。放學回家午飯，並沒有說話，吃得很慢。比我還高，曬成深棕色皮膚，我一點都不認得他了。只是一切還是一樣的，小窗邊上斜斜掛個紅色膠飯蓋，風扇輕輕搖着頭，帶一點嘲笑的意味。因爲收到一封不願意收的信，所以不快樂。阿西給我熟了菜頭糕，盛在一隻碟裏，吃得七七八八，碟底開出朵牡丹。眼睛於是潮濕了。阿弟食完離桌，一些拖鞋在地面上磨得沙沙響。這是家，沒有錯。有種天昏地暗的感覺，一切都看不清楚，因爲隔得太近，因爲就在其中。心裏非常明白——在外頭也沒有吃苦，但是愛在家裏是一個永恒，不會增加，不會減少，整份存在於善意裏頭。

那麼，三藩市最多只可以是別館，能夠住得十分舒服，然而沒有一天昏地暗的感覺，一切都不清楚，因爲隔得太近，因爲就在其中。心裏非常明白——在外頭也沒有吃苦，但是愛在家裏是一個永恒，不會增加，不會減少，整份存在於善意裏頭。

某一樣東西——可能就是我一直要的那樣。抬頭一看，阿弟回房裏去了，大概午睡吧。那年他八歲……

酸

約了人在電車路一間酒樓早茶，搭電梯上四樓。電梯操縱員是個女孩子，十五六歲——也可能不止了，但看起來是這樣小。穿着咖啡色的制服，微微寒背，額頭幾乎貼到梯門上。並不看人，蒼白的面上流出無限的自卑。於是不忍注視，垂下眼，卻見她左手腕上套着隻窄小的石鉗，濁得像泥的翡翠色，毫無光澤，心就更酸了。

原可以

沙爹放進口裏，只感到訝異：爲甚麼會覺得三藩市某越南餐館的

燒肉串略爲相似，一定是隔得太久，記憶混淆——事實上並不似。三個人圍着張小桌在同濟醫院吃着，忽然我又心裏恍惚起來，鼻裏的煙，皮膚上鱗濕如蜜糖的熱，嘴裏在嚼着的肉，一切如此實際，吃完拍拍屁股回家洗把臉，上床可以睡得十分舒適。那麼爲甚麼還在被精神上抽象無形的不愉快困擾着呢？我原可以這樣渡過一生……也不是不滿足的。

一隻灰貓走過來，坐在我檻下，瘦得幾乎沒有厚度。丟片焦了的肉給牠，低下頭就吃起來。數數桌上的竹枝，我十一枝，我爸爸六枝，我媽媽只吃了三枝，她說晚飯食得飽。然後去拿車。騎樓底乾瘦的男人睡在張帆布床上，蓋着大紅滾綠的毡，刀標油廣告牌的油字霓虹只亮了左半，桃紅三點水，並不流向那裏，滑稽地凝固在夜空裏。

雲片糕

東京找到一種小餅，米做的，吃着只覺得似曾相識，就是想不起是甚麼。隔一會想到了，可是又不記得名字。長方形，手掌大小，雪白，包在水紅色劣等紙內，一片一片剝下來吃。

一晚在京都搭火車回住的地方，斜對面坐三個年輕人，一路笑鬧着。快到站了，莫名其妙想起了起來：雲片糕。小時外婆住大門樓，星期日媽媽帶着回娘家，有時街頭搭了棚演街戲，記憶中的經驗是鬧哄哄的，恨大人不抱得高一些，好看得較清楚。此外就是雲片糕。不特別好吃，也不特別愛吃，可是一直在吃着。廿餘年後島國的夜行火車上倒敘想了起來，極端無聊的旅者，又一次企圖忘記，過程中又一次的記起更多。雲片糕的潔白並不令我羞慚，只想那淡到近乎無味的薄片，和一杯茉莉茶，或者是我現時所需要的。

淺談神話與文學

要給神話下定義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尤其是今天的文學界，神話是一個相當流行的字眼，也許是由於流行的緣故，神話的定義也幾乎已經到了十人十義的地步。依傳統的說法，神話記載的是遠古時代一些傳說英雄的事跡以及天地神靈的故事。今天，這個說法恐怕已不足以涵蓋神話的全部意義了。像某些信仰、儀式、原型，固然都已被解釋為神話，甚至於在某些場合，神話竟也是謊言或白日夢的同義詞。本文無意考察神話的這許多定義，在以下的討論中，我們還是把神話的意義侷限於傳統的格局內；而且為了討論的方便，本文所採用的神話將以希臘神話為主。

我們知道，大部份的希臘神話都已經以文學的形式保存下來，而不再屬於口述文化（*oral culture*）的一部份了。荷馬的兩部史詩伊利亞德（*Iliad*）與奧德賽（*Odyssey*）固然儲存了許多重要的希臘神話，但是在希臘古典文學中以神話為題材最多的恐怕還是悲劇。幾乎所有主要的希臘悲劇作家都處理過神話題材。這些悲劇都把戲劇的闡釋部份（*exposition*）加以省略，這一點倒是不難解釋，當時的觀眾對故事的來龍去脈早已耳熟能詳了。劇作家也多能利用這個方便，把大部份的精力集中在技巧與結構上。

此外，這些劇作家在改編神話為戲劇時，無不嘗試賦予這些神話不同的意義與詮釋。顯然，他們並不滿足於把神話故事改編為劇本；他們有自己的想法，這些想法往往就是他們對神話的新的認識。有時候他們也會藉神話來探討當代的問題。我們試以普洛米修斯（*Prometheus*）神話為例。普洛米修斯是希臘神話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赫希歐德（*Hesiod*）的長詩神譜（*Theogony*）裏，普洛米修斯原只不過是個花樣百出的神祇，他以泥土造人，把火傳給人類，並教導人類各種生活的技藝。後來天神宙士（*Zeus*）把火取走，普洛米修斯又將之盜回。宙士憤怒之餘，派遣潘朵拉（*Pandora*）前往懲罰人類。普洛米修斯也為宙士所制，被縛在一塊峻岩上，宙士並派了一隻鷹鳩，不斷地啄食普洛米修斯的肝臟；第二天，肝臟又長出來，鷹鳩又加以啄食。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一直等到希勒克利斯（*Heracles*）出現，把鷹鳩殺死，普洛米修斯才得以脫離苦海。赫希歐德的神譜主要是在追述希臘諸神的世系，因此在敘述普洛米修斯的遭遇時，也只是將它視為諸神之間的普通紛爭而已。後來悲劇作家艾思奇勒斯（*Aeschylus*）以同樣的故事寫了一齣叫普洛米修斯被縛（*Prometheus Bound*）的悲劇，意義卻大不相同。艾思奇勒斯企圖透過普洛米修斯的命運，探討權力所應負擔的責任。正如劇名所示，艾思奇勒斯劇本的重點是放在普洛米修斯所受的苦難上；在艾思奇勒斯的筆下，普洛米修斯一變而為人類的大恩人，他不惜冒犯天神宙士，賜予人類智慧與光明；在慘遭鷹鳩啄食肝臟的苦刑時，依然保持英雄的氣概與尊嚴，絲毫不肯與宙士妥協。顯然，在艾思奇勒斯的心目中，普洛米修斯所追求的是人類文明的自由，而宙士則蠻橫地對他百般阻撓，甚至於以苦刑相脅，宙士的暴君形象，真是呼之欲出。換句話說，在艾思奇勒斯的劇作中，普洛米修斯扮演人類的救星，為了人類，他勇敢地抗拒奧林匹克山上的權威。普洛米修斯被縛是艾思奇勒斯有關普洛米修斯神話的三部曲（*trilogy*）的第一部，可惜其他兩部都已失傳了。不過根據其他旁證，我們知道在這兩部失傳的劇作中，普洛米修斯終於被希勒克利斯所拯救。就深一層意義來看，艾思奇勒斯所處理的大抵半是神學，半是政治的問題。而神學與政治正好是五世紀中葉希臘境內的熱門話題。艾思奇勒斯是一位相當敏銳的劇作家，在普洛米修斯被縛一劇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如何利用神話情境來探討他的時代的問題。

但這並不意味着戲劇藝術本身不重要。我們想要強調的是，透過新的形式，賦予新的意

義，神話是可以產生前所未有的深度的。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做法等於是在調整原來故事的重心。以普洛米修斯被綁為例，很明顯地，普洛米修斯神話的重心已經轉移到這位盜火者被縛於高卡索斯山（Mount Caucasus）接受苦刑的情形。這不但切合了艾思奇勒斯所要求的戲劇景況，同時它也不再純粹是諸神之間爭權奪利的故事了。

在五世紀中葉的希臘，哲學家與政治家也經常討論法律的本質問題。他們尤其熱衷於探討天理良知與國法之間的衝突。就在這個時候，索福克利斯（Sophocles）完成了他的安蒂岡妮（Antigone）。安蒂岡妮是伊底帕斯（Oedipus）與裘卡絲達（Jocasta）的手裏，在傳統神話中（包括伊底帕斯的傳說），她和她的妹妹伊絲曼妮（Ismene）扮演的都不是重要的角色。一直到索福克利斯推出了安蒂岡妮之後，她們兩位才一躍而為突出的人物。安蒂岡妮的弟弟波利涅塞斯（Polyneices）因不滿王位落在他舅舅克里昂（Creon）的手裏，於是和他的朋友聯合起來，起兵爭奪王位，領軍與他抗爭的卻是他自己的親手足伊底奧克利斯（Eteocles）。鏖戰結果，雙雙陣亡。克里昂以厚禮埋葬了後者，卻將前者拋擲野外，任由野狗爭食，並下令任何人不得將波利涅塞斯收屍埋葬。安蒂岡妮認為自己既是波利涅塞斯的姐姐，收埋弟弟乃是天經地義。於是她不顧克里昂之禁令，以簡單的儀式將乃弟收埋；克里昂聞訊異常震怒，於是將安蒂岡妮囚禁在一間密室內，準備活活把她害死。安蒂岡妮勇敢地接受她的命運，至死毫不反悔。顯然，索福克利斯所處理的是原則衝突的問題。在安蒂岡妮的心目中，國法之上還有天理與良知，因此她認為由野狗分食乃弟之屍體，縱使自己未犯國法，良心終究不安，天理畢竟難容。事實上，索福克利斯之後還有不少劇作家也以安蒂岡妮的故事作為創作題材，其中以法國劇作家高克多（Cocteau）與阿奴易（Anouïlh）的成就較受重視。阿奴易在撰寫安蒂岡妮的時候，法國正淪陷在德國的鐵蹄下。

有些作家則無意以文學的手法重新敘述神話。神話是他們用來統攝整個作品的意象。尤里西斯（Ulysses）神話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千百年來，不知有多少作家詩人曾經藉尤里西斯的神話來表達他們的人生觀。尤里西斯——希臘人稱之為奧德修斯（Odysseus）——是荷馬史詩奧德賽的主角。史詩中的他足智多謀、經驗豐富，每毎能化險為夷，是一個性好冒險，喜歡新鮮刺激；厭倦於家居生活之餘，他集合了舊日的部屬，離開故土，再次揚帆海上：

給兒子的慈愛，對老父的
孝心，以及慰藉
碧娜洛比的恩愛

都不能抑制我流浪的飢渴
要到世界各地尋覓與探險
好確定一切人類的價值與邪惡

於是我就向深邃的大海
一艘船，還有那一小群
尚未離我而去的同志。

他敦促他的從屬：
想想你們的出身；你們的氣魄
不是為粗野的無知而生；你們生而為人
是為了追求知識與優越

（「地獄」篇：第廿六章，第一一八——一二〇行）
（「地獄」篇：第廿六章，第九四——一〇二行）

於是他們向前航行，直到望見煉獄峰（Mount Purgatory）時，一陣風浪，才把他們的船隻擊沉。

但丁的尤里西斯顯然是個永恒的流浪者；他不斷追求知識，不斷尋找自己真正的身份。這個意象其實也是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名詩「尤里西斯」（Ulysses）的意象。丁尼生寫作本詩時正值好友赫南姆（Hallam）辭世之後，這首詩正反映了丁尼生當時渴望擺脫憂傷，勇敢奮發的心情：

我無法安逸休息；我要
嚐遍辛酸的餘生……

（六——七行）

追求知識，像一顆墜落的星，
超越人類思想的極致。

（卅一一——卅二行）

奮鬥，探索，尋找，而非屈降。

（七〇行）

丁尼生詩中的尤里西斯是個歷盡滄桑的老人，已經到了生命的邊緣。全詩充滿了怠倦的氣氛，可是在語言上卻又滿佈着奮發向前、奮鬥不已的精神。尤里西斯雖然已屆暮老之年，但他相信他的生命不僅是個過去而已，尚且有一個未來在前頭等着他。因此，他註定要遵循自己永不滿足的慾望，繼續在世間流浪。

葉慈（W.B. Yeats）的『麗姐與天鵝』（*Leda and the Swan*）也是一首利用神話統攝全詩的作品。麗姐是斯巴達國王泰達留斯（Tyndareus）的皇后，育有兩男兩女，兒子是卡斯

特（Castor）與波利留塞斯（Polydeuces），女兒則是大名鼎鼎的克萊旦妮絲特拉（Clytemnestra）與海倫（Helen）。根據希臘神話，天神宙士看上了麗姐，化身為天鵝，向麗姐施暴，後來麗姐生下一蛋，海倫與波利留塞斯即是這個蛋所生；而卡斯特與克萊旦妮絲特拉則為泰達留斯的骨肉。葉慈眼見西方文明歷經法國大革命之類的煽惑性的運動之後，幾經蹂躪，早已不成面目，除非再藉上天的賜予，才能重獲生機。當然在重生之前，必定會有預兆。葉慈想到麗姐與天鵝的神話，他想藉這個神話來表達他的意念。結果產生了這首預言愛情與戰爭的名詩：

下腹震顫了一下，於是產生了
攻破的城牆，焚燒的宮頂與碉樓
以及阿格曼農的死。

（九——十一行）

另外還有一些文學作品，既不是直接敘述古代神話，也不是利用神話作為統攝整個作品的意象。這一類作品通常在情節上與某一神話有相通之處。喬哀思（James Joyce）的尤里西斯（Ulysses）就是個好例子。尤里西斯敘述的是狄達勒斯（Stephen Dedalus）、布隆姆（Leopold Bloom）和他的妻子茉莉（Molly Bloom）這三個都柏林人以及都柏林的故事。整個故事就發生在一九〇六年六月十六日這一天。布隆姆這天的生活和大部份人的日常生活沒甚麼兩樣：早上出門，晚上回家。他的一天就是一段旅程，他走遍都柏林，在街道上、酒吧裏、窯子裏四處找尋茉莉。狄達勒斯也在找尋，他也走遍都柏林的街道、酒吧、窯子。他是個年輕人，追求的是成熟與自我。正如書名所示，尤里西斯的情節主要是建立在荷馬史詩奧德賽的架構上。小說中的人物與意象，幾乎跟荷馬史詩中的人物與意象完全吻合。最明顯不過的，譬如說，小說中的窯子就跟史詩中女魔（Circe）的洞穴很相似；而小說中的貝拉·柯亨（Bella Cohen）其實就是那位女魔。狄達勒斯這位正在找尋自我與父親意象的年輕人，就好比尤里西斯的兒子德利麥克斯（Telemachus）；茉莉則是尤里西斯的妻子碧娜洛比（Penelope）的化身；而浪跡都柏林的布隆姆，無疑的，就是流浪海上的尤里西斯本

身。但是我們千萬不能把喬哀思的尤里西斯視爲一部模擬嘲諷的作品；喬哀思既無意開尤里西斯的玩笑，也不想尋布隆姆的開心。讀尤里西斯，能參照荷馬史詩當然很好；可是假如想將二者兩相比較，一定得適可而止，千萬不能把尤里西斯當奧德賽來讀。換句話說，讀喬哀思的尤里西斯時，我們眼前的人物應該是布隆姆，不是荷馬的尤里西斯。

像尤里西斯的傳說一樣，阿格曼農（*Agamemnon*）的故事也是廣受歷代詩人作家喜愛的題材。荷馬的另一部史詩伊利亞德寫的主要就是阿格曼農這位希臘統帥與其主將阿基力士（*Achilles*）之間的爭端。阿格曼農率軍征戰十年之後，終於凱旋回到故土，不料初抵家門不久，即被乃妻克萊旦妮絲特拉及其奸夫艾齊斯塞斯（*Aegisthus*）所害，不幸身死。他的兒子奧勒斯狄士（*Orestes*）與女兒伊蕾特拉（*Electra*）聞訊悲痛不已，多方設計之下，終於替他報了冤死之仇。阿格曼農的傳說充滿了戲劇性，艾思奇勒斯即根據他的傳說寫下了奧勒斯狄亞（*Oresteia*）三部曲。他的傳說同時也激發了後世許多劇作家的想像力。其中最有名的一位是歐尼爾（*Eugene O'Neill*）。歐尼爾的素娥怨（*Mourning Becomes Electra*）就是一齣以阿格曼農家族的神話爲題材的悲劇。歐尼爾本意是要寫一齣現代心理劇，除了心理因素外，劇中人物也和希臘悲劇裏的角色一樣，備受命運的播弄。現代讀者即使不再像古希臘人那樣子相信神明或任何超自然力量的復仇，但仍然可以感受到命運弄人的力量。素娥怨和奧勒斯狄亞一樣，也是一齣三部曲，背景則由希臘換成了美國的新英格蘭；耗費阿格曼十年歲月的特洛邑戰爭（*Trojan War*）也變成了南北內戰。甚至於劇中人物的名字也與他們的希臘原型（*Prototypes*）非常相近：阿格曼農變成了伊慈拉·曼農（*Ezra Mannon*）；克萊旦妮絲特拉變成了克麗絲汀（*Christine*）；伊蕾特拉則成了伊麗諾（*Eleanor*），以後又被稱爲拉維尼亞（*Lavinia*）；奧勒斯狄士變成了奧仁（*Orin*）；而艾齊斯塞斯則是阿當·布蘭特（*Adam Brant*）。素娥怨探討的是靈慾之間的衝突，劇中人物（尤其是奧仁和拉維尼亞）的行爲動機大抵都可以用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的心理分析學來詮釋。曼農一家就像阿格曼農的家族一樣，飽受詛咒的折磨；其間不同的是，曼農一家的詛咒是潛藏在下意識裏，而阿格曼農一家的詛咒則來自神的意志。

本文大略考察了詩人作家運用神話的方法與形式，至於在詩文中用典而涉及神話的，更是汗牛充棟，不勝枚舉。我們沒有必要列舉更多以神話爲素材的例子。本文的目的不外乎想指出：對文學創作而言，神話是個取之不竭的寶藏，世世代代的詩人作家曾經向神話求取過多少的靈感與指示。神話雖老，但並未死去；只要詩人作家心仍嚮往着神話，神話就會永遠活潑，永遠長青。這麼說來，神話與文學的關係可以說是互爲表裏的，神話可以豐富文學創作，而通過文學創作來解釋神話，分析神話，神話才能永遠清新，永遠年輕。

（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日）

後記：這是兩年前寫的一篇舊作，主要是做點歸納分類的工作，談不上甚麼新意。主要的用意是希望我們的作家詩人，在關注一時一地現實的同時，也不妨偶而向神話求取靈泉。神話並未老去，一切端看作家詩人的藝術手腕而已。蕉風月刊創刊二十五週年，編者向我徵稿，謹以本文與蕉風的舊雨新知共勉。

羅倫斯與戲劇

紫一思譯

在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四年之間，當 D. H. 羅倫斯開始寫小說時，他寫了幾部戲劇。它們是：『一個煤礦工人的周五晚上』(*A Collier's Friday Night*, 著於一九〇九年)；『媳婦』和『荷羅德夫人守寡記』(一九一一年)；『已婚男人』，『旋轉木馬』以及 *The Fight for Barbara* (一九一二——三年)。他在一九一三年的一封書信中說：

「我相信我的一些作品也許會在英國找到觀眾，正如契訶夫在俄羅斯找到他的觀眾，假使有人去啟發他們的話。缺乏的是製作人，不是觀眾。我肯定我們已經厭倦了我們今天所得到貧瘠、灰白的戲劇——現在是我們反對蕭伯納、高爾斯華綏 (*John Galsworthy*) 及巴克 (*Barker*) 以及愛爾蘭戲劇家 (除了辛格 [*Syng*] 例外) 的時候了！」

事實上，羅倫斯的戲劇找不到觀眾，於是他就放棄了劇本創作。當『荷羅德夫人守寡記』終於在廿年代上演時，羅倫斯想要以他的小說家聲望，改寫此劇。他在一九二六年改編了『已婚的男人』。到了一九二〇年，羅倫斯才重新從事戲劇寫作，寫了 *Touch and Go* 和一部取材聖經的『大衛』(著於一九二六年)。

羅倫斯所興趣的，是一種沒有戲劇花樣，而體現日常生活節奏的戲劇。他在當時戲劇的風尚之外，創作描繪勞動階級的戲劇。所以，他自然把契訶夫視為前輩，也欽佩辛格。這兩位劇作家在戲劇創作裏闖開了新領域。羅倫斯說：契訶夫是戲劇裏的新氣息。我想契訶夫的 *Riders to the Sea*，是莎士比亞以來，最具有英國悲劇風味的真正作品。

他說：『我不要寫得好像高爾斯華綏或易卜生或是斯德林伯 (*Strindberg*)；即使我可以做得到。我們必須憎恨我們的前輩，才能夠擺脫他們的權威。』

事實上，羅倫斯的戲劇和他的小說重疊。『一個煤礦工人的周五晚上』很接近小說『兒子與情人』；*Touch and Go* 把『戀愛中的女人』的 *Gerald* 伸延至一場礦工罷工；『媳婦』的背景屬於他早期筆下的礦場小說。特別是在『媳婦』一劇裏，羅倫斯對某種語言的天賦 (他使用某種方言的節奏，不僅與正式的英文截然不同，而且繪出了某種生活方式的形狀與音聲)，和他的小說一樣顯而易見。而且他又能夠以一種屬於語言的戲劇節奏，孤立了人物之間關係的公開緊張和轉變。羅倫斯的戲劇嘗試，碰到了一道文化壁壘的阻擋；他在文學及其他創作方面必須忍受這種反應——以凱瑟琳·曼絲非對 *Touch and Go* 的反應為代表。曼絲非說，此劇『和礦工一樣污穢』。再者，要把這種文化困難 (即人民戲劇的缺乏；對勞動生活的歧視) 和另一種困難 (即這種自然主義風格對他一生所有經驗的適合性) 分開，是不易的。到他寫了 *Touch and Go* 的時候，第二種困難把羅倫斯分開了。他在劇中表達了他對礦工生活和一般社會爭論的態度。『已婚的男人』、『旋轉木馬』及 *The Fight for Barbara* 等劇雖然尚屬早期作品，羅倫斯筆下的語言是喜悅、俚語性的。真正的考驗，是當他以小說經驗的直接節奏撰寫劇本的時候，好像『媳婦』和『荷羅德夫人守寡記』。至於羅倫斯在小說創作與戲劇自然主義創作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荷羅德夫人守寡記』是值得研究的戲劇，因為它是羅倫斯在早期小說『菊香』裏的經驗的變形。

羅倫斯在戲劇和小說裏，以不同的手法敘述了這個經驗。在小說『菊香』裏，他先來採礦地區開始，一列火車徐徐經過。這不是風景那麼簡單，而是對這個地方的人與事物之間關係的解釋。他在小說中這麼寫着：

重壓壓的卡車碎碎地慢慢經過，一輛又一輛，她被夾在顛簸的黑色卡車與樹籬之間——顯得渺小。

在戲劇裏，由於舞台是個受到限制的內部，這種意象是不能表現的，雖然故事的決定性情節要依賴它。然而，這並非是這個意象缺乏戲劇性，而事實上是由於在舞台上缺乏必要的戲劇場景：即緊湊的視覺及聽覺節奏。羅倫斯以一貫細膩的筆法描述了舞台內部（他在「一個煤礦工人的周五晚上」一劇中，敘述得更細緻），不過，這種佈景雖然可以建造，但卻是靜態的環境。而在小說裏，他可以任意發揮，從一點強調到另一點。

在「荷羅德夫人守寡記」一劇裏，羅倫斯把情節擴展和變得複雜。在劇中，年輕的電氣工人Blackmore使荷羅德夫人理解到她的婚姻是那麼呆板、無生氣。在小說裏，羅倫斯卻通過敘述，假設了這點。他寫道：「她的口閉着，充滿了幻滅之情。」在戲劇裏，荷羅德夫人的丈夫把兩個在酒吧裏相識的女人帶回家，這一節表現了這對夫婦之間的關係。做丈夫的在外頭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裏，倒在客廳裏大睡。這一情節為故事高潮——即他在礦場出事身亡，被抬回家——的預兆。這個情節比較強烈，而且對高潮部署得更透徹。

然而在這個高潮裏，羅倫斯能夠在小說中做到的，卻不能在這類戲劇中做到。在戲劇裏，荷羅德被抬回家的一幕，氣氛較小說強烈。這一幕完全地呈現了礦工的世界；而在小說裏，羅倫斯是通過情節的變化與描述來表達。故事的轉折點，是當荷羅德夫人獨自守着亡夫赤裸的屍首時那一刻。在這一幕，她與丈夫之間已死亡的關係，暫時復活了，所以她內心充滿了可悲與羞恥之情。她喃喃說道：

「……你感到痛苦嗎？啊，親愛的，你一定痛苦——我受不住。一切太不公平了——我們都錯了，親愛的。我從來沒有好好地去愛你——從來沒有。」

在小說裏的同一個情節，羅倫斯寫道：

「她的心情冷靜、清醒。心裏明晰地說：「究竟我是誰？我做了甚麼事？我一直跟一個不存在的丈夫作對。他一直存在。我究竟做錯了甚麼事？那個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的人到底是誰？是現實，是這個男人。」

不過，這個孤獨的聲音，並不是唯一的聲音，因為羅倫斯可以在小說裏以幾種聲音來顯露荷羅德夫人迷惑、激動的感受，並且描繪了荷羅德夫人在直接環境下的感觸和她平時心境的拍節。羅倫斯這樣描寫：

她的雙眼半閉，眼神鈍滯，不露光彩。煙一般燃燒的生命已離開他，使他和她完全隔絕。她的子宮裏有一種冷冰冰的恐懼，因為她曾經與這個隔開的陌生人，過着同衾共枕的夫妻生活。

這種經驗在戲劇裏只能間接地通過緘默的效果來代表。而在小說裏，文字描寫的效果則強烈得多，簡直沒有戲劇可以比較的地方。這個最後的情節在小說裏進入一個不同的世界。因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羅倫斯在這個緊張又擴張的關頭裏，選擇戲劇方法來表達時所受到的侷限。然而，這不是一個反面的地方，因為羅倫斯比任何別的英國小說家更能將通俗的語言帶進他那敘述、描寫、分析性的文章裏。這只不過是朝向在整個戲劇節奏中通過聲音控制氣氛的一個步驟而已。不過，戲劇習慣的狹隘卻阻止羅倫斯這麼做。他嘗試適應這種有限的文學形式。他沒有選擇一種比較普通的解決方法：公開的戲劇造形。正如他日後所說的：

「對我來說，甚至是我非常欽佩的辛格也有點過份的完美，好像是放在架子上讓人觀賞。我不能忍受那些可以給人打量和欣賞的藝術。」

羅倫斯拒絕了一種好像是答案的形式，但是這未必是說他拒絕了戲劇文學。他堅持通過人物的內部節奏（由不是有力的、沒有姿勢的聲音傳送）；然後靜靜地收場。然而，當時英國的戲劇氣氛，觀眾的冀望、習慣及外在傳說阻止了羅倫斯繼續從事一種很認真的文學嘗試——這無疑是英國戲劇以及羅倫斯本人的一個損失。正如其他許多人一樣，羅倫斯決定回到小說創作裏，因為他可以在這種文學形式上隨意立下自己的規矩，任意抒發。由於羅倫斯的小說十分重要，這是一種解放，但也是一種隔離、損失，因為他內心的聲音是很需要通過戲劇方式讓人們傾聽的。

黑夜

我是不是瞎了？我睜大雙眼，看到的只是墳墓般的黑漆。所以我應該瞎了。瞎了也好，甚麼都看不見，甚麼都不必看，一直這樣活在黑暗中。那我死定了。我現在離海面三千八百呎，要走下城市，就得越過數千顆巨石，還有幾萬條橫爬的樹根啊。我若下去，會滾得像梯級上的乒乓，頭擊在尖石上，爛不成形，血液塗紅了青葉，骨頭一根一根插在地上，膽汁被野草吸去，眼珠令山鴉胃痛。我眼前一片漆黑，如何下山去？難道要用直昇機來吊我？忠建那個人會去召直昇機來？忠建那個人恨不得我死，哪會理我？忠建是個偽君子，一定會召來一架直昇機，繞遍山頭，卻忽略了這地點。忠建會在電視機上出盡風頭，期望得到一個甚麼漢都亞英雄獎。都快三十歲了還能領屁獎。他做這些一定是爲了春梅。他在春梅面前演了一齣好戲，在舞台後才扯下羊皮。春梅。春梅睡了沒有？也許她和我一樣，睜大眼睛望着黑暗遐思。也許她望的不是黑暗，是清清楚楚的物件。也許只是我瞎了，我的眼睛拒絕看，掙脫腦筋就瞎了。我一睡醒就瞎了。我曾睡過？我沒有閉過眼睛，我不能睡。春梅睡了沒有？春梅睡在我身旁，我不想睡。春梅就在我身旁。我只消伸過腳去，就會動到她的腳。她的腳那麼潔白，她的手輕輕擦着腳根，水淹過她的腰。她的動作在水底下多麼美麗。她的紗籠濕透

了，忠建眈眈盯住她的胸脯。我真想一拳將忠建揮下山。我早就看出忠建不是好東西。也許忠建已把她擁過去，即使我把腳伸過床鐵，也只會掃到一片空布。也許我碰到的是忠建的身體。不會吧。春梅是個好女孩，絕不會幹出這種事。春梅還沒睡，鼻息那麼輕。忠建也在抑制住鼻息聲。誰都沒睡。天氣這麼冷，誰睡得着？忠建一定對着春梅睜眼瞪，結果只看到一片黑暗。我感覺到春梅，感覺到她在我身旁。感覺到她美麗。春梅美麗，她也朝我看？春梅朝哪一邊睡？向我？向忠建？向天？春梅正向我？春梅想告訴我她感到歡欣。春梅想開口又怕我睡了，又怕忠建醒着。忠建一定在注意聽，偷聽春梅向我說甚麼。春梅春梅不必說了。我都知道了。春梅你伸過手來吧，握住我的手，握住我的手我就明白一切。春梅我不會出聲的，你爲何不伸過手來？你是不是已伸過手去？你是不是正握着忠建的手。春梅，我寧願你安祥的睡，睡得酣。小心忠建的手，他會不會藉着翻身把手拋來，攔住你的腰？春梅你是不是睡得很甜，沒發現忠建的手？或許你假裝不知道，而我是一顆燈泡。這兒太暗了，太悶了。我必須拉開帳幕。

我拉開帳幕，一束寒光撲在我的鼻上。月亮原來那麼刺眼。「唔？」春梅果然清醒着。我把被單拋給她，逕自爬出去，再拉好帳蓬。迎頭又是一陣冷風，帶着濕氣緊緊壓來。我的臉皮癱痺了，胸前的肌肉像餓鼠一樣亂跳。我交臂抱胸，手掌夾在腋下。我吁一口氣，一股水霧散開。遠山迷濛，似上了一層薄粉。月亮昏黃，套着圈圈銀暉。我向前走兩步，攀上一塊巨石，腳下就是無底深谷。向下望去，盡是白煙。又一陣風呼呼吹來，樹林響起沙沙慘聲。然後落葉的聲音也是那麼響亮。溪水仍然淙淙流着，滑過我腳旁，懸成一道瀑布。溪水不斷流，來自何處？山嶺是否有一座噴泉，日夜不停灑水？噴泉底下是不是有一條巨龍，十年不露面？

一隻黑鳥啪啪飛來，棲在枝頭上，對着我叫：「鍾鍾、鍾鍾、鍾鍾。」好像叫我向前跨去。向前跨去就會死亡。向前跨去，向前跨去。我忽然間很怕死。死亡像驟然中斷的管絃樂。沒有法國號的低吟、沒有大提琴的沉吭，沒有小提琴的尖呼、沒有雙簧的歡唱、沒有三角的清脆、沒有鼓聲、沒有鉸聲。沒有聲音。聽不見。沒有聽不見的感覺。沒有感覺，我忽然很怕很怕死亡。如果在戰場，我會跪着泣着向敵軍哀求。讓我活下去。我懦弱。不敢死。向前

跨去，向前跨去。黑鳥在催促。「鍾鍾、鍾鍾、鍾鍾。」只要我向前跨去，顯示我毫不懦弱。讓我不活下去。我跪下來，趴在地上，雙掌按着石頭粗糙冰冷的表面。讓我活下去。寒風拍打我的頭髮，樹木沙沙慘笑，笑得我整身顫痙。「鍾鍾、鍾鍾、鍾鍾。」如果我死去，春梅將不再見到我。如果我死去，春梅永遠不會明白甚麼事情發生，她會哭泣又哭泣。她會不會投在忠建的懷中哭泣？如果我死去，忠建將受懷疑：是不是他謀殺我？是忠建謀殺我。因為春梅愛我。因為忠建愛春梅，忠建就必須殺死我。不然我就要殺死他。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春梅如果說她愛忠建，我就毫不遲疑的跳下去，讓她心痛一輩子，一輩子和忠建沒有好日子過。春梅愛我？

春梅說要和我上山露營，我受寵若驚。春梅說還有忠建，還有麗卿。忠建？誰是忠建？你不認識忠建？春梅的杏眼閃出一個錯愕：「你不認識忠建？」我感到不公平。春梅會不會對別人問同樣的問題，假如別人說不認識我？但春梅驚奇的杏眼，使我恨不得告訴她我認識忠建，認識了一百年。不過，誰是忠建？誰是忠建？我只能歉意的對着春梅搖頭。「你忘了嗎？我常常提起的那位教練。」我很想嘔吐。我要把春梅這句話嘔出來。春梅是不是也向她的教練常常提起我？我只知道，他的教練是位不折不扣的混帳，專討女人的便宜，粗俗得令人作嘔。我想告訴春梅我不去了。我忍受不了。然後春梅又說：「麗卿很喜歡忠建，非跟着他去不可。」原來麗卿喜歡忠建，非要跟忠建去不可。而春梅喜歡我？非要跟我去不可？我太天真了。春梅這麼說，只因她吃麗卿的醋。麗卿臨時缺席，春梅是多麼高興，笑出兩個深深的酒窩。兩個深深的酒窩把我兩夜的夢幻捲走。我還以為春梅和我，麗卿和忠建。陳主任重重拍我的肩膀一下：「何世修來的艷福？」老劉嬉皮笑臉的說：「可別鬧出人命呀！」而今夜就要鬧出人命了。春梅醒來將見不到我，哭着要自殺。我不要死。我要春梅愛我。

我的頭伏在石頭上，我的腳踝疼痛，但我不想移動。太陽很曬，我拐了四條街，我希望在街上遇見春梅。星期日，我相信我會遇見春梅的，因為我們有緣。我注意街上每一個人，我對手抱肩的情侶感到厭惡。我注意從身旁掠過的巴士，巴士上的每個窗口，我見不到春梅。我站在每家店外注視，也許春梅會陪她媽媽買布。我希望看見春梅踏着紅色迷你腳車向我馳來。我看到一位長髮的女孩，走過天橋。我追過去，長髮女孩消失在人群中，一位賣藥的中

年捉住我的肩，說我的眼睛泛紅絲，指着攤上的照片說我病得很重。我用力推開他的手，賣玉石的土著呵呵笑，掛在他頸上的虎牙跟着震動。我鑽過人堆，不理女孩子的尖叫與臭罵。我跑了一陣，在金鋪外見到那位長髮女孩。我走進金鋪，她回過頭來，不是春梅。我又跑了四條街，越跑越快。一個熟悉的身影在我身旁一現，我轉過身子。是春梅。她在書攤口翻着雜誌，一面看書，一面撥開散下來的頭髮。我知道我會見到她的，因為我們有緣。她把書放回書堆中時，我悄悄走開。我去巴士站搭巴士回家，我知道我和她有緣份。我抬起頭來，看到一片白濛濛的霧。我希望看到一座浩瀚大海。我渴望聽見澎湃的浪聲。我要把霧看成海。

我跪直身子，仰視蒼天，月亮遁入雲霧中。我似乎聽見死亡的召喚，自遙遠深邃之處。這是一種無可抗拒的召喚，會將數百隻藍鯨喚上海島，會將數萬隻山鼠喚入深海，現在在叫着我，叫着我的乳名。「鍾鍾、鍾鍾、鍾鍾。」啪啪啪。黑鳥斜飛落山崖。我必須死，我必須死。這條命運早早已記載在我的掌丘上。誰都不會明白，我如何被忠建謀害。春梅也不會明白，一想起我眼眶就紅，到老還會告訴孫兒：「我們三個人上山露營，第二天，只有兩個人下來。後來我和你公公結婚了，每天早上醒來，都希望聽到那位失蹤的人的消息。四十年了，我深信他還未死。只是，他為何要離開我們而去？如果那夜他不走，可能，他就是你公公。」

我放下床鐵，床鐵敲出沉重的響聲。我靠在樹頭，很想抽一支煙。我從未抽過煙，很討厭別人口中呼出來的煙味，但我很想抽一支煙。我脫下腕錶，用姆指拭去黏在玻璃上的紅泥。忠建遞來一壺水，壺頸沾着黑色的水滴。我灌了兩口壺就乾了。春梅將頭髮束在腦後，正要用膠圈將它綑好，兩肘抬得高高的，後頸幾根髮絲貼在汗上。春梅是一塊美玉，忠建豈懂得欣賞？一隻黑色的蝴蝶翩翩飛過，蝶翼鑲着金邊，我叫起來：「春梅！春梅！看！蝴蝶！蝴蝶！」春梅也叫了起來：「忠建！忠建！你看到嗎？哪！多美！多大！忠建！你看到嗎？」然後春梅像發現了甚麼，向我瞄一眼。我木然看着她，我不知道我的臉色多難看。春梅迅速低下頭，雙頰一陣紅，眉心緊鎖，不知是喜還是愁？我揩了床鐵，提起衣物，往山路快步踏去。春梅和忠建在背後細聲談論。我愈走愈快，不知哪來的力量。我聽見忠建喊我等他們，我又聽見春梅喊：「等等我們。」我回頭見到樹叢和紅泥，我衝動的想坐下來大哭。我把頭

靠在山壁上，又聽見春梅在喊：「等等我們。」我按住耳朵。

我不能再等了。我站起來，打一個哆嗦。風越吹越勁，天空暗了下來。我不願等他們了。難道我這樣就死了？葉子沙啦啦落下。水在流動。向前跨去。我不要死。向前跨去。我不要死。

我聽見嘆息聲，在我身後。春梅站在巨石旁，披着紅色毛衣。「這麼冷，你不去睡？」我搖搖頭。春梅說得很小聲，齒音卻很重。春梅出來，忠建不知道吧？「妳先去睡吧。」我蹲下來說話，臉向着她。「不。」她堅決的說。「我在這裏等到你去睡。」她啜起唇兒，生氣了。我坐在石頭上，她站在地上，我的臉和她齊高。

「你別老是胡思亂想，一個人在這兒瞎猜，我的心事你又怎麼知道？」春梅說着低下頭去。我看着她，不說話。我在等她繼續說下去。

春梅伸出她的手。「來，回去睡。」我握着她的手，跳下石頭。一個將死的大男人就這樣被一隻溫暖的小手牽回去。

春梅說：「別傻了。」

張瑞星

北回歸線

費獨庵的左肩靠在窗。十月炎熱的夜裏。車廂幽黯的燈光下只有兩列空椅。他趕到火車站時，第一班火車剛開走了，他只好踏上剛抵達的第二班夜行快車。彷彿這一遲到，就錯失了許多許多的歲月，之後，一切都不同了。他在等候時間流過的漩渦裏燃起一根煙。他注視着煙頭的星星，在黑暗的風中閃爍又發亮，那般焦灼的不安的星星。

車廂外的黑暗更濃郁深沉，像無盡的深淵，參差着滴滴夜雨，點點燈火。流動的、靜止的、強烈的、薄弱的光華。那是一個高樓大廈，車輛飛馳的世界，在細雨中用燈火來表示它的呼吸。他已在這繁華世界的邊界，坐在沉冥的火車廂裏，靜待着北上的第一聲汽笛號響。他覺得自己正像煙頭的星星，在一次又一次的文化衝擊後重生蛻化，但是也只閃閃爍爍，然後就是煙塵落定，與大地默默共存。他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在閃爍的霎那，穩捷地抓住他要捕捉的東西，成為他心中終有一天要形成的世界的一粒沙，或一朵花。

費獨庵的心像一片謐靜的平原。沒有風暴吞沒平原上的一事一物。十年前，他就用企求的眼神想望平原在某個時日變成一片滾滾汪洋，平均地流過平原的一切生命。在湍急的奔流

裏，有些東西像荒野上的草那樣滋生蔓延。那時，在寒冷的雨夜裏他看到陽光強勁地透過雲層，照射在遼闊的土地上。

——但是，那年我確實見證了土地變成水鄉。日以繼夜的暴風雨，佔據了陽光和土地。浩劫之後，陽光照耀，荒蕪與瘡痍赤裸在大地上，像無聲的痛苦。洪流並沒有留下任何給與，它並不愛這個世界。

費獨庵在洪水浩劫之前就無助地動搖了。他只要一個單純的世界，但是熱烈的意志給了他一個複雜的世界，又給他使土地奄奄一息的洪水。他不明白。他不相信。他沒有看到方舟出現。他只相信土地的智慧，只相信受土地智慧薰陶的人類。但是沒有愛的土地，怎麼誕生智慧呢。

他在這土地上看到的卻是虛妄、愚昧與空洞。沙石沒有智慧，花朵沒有美麗，樹木沒有歌唱，黑暗到來而沒有晚風的清悠，海潮沒有快樂的歌舞，陽光照耀沒有飛鳥的頌讚。

於是，他離開了那個世界，帶着詛咒與歎愧。

——去聖地，去樂土，去流放，或者拓荒。或者甚麼都不是。

費獨庵聽到自己沙啞地答覆。

——但是你是誰？

——你看天上的星星，那裏有沒有我。

——你以為你又是誰？

他的朋友齊爾夫，有時費獨庵叫他齊爾夫斯基，在長途車站送行時，同情地望着爲一個共同的理想而並肩多年的朋友，他不明白費獨庵最終尋求的到底是甚麼。

——但是你面目模糊。

——那我只好對心負責。

——但是你的心沒有窗，只有語錄。

——那是咒語，像孫行者頭上的那個寶貝。

——那你是沒心了。
——那敢情好，再也沒有原罪感。
費獨庵沒有再回頭，登上了南下的長途巴士。

齊斯基：

我在這裏看到更多沒有智慧的土地，看到更多愚昧的人類。我們過去所嚮往的無非是欺罔。當狂瀾掩湧過來，我們很快就被淹沒。星星還在閃亮，但是卻在那麼遠那麼高的天際。我不得不對自己，不得不對你，坦白：嚮往那個世界的我們以及我們嚮往的那個世界，都灰飛煙滅了，死去了。我們用我們自己的愚昧與虛妄籠罩着大地的一切。但是我們的眼，其實未曾完全張開。我們的腳並沒有踏實在炙熱刺痛的土地上。我來到這裏，我將離開這裏。終有一天，在千萬人海中，你會再遇到我，我會再遇見你。但是我不知道，甚麼時候的你我，才是實實在在的你我。我們愛戀的，我們輕易拋棄，我們看得太遠，但是我們拋棄不了我們詛咒的。它們像夢魘般繁繞着我們，我們甚麼時候才醒覺呢。

F·獨庵

某年一個日落後的黃昏。齊爾夫怔怔地握着費獨庵的第一封來信。他想起多久以前的一個下午。他，齊爾夫、費獨庵、商士道，在一個閣樓裏辯論某個神話結構。他吃力地預言：

——一切都是要到來。它快要到來。

費獨庵嘲笑他像耶穌傳道後說：

——神話，像一個繽紛的氣泡。我們只看到氣泡。我們還看到甚麼呢？如果有義人，如果有歌，那義無反顧的歌聲必然是土地的哀怒，我似乎聽到這歌聲，在地下的流泉，當我把胸膛伏在土地上時。但我們卻看到更多天鵝的哀歌。

商士道與齊爾夫並沒有被感動。商士道說費獨庵是個詩人，而且只能是個詩人，正如他自己最終只能是個商人。費獨庵沒有抗議。齊爾夫呢，他知道自己也只是個有勇氣渡河，卻

無能力指揮三軍的卒子。大風大浪是再也沒有了。那時，最亮的星子已在他心中迸碎，無聲散落了。

伊銀娜極不滿意他甘於成爲卒子。她依偎在他懷裏，抬頭說：

——你這麼容易捨棄，未免要令人失望。

——我是不是要你真的去介入，這不可能。但在信念上，你這麼輕易放棄，未免叫我恐慌。

——真的對我失望了？

——也許，是有點，即使不是全部。

他無話可說。他知道，這以後，他與伊銀娜之間，有些東西，如全然的信任，是成爲過去了。星星依然晶晶閃亮，但有幾顆在黑暗的天間隕落了。

我怎能容許愛我的人和我愛着的人對我失望。但是齊爾夫並沒有在伊銀娜的生命中成爲過客。他知道自己沒有這個勇氣走過去。

他嘆了口氣，低下頭來，把信收好。他聽到伊銀娜的聲音響起：

——妮妮，叫爸爸吃飯啦。

——爸。爸爸——

齊爾夫轉過頭去，望着小女兒從廚房跑着進來。

費獨庵並沒有抓住他想把握的東西，在那些飄泊的歲月，終於在許多年後，他在邊界踏上北行的列車，回去多風多雨的故土。搭客陸續進入昏暗的二等車廂。費獨庵望着窗外。我來到這裏，我將離開這裏。

許多年前，我曾經跟齊爾夫這麼說過。他閉上眼。黑暗中浮過齊爾夫的掠影。大眼、粗眉、大鼻、短髮、長臉、八字鬚。他現在還是這個樣子吧。齊當年在共同奮鬥時比誰都前衛，往往被尊爲這圈子的代言人，但後來混了好幾年，始終沒冒出頭來，風浪一來就被淹沒了。

商士道沒有齊爾夫的才幹，卻比他踏實；他從小本經營起步，一路平平淡淡坦坦，根基紮穩。

了，就向中等企業進軍，聽說近來聯合別人朝現代大企業邁步了。他曾在報上發言說，在將來，以及更遠的將來，經濟是最穩固與最重要的結構背景，絕不容低估。或許商士道是對的，齊爾夫與我都錯了。齊爾夫如今還在按圖索驥，但他是無法力爭上游了。以他的才幹與意志，怎麼落成這個樣子，真出人意表。那年之後大家都變了。潮流來了，揚起了塵土，但聞人語響，而塵埃落定後，已空山不見人了。幸而齊爾夫有伊銀娜，那個單純而善解人意的女人。伊銀娜也許並不像外表那麼單純。伊銀娜的心眼，隱藏了甚麼城府，只有她自己知道。與齊爾夫、商士道這些年輕的有志之士形成圈的那些日子，費獨庵並沒有存着真心去探索伊銀娜的內心世界。她只是他們的同情者。她與他們一樣相信正義的努力，但不贊同他們的憤世嫉俗。她常說：「道可道，非常道。」後來她終於與齊爾夫共偕連理，全心全意相夫教女。

實際上齊爾夫與費獨庵都深明甚麼是老莊的世界觀。當挫折從各處傳來，當他們從熱情的夢幻中醒來，當一種努力還沒有捲起風雪就煙消雲散，他們張大眼睛看到了，即使是老莊的世界之道也那麼遠不可即。就是那個只有風聲與沉默之聲的時候，費獨庵獨善其身遠離而去，商士道不再觀望，全力從商去。而齊爾夫，被目爲佼佼者齊爾夫斯基的他，在徬徨掙扎後，抉擇了唯默而生的路向，那也正是伊銀娜這自視爲莊周的蝴蝶對齊爾夫的形象失望的地方。

費獨庵突然想到，伊銀娜深夜夢迴時，會不會怨恨自己當初一味逃避那雙無盡深意眸子。他知道，在那時候，與齊爾夫比起來，他與伊銀娜心靈間的距離短得不需橋樑而能交流，而且他相信她是個能同甘共苦的女性。但是他一直拒絕去想。他始終相信，有些東西，比男子。

費獨庵搖搖頭，望望車廂內發出高低長短調的人們，又望向車窗外面。伊銀娜給自己建立一個神話世界，再也不願走出來，到了真正要走出來時，卻已走不出了。她不是娜拉或貞德，她只是莊周的蝴蝶，而活在百分之十幾的失望與怨艾對百分之幾十幾的安於現狀中，只在某些時刻把小焦點放大。伊銀娜，這個當年他毫無他念地護愛着的女人，如今還那麼無憂、自在、自我麼？

女間的愛情尊貴，比如不圖回報毫無私意的感情。愛情是個深灘，陷入的人都要自私起來，他那時的人性觀社會價值觀不允許他這樣，於是冷眼旁觀齊爾夫日漸喜上眉梢了。爲甚麼那時他會拒絕，他自己也不見得真能詮釋。——有些東西，是無法也無需詮釋的。是的那時候，他的生命中，的確有某些東西，吸引了他更積極投入另一個煉爐。

如今驀然回顧，他才發覺煉爐並煉不出金丹來，也煉不出濟世益衆的良藥，連起碼的自由心靈與獨立人格也陶冶不出來。但也沒有甚麼好後悔了。在生命的某個階段，作了某個抉擇，於是擁有些，失卻某些，因緣際遇，就是如此，人世原本就是這樣的吧。

妥協？費獨庵突然想到這個字眼，不由心裏一震。換個說法，是稜角被磨平磨圓了。有一天當遠景成爲空無，你會不會悚然驚醒？那時誰還堅持無私的去愛衆生，爲理想世界全力以赴？那時誰還有勇氣昂起胸膛呼起「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口號？費獨庵明白了。他不能原諒自己當初的妥協而不肯承認是妥協。當他搬運一塊又一塊的石子，去建設一個堅固的衆望所歸的城堡時，衆人卻坐下來放棄這種艱辛的努力；如果他無法喚他們起來，他是要抉擇自己獨自苦幹下去，或者參與他們？結果他自己也放下了努力，走下山去。這是虛無！也許他只看到他自己大大小小的影子。也許他絕望得太早，也許努力下去會有成績。有時他如是相信，天下還有無形的努力，正在潛移默化着。但是他早已捨棄了，妥協了。也許謬誤的是時代，不是他，但他自己還有甚麼字眼可以掩飾他的妥協與被同化呢？疲倦？大澈大悟？他苦笑起來，點着另一根香煙。

齊爾夫與伊銀娜不也是妥協了麼。也許伊銀娜不算。她並沒積極扮演她的社會角色。她始終是她一直想做的人，不論同甘共苦、午夜醒來的床頭人是誰。齊爾夫也不是甚麼斯基式的人物，她早已認清。早幾年前，故鄉傳來的消息，都說他已成爲沉默的大多數中的一粟了。而商士道，在商海崛起，他全面經商何嘗不是失之東隅的妥協，他在這方面越積極越顯得那是一種反張力，企徒爲自己塑造另一番面目。

——我們都是沒有資格評論歷史的人。歷史將會給我們公正的評判。這才是觸目驚心的事實。自以爲是救世主或在普渡衆生的人，老是月旦歷史與先人對錯是非的人，他們自己在歷史的董狐筆下，又是怎樣的嘴臉呢？

——讓我們看清現實。我敢預言新的秩序甚麼都不需要，除了力強。達爾文演化論的這一點是今天的金科玉律。力強，原是歷史名詞，那正是拿破崙的玩意兒。我們犯不着像貝多芬那樣被假象遮蔽，給侵略者寫交響曲，到真理被揭示時才大呼上當。我相信，新秩序是個大潮流，我們生在這個時空的潮流……誰能反潮流呢？我不知道，我自己不……

費獨庵當年對齊爾夫與商士道這麼說過。十年後，他還是這樣想。但是一幌眼十年過去了，他並沒有在歲月中找到自己的廬山真面，難道這番北歸，遇見了齊爾夫，如果他再問：

——但是你是誰？

——你看天上的星星，那裏有沒有我。

——你以爲你又是誰？

還要這般答覆他麼？如果不這般答，如果問的人不是齊爾夫（齊爾夫不會這樣問了），而是

他自己，他要怎麼回答呢？

也許並不必回答。費獨庵又燃起一根香煙。火車早已開行了。他沒有聽到汽笛響聲。窗外明暗的景物不斷倒退。冷風呼呼地拂號，車廂拖過軌道的沉甸聲，在黑暗裏格外響亮。

足印

旅者朝着一個方向往前走，遺下了身後一整排的足印。

乞者走來，看到了足印，他端詳良久，靈機一動，用手挖大其中一個足印，將其他的足印掩蓋掉。他日以繼夜地挖，幾天後，足印已大得像可以容納十個人的戰壕。

乞者完成了他的工作，盼顧自得，他召告村人，說：「看哪，我花了經年的時間考究，發現了這個大足印，根據我推測，這應該是上帝的足印，可見上帝曾經來到過我們的國土！」衆人圍攏上來，對乞者的發現讚不絕口。「啧啧，真是深奧和神奇極了。我們應該想辦法來紀念這個

偉大的發現者。」於是當地的村民待乞者以上賓之禮。並立了一塊碑紀念他。

數月後，雨季來了，上帝的足印成了一個小池塘，蚊蟲在裏面滋生着，大人們不堪其擾，開始噴有煩言。但孩子們可樂了，他們拋開了功課和放牧工作，整天在足印裏游泳嬉水，把紀念乞者的碑當跳板玩樂，甚至忘了要回家吃飯這回事。

悲劇終於發生了。一個小孩在某天下午溺斃在足印裏，大人們悲慟異常。一個人喊道：「這個足印給了我們甚麼？我們本來不是活得好嗎？」於是他們把紀念碑推倒在足印裏，填平了足印。不久，人們就將足印的事忘得乾乾淨淨。

而旅者仍不停地走着。

而乞者仍不斷地尋找着足印。

瘦人記

那個人是那麼瘦的，瘦得我奇怪他的骨頭如何能放進他的身體裏。我看見他時他站在路邊，出示一隻瘦指。我把車子停下，注意到路溝裏有一輛「信賴它是理所當然的」的吉普車。

瘦人折開身門看進來：「去巴剎麼？」說的是華語。

「當然。」我說。他坐了進來，車子的懸掛係統沒有多大反應。「沒有柴油了？」我問。踩下油門，福特微微昂首。我在倒反鏡中看見那吉普車身上有

的標誌。

「車轉向連樣斷了。」瘦人道。「他們在電影廣告中吹牛。他們戰敗了，一點也不奇怪。」我看了他一眼。「你是從那裏來的？」

他吹口哨。橄欖樹。我吃吃笑了。他向我露一口白牙。

「你這輛車真爽。」他說。一面把手枕到腦後去，表示他是多麼舒適。「又有冷氣。」

「美國人說甚麼？」我問。

「大車就是好車。」瘦人嘆了聲。「你很喜歡美國式。」

「一九五〇年以前。」我笑了笑。卡式機中有人唱一個關於傑西詹姆斯的故事。我想着那輛車身上的標誌。

「如果大戰再來，你想他們能贏嗎？」
「我在那裏見過那標誌？」「打麻將嗎人總是說賭着不能算輸贏。」

「我不賭。」他說。

「那是不可能的。」我脫口說。馬上後悔了，因為我想起在那裏見過那標誌。那間建築公司。

「你向來都開這麼快，還是我的眼睛有問題？」瘦人引頭看看速度錶。

「你未上車之前比較慢一點。」我說。他哈哈笑，樂不可支：

「我們是雙胞胎，我哥哥重二百五十磅。」他說。「他不會禮讓。」

事情是這樣的。那公司是小公司。美國公司把建築工程頂二盤給他們，不料一個工人玩推土機，剷斷了一條水管。美國主管一怒之下毀約。那公司要求賠償，這才發現根本沒有簽下有效的合約，中間人拿了錢不做事。

「我不甚了了。只知道那間公司算是散了，那些外地來的工人有家歸不得。」

「你在這兒幹甚麼？」瘦人問。

「找錢。」我說。

「幾時才開始？」瘦人咯咯笑。

聽說工人之中有一個開了挖土機去掃那個美國人的車，不中。我不以為是身邊的這個人。

「你剛才去那裏？」我問。前面有一輛山大王，載一條樹桐。一架山大王，就載那麼一條樹桐，一沉一沉的。我不大相信有那麼大的樹。它倒下來時的情形是怎樣的？

「那東西只怕要五分鐘才摔到地上吧？」我聽瘦人喃喃地說。

我超越那輛山大王，疾越過樹桐尾，好一會才趕上四個後輪，感覺上只過了一年。那條樹桐被鐵鏈綁在車架上。鐵鏈看起來是那麼細。我握輪盤的手心在冒汗。不知過了多久，我們才擺脫那樹桐的陰影。我聽見瘦人呼了一口氣。

「我去木山問工。」他說。「聽說他們來了六十架推土機。」

「如果你老是在這條路上來來去去，免不了遇上剛才那種東西的。」

「你知道他們怎麼說？」我看著前面的路：「他們說，走投無路時，去開無牌的士。」

「哦？」

「有個傢伙剛買了一架三萬六千元的豐田冠。」我看著他一眼：「他本來是開起重機的，後來砸破防波堤，被炒了魷魚。」

「好像總是有人打破東西。」

「你們鋸斷了水管，又怎麼跟他們說？」我看了瘦人一眼。他沒有甚麼反應。這件事很多人知道。

「我們跟他們說：不要緊，你們事可以把水沖淡一點……」說完又咯咯笑。後來問：「那個員車的暴發戶本來的車呢？」

「一輛加士拿。」我想了想，說了一個地址：「他想買的。」

「也許我會開無牌的士。」他說。這次輪到我咯咯笑，卡式機咁一聲停了。我們已到叉路口。我看見一輛十輪的卡車在左邊的路上也向叉路口駛上去。等到我看見那個司機並沒有意思按公路規則停車讓我先行時，瘦人叫：「喂！」我發誓只輕輕踏了踏煞車。

福特的尾巴坐在溝裏。瘦人知我站在路邊。我向他要了根香煙。他看了看我的手問：

「甚麼東西咬的？」

我看著手背上的齒痕。「隔壁的狗向我露牙。我笑牠像吉米卡特。」我說。

這一次誰都沒有笑。我們沉默地吸煙。都知道我們在等甚麼，老實說，我實在不願意再見到那根樹桐。

「總會有人在這個叉路送命的。」瘦人說。

很久以後的一個晚上，我的同房回來告訴我說：「那個叉路果然撞車。那傢伙真可憐，被日本卡車壓扁了，我還幫他們抬呢。我打賭你不會見過這麼瘦的人。」

「他開甚麼車？」我呆了很久後問。

「查理以前的加士拿。」

「那個人比你所見的還要瘦。」我說。

引魂

陳政欣

巴士逐漸緩慢下來，終於在個巴士站停下。你站了起來。一個五六歲大的男孩趕在你前面向巴士門跑去，在他後面一隻手伸了前來，企圖抓住那男孩的手，喊道：「小心，等車停住，才下車。」你向座位一避，一位三十多歲穿着黑色孝服的婦女在你身邊擠過，向那男孩撞撞碰碰地走去。車終於停止。那男孩跳下巴士，然後站在車邊，等着他的母親下車來。你尾隨著那婦女，從巴士落下。巴士在吐出一團黑煙後，向夕陽殘照的街頭逸去。這時，正有一隻烏鵲在你前面走著的穿著孝服的母子頭上飛過。那男孩抬起頭，看著那烏鵲的黑影，說：

「媽，真的外公今晚會回來嗎？」

「是會回來的。頭七嘛，他會回家來巡一巡的。」

「真的嗎？」

「怕甚麼？自己公公嘛。」

你聽著這母子的對話，不禁微笑起來。

你在一間屋子前面停下，你已經來到你要來的地方。

這是城市中最古老的街道之一。這兒聚着許多古老的殖民地時期興建的屋子。路的兩旁都生長着巨大的木榕樹，龐大的葉傘罩蓋下陰影。陰影下清風不時捲起「沙沙」發響的乾枯了的樹葉，在路面上互相追逐着。路邊的小草已五六吋長了，在微風中散發着草香。

你站在那屋子的前面，抬頭望着這一排殖民地時期留下來的排屋。多年的風雨，累年的失修，已使這排排屋顯得陰森，古老。剝落的牆壁，苔痕斑爛的門庭，再加上那榕樹投下的陰影，竟使街頭路燈投射出來的光芒泛着怪異悽慘的氣象。你站在九一五號的門前，望着透過黯晦的黑綠色窗帘迸出來微弱的燈光。這時，那對穿着黑色衣裳的母子已消失在黑色的路面。驟然間，你感到夜已罩蓋下來，黑暗已開始蔓延。

你本想喊叫一聲。但在你的聲音吐出之前，你的雙唇就把音符閤住。你不想打擾屋中的人，所以你輕輕地把籬笆門打開。你走進去，並把門輕輕關上。一條只有二尺寬的小徑伸向緊閉着的大門。小徑兩旁排着長長的木架，木架上就擺着各式各樣的花卉。小徑上長着青苔，黏性的表面使你感到腳心發癢。你站在那兒，看見一隻黑貓，閃着晶綠色的眼眸，向你注視了一會兒，弓下腰，然後從窗口的鐵柵間向屋內躍下。

你探着窺望下屋簷覆蓋下陰森森的門廊，然後放輕脚步向大門走去。大門門上掛着一對獅頭的銅門環。漫長的歲月已把它們磨蝕得十分光滑，在門廊上的陰影中泛着微弱的光芒。

你在門縫間看到裏頭散亂的光線閃爍，好像是紗網罩蓋下發出的光芒。你決定不出一聲地走進去。是以，你輕輕地把門打開，再輕輕地把門關上。這時你才發覺剛才看到的散亂擺動着的閃光，原來是木案上聖母像前幾支白蠟燭迸發的光芒。這時，你聞到屋內瀰漫着淡淡的草藥，植物腐蝕、潮濕而又帶有貓屎腥及蚊香焚燒的幾種味道混合着的異味。五六隻貓從桌上、椅上或者書架上跳下來，圍在你腳邊，「妙妙」地叫着。

就在大廳的左邊，放着張寬大的木床。木床上放着張厚重的床墊。在上面，躺着個瘦小嶙峋衰穎的老婦人。散亂的銀白髮絲下是張滿佈皺紋，衰老的臉孔。乾癟的嘴唇不能控制地抖動着。就在這老婦人的懷中，跪伏着隻黑色的貓，閃着綠油油的眼睛直瞪着你；靜靜地任由老婦人顫抖着的只剩下皮包骨的手撫摩着。而那老婦人閼着兩眼，任由你站在她面前而無警覺。

「是我。」你趨前，輕聲說道。
「是妳嗎？羅娜。」老婦人提高聲量：「羅娜，妳在哪儿？」
「在這裏，媽。」樓梯傳來一陣脚步聲。「在這裏，甚麼事啊？」
接着一位四十多歲的女人在樓梯邊出現。她只穿着內衣，腰間繫着條腰束，把整個本已鬆弛的肚脯束住。右眼皮已蓋上紫色的眼皮膏。手上還拿着支眼蓋抹。「媽，餓了吧？」
老婦人用鼻子吸了吸：「羅娜，要出門啊！」

「是的。」羅娜把眼蓋抹放在鋼琴架上。走到後頭，一會兒她端來一盤白飯，飯上放着條煎熟的魚。「媽，飯。」她拉着老婦人的手，把盤放在雙手上。「今晚妳自己吃吧。待會兒，喬治要來，我還沒打扮好呢。」
老婦人端着盤，瞪着那雙空洞的眼，望向羅娜。羅娜這時已踏上樓梯頭。老婦人說：「羅娜，妳會嫁給他嗎？」

羅娜停住腳步，回過身，微笑地說：「還不知道啊！」羅娜左手把滑下肩頭的乳罩帶拉上，吸了口氣，愉快地說：「不知道呵，得看喬治能否與他的妻子離婚。喬治下禮拜要回雪梨，就是要與他妻子辦理離婚手續。」羅娜又提起腳：「等下，喬治會來接我。」說着又走回樓上去。

老婦人呆了會兒，然後緩慢地拿起湯匙開始吃飯。她懷中的黑貓跳落地面，在老婦人的腳旁「妙妙」地團團轉。老婦人拿起盤中的魚，咬了一口，又從嘴內咬出一小塊，拋給那黑貓。

你站了起來，踱步到鋼琴架前，相框內鑲着張呈黃了的相片。是位身穿着白長衫，着及

膝的白褲，黑皮鞋之上是扯高到膝蓋下的白長襪的中年人。頭戴着頂硬殼白圓帽，蠻神氣地站在圓柱旁。你的手指在玻璃框上移動。玻璃上的灰塵紛紛撤落。你嘆了口氣。英政府主政的時日已隨煙消逝，相片中的圓柱正是呈示殖民政府的過去。相片中圓柱的建築已在獨立後扯下，本來的土地上已建成了十三層高樓的政府行政大廈。使你喟嘆的是那些神氣洋洋的日子的遠去。你望向另一張相片。相片中嫋嫋靚麗地依偎在那男人旁的少女，已成了獨坐在臥床餵着貓兒的老嫗。你回頭看她一眼，看見她那對注視着窗外空洞渺茫的眼光。不由想起那時的她作為一個法庭推事的妻子，她是如何地在每個星期六晚上與夫婿乘坐在三輪車在檳榔路上飛駛而過。如今，靠着夫婿在殖民政府公務員留下的退休金過生活的她，目前，又為那將要展翅追隨那澳洲駐軍飛澳尋求她自己生活的女兒之不孝而悲哀欲泣。

壁鐘連敲八聲，驚醒了樓上化着粧的羅娜。你靠在鋼琴邊，無限憐恤地望着老婦人。老婦人的嘴唇微抖着，卻抖不出半句聲響。但你知道，你卻知道老婦人的心靈在祈求着，祈求着她一生以來都信賴的上帝別讓羅娜隨那澳洲人遠去。羅娜的脾氣已越來越兇悍。對老婦人雖還不至於有太露骨的嫌棄。但你也知道，羅娜何嘗不在她的禱告中，在聖潔的燭光中祈求上帝早日來牽引她的母親。當然對如是的祈求她也令自疚而埋頭在聖母像下懺悔。然而近日隨着喬治的激烈攻勢，羅娜的懺悔內疚也日益清淡。相對的，她對她母親的態度已不如以前那樣溫順盡孝。你也知道，羅娜近日來的禱告都是在要求着她的母親早日歸息，那麼她才能無愧地飛出這屋子，追隨喬治到南太平洋喬治形容為天堂的土地上。總之，為了這獨身寡居的母親，她已失去了太多的青春，浪費了無數男士的青睞。如今，肚腩已開始凸現，魚紋已在眼角裂延，四十多歲的皮膚也開始鬆弛。還有，喬治最近越來越放肆的手，已逐漸把她深埋在心底深處的慾望挖掘起來，以至夜晚越來越不能寧靜入眠了。

你知道這些，你也明白羅娜的苦楚。輕撫着羅娜這具教導人家孩子彈奏的鋼琴，你似乎看到羅娜手按着琴鍵，眼瞪着遠方失魂落魄的神態。你感到心痛，感到憐恤。你回想起剛中學畢業的羅娜，由於玩得一手漂亮的鋼琴，一對圓大明亮的眼睛及媚麗的臉，一直都成為本市少男們夢幻中的仙女。然後，由於家中沒有兄弟姐妹，她就一直地拖着，拖着，終至青春也流逝了。你對她感到內疚。你對她最近禱告中對她母親的不諱並不感到介意。總究，那

條繩已綁得她太久了。如今有了這位喬治，也難怪她把他當作她這一生最後的救生圈，而把她母親看成累贅。是以，當羅娜打扮得花枝招展，噴得一身香霧般走下樓梯時，你是以憐惜愛溺寬恕的眼光看着她。看着她那身刻意打扮的儀容，你不禁為她痛苦起來。

「媽，吃飽了？」說着，連看一眼老婦人盤上的食物是否吃完也沒有，就從她手上把盤拿去；順手把又蜷伏在那婦人膝腿間的那隻黑貓掃下來，然後匆忙地走向廚房去洗滌。那隻黑貓跌落地上，「妙妙」地在床柱邊盤繞。

老婦人空洞的眼朝向羅娜走去的方向看去，兩個微凹的黑鼻洞輕微的吸着羅娜留下的一團香氣。你目睹這些，不由輕嘆口氣。總究羅娜變了。本來是個盡孝溫順的女孩，終變成如此地大意，以致連她母親臉上痛苦的表情也絲毫沒有發覺察覺到。你看到這一室滲淡的客廳，不由感到眼眶微熱。

「羅娜，妳不吃些東西嗎？」老婦人軟弱的聲音從缺牙的黑洞流出。

「不啦。喬治要帶我去駐軍部俱樂部吃晚餐。」羅娜愉快的聲音在室內四處沖激。

「也該吃點東西嘛，都已八點了。」

「我不餓，媽……」這一聲媽已充滿了不耐煩。

老婦人驀然張開了嘴，呆呆地瞪着廚房。

羅娜又一陣風轉到老婦跟前。老婦人微抬起頭，看見羅娜一身朦朧的大紅衣裳。她微微抬起手，試圖握着羅娜的手。羅娜卻自顧自地把手移到眼前，看着腕錶。「都已八點十五分了，還不來。」她在廳內的張破舊沙發坐下，抬起頭望向窗外，不經意地說：「媽，喬治說要買個電視給我們。喬治買東西是不必付稅的，他向軍部購買。」

買個電視？你不禁苦笑起來。老婦人那對空洞、視線不能再焦集的眼，如何能再觀看電視呢？買與不買，對於老婦人來說，倒不如羅娜關懷的對話來得重要。你望着羅娜那坐立不安，簡直像是在湯在水中企圖抓住任何浮木的樣子，不禁憫然。

「羅娜，羅娜，」老婦人懼縮的聲音。「喬治如離了婚，你們會結婚嗎？」

「結婚，當然，我們要結婚。喬治在雪梨已買了間屋子。」羅娜愉快的聲音。她突然警察到老婦人聲音的苦澀，頓了會兒，然後移近老婦人身邊，手撫摸下老婦人的手背，安慰地

說：「當然，媽，我不會離開你。我及喬治暫時都住在這兒。我要喬治向軍方申請延長他駐在北海的日期了。」羅娜心虛不安地說。

你當然清楚，羅娜那番話是堆謊言。羅娜那會要求過喬治去申請延長他的駐軍期，相反的，最近他們都忙着把一些家具付船運回雪梨去。你望着羅娜充滿內疚的臉，望着老婦人無動的身態，你輕搖你的頭。你同情羅娜，同情她這幾晚來內心的煎熬。羅娜沒有出路。唯一的出路是在老婦人的死亡上。你靜默地目睹着這一室靜謐在凝結。兩具各懷心事的身軀僵硬在這凝結成冰的靜寂中。

窗外，夜更濃了。

本來是兩母女相依爲命的生活中唯一的外來參與者——貓群，最近越來越使羅娜反感了。羅娜眼望着跪伏在對面沙發上的母親及那群小貓，不由地感到心中擠滿了團煩燥。她那着三寸高的高跟鞋不耐煩地掃開那隻在她腳邊抹來擦去的黑貓。她爲自己的態度之改變感到驚異，然而這也是只閃過她腦海中的個念頭而已。接着她想到的卻是喬治爽朗的笑聲，毛茸茸的手，有力的擁抱及那音樂震耳燈光朦朧的軍部俱樂部。她不禁想過去的十多年的歲月是貢多麼冗長的空白。而她就這麼無憾地活過了。她掃視下呆坐着的老婦人，心中卻想着喬治那隻闊大的手在她衣領下巡遊所引起的快感，面頰上不禁溫熱。

你站起，坐到客廳近窗的小凳上。窗外，整木架上的花草香瀰漫着。夜很靜。大榕樹下的黑影越來越濃。風驟然冷冽下來。枯葉「沙沙」地如有人踩踏地響着。你回頭，看到那乾癟皺紋滿佈的臉。你想起，那年這是張多麼媚麗的臉龐啊。這是一張英華混血的臉龐。她的父親是位由倫敦到來檳城身當殖民政府土地局顧問的英國人。她的母親也是讀過幾年英文書的土生華族小姐。經過幾場交際舞會，那英國紳士就爲她母親留下她這位女兒後返回英國。雖然有着這麼的個家庭背景，這位嬰兒在十八年後卻也不負母親所望而成了當年殖民政府官府內那些未婚公務員追求的對象。終於，她也被位法庭的推事所俘虜。想到這，你又不禁快意地微笑起來。終究，那是多麼美好的年華呵。在法庭推事的生涯中，生活的適意輕鬆，優厚的待遇都使她有過個無憂無愁的歲月呵。

這時，那隻黑貓跳上你的膝頭，慘綠的貓眼深瞪住你的臉。你的臉也一片慘綠。你轉過來。

頭來，望向充滿綺思的羅娜，不由感到一片憐惜。她是繼承了她母親英華混血兒的長睫毛大眼睛及蔚藍的眼瞳，然而這一切似乎都衰老暗淡了。羅娜已不再年輕。你知道，看着她那身化粧打扮，就知道她是希望靠着化粧品來追回她的青春。

這時，老婦人的喉口「咕嚥」一聲。老婦人感到渴。然而坐在對面的羅娜卻毫無所覺。羅娜變了。以往母女那麼溺愛的貓群們最近不再得到羅娜的愛惜了。這她已察覺到。羅娜已不再按時給貓兒們食物，反而經常能聽到貓兒負痛慘叫逃遁的聲音，及羅娜怒氣沖沖的咒罵。想到這，她不禁悚然顫抖。那一身單薄的身子抖擺着，如一樹枯枝。最近羅娜不再跟她談起貓兒或減收鋼琴補習學生的事。掛在羅娜口中的是「喬治，喬治」或者「雪梨，雪梨」，她知道，她終需放手了。

外頭一聲汽車喇叭響，然後引擎頓然停息。羅娜跳了起來，按亮廳內的大燈。一時燈光明亮得使你感到眩目。老婦人也愕然四顧，貓群們都睜大了眼。這時羅娜已衝到大門，把門打開。你不得不站起，退立到牆角去。這時，爽朗的「哈囉」滲着哈哈的笑聲冲進客廳，連案上聖母像下的幾支燭火也擺動不息，以致老婦人的身影像是經不起衝擊地擺動起來。

「哈囉，甜心兒。」喬治濃重的澳洲人鼻音竟使你一時聽不出他在喊甚麼。只見喬治高大的身子走進，擁抱下迎前的羅娜，連叫道：「羅娜，我的甜心兒。」

羅娜笑吟吟地拉着喬治的手：「喬治，你遲到了。」

「哈哈，對不起。」喬治一隻手環着羅娜的肩，眨眨眼說：「待會我賠罪請妳吃條魚。」

「就是。」接着又眨眨眼笑了起來。

「你真骯髒啊！」羅娜白了他一眼，笑意盈然地說。

羅娜捉住他的手，嬌叫道：「喬治……來見見我的母親。」
喬治走到老婦人跟前，他那巨大的身子罩下如夜的黑影，把老婦人的身子遮隱去。老婦人微抬起頭，張着口，空洞的眼睛看到那身黑影迎頭罩下。她終於吃力地擠出聲「哈囉」抓去。

「哈囉，伯母。」喬治宏亮的聲音使老婦人身子一震，然而羅娜及喬治都沒察覺到。他兩人正深情地注視着對方。

「請坐。」老婦人低沉地說。

你站在牆角，望着喬治與羅娜在眉來眼去，不禁搖搖頭。

「噢，不了。」喬治回過頭對罩蓋在他黑影下的老婦人說：「我們已遲了。我約了朋友八點十五分在軍部俱樂部見面的。我們約好要去跳舞的，我們不能耽太久，是不？」喬治撞下羅娜，呶了呶嘴。

「是啊，媽，我們遲了啦。」羅娜抓起桌上的皮包。「媽，我和喬治去了。」

「羅娜。」老婦人悲叫道。

「噢！」羅娜回過頭，掙開喬治的手，走向老婦人。「喬治，你先在車上等下，我一會就來。」

「OK，我在車上等，快點。」喬治摸了羅娜的臀部，然後大步走出。

你走前，走到老婦人的床邊。羅娜正低着頭，握住老婦人的手。「媽，有甚麼事嗎？」

羅娜關懷地說。

老婦人吃力地張翕着口，企圖叫出些音符。

「媽，妳不舒服嗎？」羅娜看下腕錶，輕拍着老婦人的手問道。

「沒，沒甚麼。」老婦人終於吃力地講出話來：「妳去吧。」老婦人眨着空茫的眼睛：

「羅娜，妳早點回來呵！」

「好的。媽，妳不會有事吧。」說着，羅娜已開步走向大門。然後她又回轉走回床前，

「媽，我看妳躺下會舒服些。」她扶着老婦人的身子躺下後，輕跳着跑向大門。

你站在床前，望着羅娜的背影在門外消逝。你清晰地聽到羅娜在門外上鎖頭的聲音。接着一陣引擎及輪胎聲劃破靜寂，向遠處逸去。你回過頭，看向躺臥在床上的老婦人。這時那隻黑貓又跳上床頭，以它的黑頭摸擦着老婦人的臉，「妙妙」地悲叫着。

這時，老婦人的眼睫終於輕輕翕上。她的胸部激烈地起伏着，從口中吐出口口的熱氣。終於，有兩道清淚自老婦人的眼角泌出。她痛苦地呻吟起來。

你抬起頭，望向壁鐘。你發覺時間終於到了。

你環首四顧下，然後靜靜地等到老婦人激烈起伏的胸部漸漸平息下來。

於是你低下頭，在老婦人的耳邊叫道：「茱莉，茱莉，我來了。」

老婦人的眼睛突然睜開。明亮晶瑩的眼眸，射出青春般眩目的光采。「呵，你來了。」

老婦人驚喜地說道。

「是的，我來了。我來帶妳去我住的地方。」你輕快地扶起老婦人的身子：「是時候了，妳我該再團聚。來吧，讓我帶妳去我住的地方吧。」你飄開來，看着老婦人盈然飛起。

「這麼夜了。我們如何前去？」老婦人飄然落在你跟前。

「不要緊的，我們可以到外頭叫輛的士。」說着你挽住老婦人的手，走向大門。順手在桌上放了張紙條。這時，所有的貓都跳上床去，悲哀地啼叫着。

走到門前，就要穿過大門時，你及老婦人同時回頭望向那張床。床上老婦人的身體僵硬地躺着。聖母像前的燭光驟然熄了去。貓群們驚惶失措。

你們穿出大門。門外，夜正濃，大榕樹下的樹葉因你們走過而突然「沙沙」地響起來。

老婦人抬起頭，望住你，「剛才，你留給羅娜的紙條寫些甚麼？」

你望向黑夜深處，說：「羅娜，爸爸已得到妳的信息，來把妳母親帶回去了。」

輪盤

「媽，買雪糕吃！」那串誘人的手搖鈴聲又在某處飄來，文福喜在心頭；那是他近日來嚮往與追求的鈴聲，奈何他仍未嘗過那種雪糕，天氣實在熱煞人，忍不住將這欲望推薦給他阿媽或許便能一償夙願。但他阿媽回他：「我沒那麼多閑錢。剛喝過汽水，又想雪糕，沒時飽！」

「汽水又沒冰凍的，喝不過。」文福撒嬌。

他阿媽沒好氣，索性不理睬他，吃力的踏着腳踏車，大路口上左右張望，見無車輛，腳下使勁，擺脫誘惑似地，衝上林中的黃泥路去，那村子早撇在後頭。文福從腳踏車後座扭頭回顧，滿目蒼綠，哪裏聽得着手搖鈴聲？腳踏車對上了個斜坡，他阿媽下了車，文福不情願的隨後躍下。

「媽！」

「媽甚麼，幫手推車！」阿媽向他響了聲雷。

「人家沒吃過良伯的雪糕，人人都說他製得好吃。」文福訥訥地說，並無意助他阿媽一臂之力，只跟在後頭。

「吃吃吃，你只顧吃，我每朝五點出門做工，下午二點才回到家，賺不過那麼幾塊錢，你禮拜天幫我撕膠絲便窮嘍呱啦的，倒不想想，你吃誰的，穿誰的？」他阿媽罵道。

文福無精打采，上了斜坡，經過火車軌道，他使了五成勁幫忙抬腳踏車一把，然後一屁股跨上後座，讓他阿媽載着。拐了個彎，他阿媽忽然說：

「你阿爸回來，叫他給錢你買。」

「阿爸幾時回家？」文福喜上眉梢。

「月尾吧。」

「還賸幾天就到月尾？」

「你讀四年級了，」阿媽頓一頓：「今天廿五號，還有幾天到月尾你算算看。」

「六天！」文福飛快地答。

「六天！」文福飛快地答。

「爲甚麼要有卅一號，真麻煩。」

「我怎麼知道，古老人傳下來就是這樣。」

「我們家窮，是不是古老人傳給我們的？」

「不是的，你阿公很有錢。」

「他沒有給我們嗎？」

「他死後留下很多給你阿爸，你阿爸拿去賭，輸慘了，不然我們可以住高樓大廈。」

「阿爸爲甚麼要這樣做？」文福心裏絞出難受的滋味，與其說他有點不高興他阿爸，倒不如說他在埋怨他阿爸。他記得有一天他叫他阿爸買糖菓回家，他阿爸兩手空空而歸，卻對他說：

「賣糖菓的人全都死掉了！」文福傷心地哭了一場。

「阿爸是不是謙很多錢？」文福問。

「如果天公保佑，一個月三幾百塊錢不成問題。」

「哇，真好。」

「不過，我對他缺乏信心。」

「爲甚麼？」

「他好賭，愛懶工。」

又碰上一個斜坡，母子跳下車。爲甚麼一條不及一哩長的路便有幾處斜坡？爲甚麼別人那麼富有，我們家卻窮得連我想買一塊雪糕也不能成全？文福一邊幫他阿媽推車，一邊疑慮的想。猛烈陽光下，他不期然緊緊地想着良伯的雪糕。

村子與市鎮相隔十來哩，無水電供應，茶室的冰塊是由鎮上運來的。剛才文福喝的汽水，還是他阿媽從他家多年來販賣的那家雜貨鋪來滿足他口慾的，良伯行將六十，是製雪糕能手，想是探悉本村及鄰村都無雪糕小販來做生意，他遂生起製雪糕賣的念頭。果然，半個月前某天，他從巴士卸下個裝着雪糕的冰箱，和一輛腳踏車。他把冰箱抬上腳踏車後座，載到村裏兜賣，一連數日，皆被搶購一空。是這樣的：良伯每日賣過雪糕後，把冰箱及腳踏車運回鎮上一間冰廠去，他就在那裏配製應付第二日的雪糕。

對雪糕反應和談論最熱烈的，該算是學生。一日，文福的同學李有財，口涎四濺的對班上的同學說：「那良伯有件法寶。」

「甚麼法寶？」同學們急忙問。

「他在他的冰箱旁，掛着一個特製的輪盤，像小型車輪，可以轉動的，邊沿用許多鐵釘釘着，每根距離不過半吋，輪盤中心橫着一根好像鐘針的鐵枝，輪盤一撥動，那針不斷地在鐵釘與鐵釘之間跳動，輪盤一停，那針便指着其中兩支鐵釘的中間——」說到此故意頓住，在有財心目中，在場的每個人都成了他網中魚。文福擠在人群中聽得津津有味，見有財忽然停口不語，即脫口搶問：

「撥到中間又如何？」

有財得意的瞧他一眼，斯條慢理地說：

「哦，剛才忘記告訴你們，每個鐵釘與鐵釘之間都個別漆上幾種不同的顏色，如果撥中漆着白點的，我們可得到一塊雪糕，青點兩塊，黃點三塊，如果是紅點的話，四塊！順便告訴你們，昨天我又撥中紅點，嘿，用五分錢博到四塊雪糕，吃得實在過癮喲。」

「紅點有幾個？」一個同學冒出來的，衆人都暗地讚他問得好。

「別急！」有財說：「我早在輪盤上仔細算過幾回，紅點只一個，黃點三個，青點五個，二十個白點。」

「哇，要中紅點可真不容易，你有財，你很幸運，一撥就中紅點。」

「放學後，我還要去博一博哩。」有財喜奕奕地宣佈。

「我們都跟你去，看你撥得那一點，A、中紅點，請我們不？」

「沒問題。」李有財興奮地說。「但最好少些人，你們只看而不買雪糕，良伯會不高興的。」

上課鐘聲響了，同學們一哄而散，文福躡足到李有財面前吃力的抬頭說：

「我可以看你撥輪盤嗎？」

李有財凝視他好幾秒，經過慎重考慮般回道：

「來就來吧。」

文福不是鄉巴佬，連雪糕都沒見過，沒嚐過的孩子，而是像良伯溢着榴槤味的那種，他第一次見過，第一次聞過那香味，偏偏沒有嚐過的。那天放學後，四年級二十位男生，有一打跟着有財。離校門不遠處，便見良伯騎着腳踏車，載着冰箱。大夥一窩蜂湧過去截住了他，來不及停車他已被學生圍住。文福想擠進圈子裏湊份熱鬧。實在，這群學生當中，他最矮小。他試了幾次，每人忘了形似地沒發覺他，他想使蠻力，然而冷不防被前面底人的肘向他胸口撞個結實，他「啊」的一聲，撫着疼痛的地方。

「哇喲！有財中了黃點！」三塊呀！」男生異常興奮的哄叫，文福對圈內發生的事卻毫不知情。有財用兩角錢，共獲得六塊雪糕，分了五塊給同學，他自己留一份，文福像個競跑遠遠落在後頭的小可憐，氣餒的眼巴巴的望着別人舐着的雪糕。

「還不上車！」是他阿媽在催，文福才從回憶裏猛醒過來。

腳踏車在羊腸小徑上曲折折的擺了個彎，經過幾家疏落的農舍，菜園。文福神不守舍，他忍不住問正在吃力踏腳踏車的阿媽：

「我同學李有財他家很有錢是不是？」

「可不是？他爸開雜貨舖，又有幾十畝膠園，就算他們全家人坐着，一輩子也不會餓死。」

阿媽氣吁吁的。

「李有財一天有五角錢零用咧。」

「阿福，我們拿甚麼跟人家比？」阿媽說。

「你也不能跟他比，他年年考頭名，你呀，唉，筆劃多一點的字就讀不出來。」

「我也考過第五名。」文福心有不甘。

「僥倖考得第五，就自以爲了不起啦。」

文福靜默了一會，又問他媽：

「爲甚麼那賣雪糕的良伯不到我們這裏賣？」

「你想得倒好，人家要來這鬼地方賺那一角五分麼？」

日頭烈得使文福眉頭綑緊。他已餓腸轆轤。回到家，急不及待從碗櫈取碗盛飯，他發現

桌面多了一道菜，奇問他阿婆：

「那來的燒肉？」

「你阿爸回來囉，」阿婆說。「不然，你今餐要挨薯苗葉。」

「哦，阿爸在哪裏？」

「阿苟回來啦？人呢？」阿媽得知丈夫提早回家，無限欣慰。

「今早十點到，大概去魚塘那裏疴屎吧。」阿婆答。

剛才阿媽在路上不是說過，阿爸賺了錢就拿回家，我先討好他，再跟他討錢。文福想着，文福想着，捧着飯碗打後門走出去，遙望山下魚塘邊用麻包袋四四方方遮起來的廁所，便帶幾分企圖呼喚：

「阿爸爸！」

廁所沒有動靜。

「阿爸爸，吃飯咧！」文福再叫一遍。

「滿山亂喊的幹甚麼？」一聲虎吼自廁所內震過來，文福聽得那是阿爸的聲音。

「你疴屎嗎？」

「廢話，我不在疴屎，難道疴屎？疴屎來這裏做甚麼？」他阿爸的語氣老實不客氣的，

硬硬地責備過來。文福自知再說下去自討沒趣，便回到桌上使雙筷子猛夾燒肉，虎嚥起來，一副餓慌模樣，他五歲和四歲的妹妹以及兩歲的弟弟，也蜂兒着蜜蜂窩上來，要吃要吃的嚷叫。他阿婆怪叫起來。

「你看你這副吃相，一大箸一大箸猛夾肉的，一斤燒肉切了都沒二十片，給你左一箸右一箸，你阿爸阿媽不用吃了嗎，真是沒留糧的人。」阿婆想，今年家裏鬧不景氣鬧得兇，有一斤燒肉擺桌真難能可貴，文福這樣吃法實在是糟蹋着一味可口的菜。

「我也不盡吃肉，」文福胡亂扒幾口飯，「你看，我吃饭啦！」

「你飯內儲着幾塊肉，用不着狡辯，你的把戲以爲我不識嗎？」

「就讓他吃吧！不是常日有燒肉吃。」文福阿爸不知何時站在文福和阿婆身後。

「我怕他撐（註：吃過飽）壞。」阿婆只管申訴，「你不在家時，他皮得很，不肯讀書，不肯鋤地，這回你得好好的教訓他！」

文福早已捧着飯碗悄悄坐到大門口門檻上。不一會，阿媽沖涼回來，他側耳傾聽她和他阿爸在客廳談話。

「你信上說月底才回的。」

「藍藥粉（註：一種殺草劑）缺貨，老板辦貨去了，我乘機回來一趟。」

「整百哩路，要一筆車費呀！」阿媽雖這般講，卻掩不住那份喜。

他阿爸靜默着。

「出了糧不是？」他阿媽問。

「唉，未曾呢。身上僅贍五十塊錢，做車費的。」他阿爸焦慮的說。

「有錢要存着點，我肚中的孩子多幾個月就要來的。」阿媽提醒着。

「我顧慮到這點，所以這次回來，想在附近找份雜工做，就不用兩頭伙食。」阿爸說，

「兩點鐘了，我且去村裏找亞勝，看他有無好路數。」順手取衣披上，正待出門。
文福早把幾塊燒肉喫個清光，爸媽講話時就想起嘴，向阿爸討一角錢。一角錢不爲過吧？家裏好久沒給過他半分零用錢了，每日總是把飯菜裝入飯格帶去上學，下課時填飽那塊肚皮。班上同學大半有零用錢，沒幾人像他這樣帶飯，不免要遭受一些同學譏笑。

「阿爸，給我一角錢！」他鼓足勇氣。

「你要錢幹嘛？」阿爸一隻手伸進了褲袋，搜了許久。大概褲袋過深的緣故。文福瞧在眼裏，樂在心頭。

一角錢的硬幣終於落在他手心，喜不自禁，他端詳一番後合掌將它握住，生怕一個美夢飛掉那樣。阿婆喚了三四聲他才聽見是在催他沖涼，他哼着歌兒去到井旁。頂多是五分鐘光景，他悄悄地騎了他阿媽的腳踏車朝村子的方向馳去。他將一角錢放入衣袋，一路上又摸又抓的好幾次，患得患失。哈，我快有雪糕吃了。他輕鬆地哼起一首歌兒：

雪人怎麼不見了？

雪人只怕太陽照！

我一定不用等太陽把雪糕曬溶，就吃個精光。他微笑了。他想起那天楊老師給他們自由題作文，他以『我的心願』題目寫了以下的文字：

「我們村子裏來了個賣雪糕的老人，名叫良伯，聽說他做的雪糕很好吃，可是我從來沒嚐過，如果能夠嚐一口也好，那一定是幸福的……」

情不自禁地，他一隻手又往衣袋摸索一番。馳近火車軌道，他匆匆將腳踏車推過去，下得斜坡，穿出矮叢芭，櫛比鱗次的村屋便在望，文福逕自把車子停放在有財家店門口，未踏進店內有財早瞧見他，詫異地問：

「文福，你來幹嘛？」麻雀那樣眼睛上下打量文福。文福搓着手。

「我要買雪糕，良伯這時刻會在哪裏？」

「很難講。」有財說，「你有錢啦？我跟你去尋他。」

他們在村子裏一棵高大、枝葉茂密的木薯樹下找到良伯，早有幾個小孩圍着冰箱，觀看其中一個撥弄那面輪盤。那男孩撥中黃點，大家喝采。文福既高興，又有幾分緊張，只見良

在汗光中。

他們在村子裏一棵高大、枝葉茂密的木薯樹下找到良伯，早有幾個小孩圍着冰箱，觀看其中一個撥弄那面輪盤。那男孩撥中黃點，大家喝采。文福既高興，又有幾分緊張，只見良

伯用小刀把一條雪糕平均的切了三塊，分別用椰葉枝插住一端，再遞給那個幸運者，那男孩慷慨的分給朋友吃。有財替文福分開那群小孩，兩人擠入圈內，那群小孩復合擁過來，等着看一場熱鬧。文福兩指捏着那角硬幣遞給良伯，再望一望有財，要從他眼中得着允許那樣。文福早已暗暗希望：一撥要中紅點，即使黃點青點亦無要緊，只嚐一次雪糕的味道便是，剩下的五分錢留待明天上學時再博一博，同學該不會再譏笑我是鄉巴仔了吧。

文福伸出了手。五指輕輕地抖顫着，距離那輪盤不過一吋，他始有機會端詳輪盤得這般仔細。他感到無從下手的困難在為難他似地。有財在他身旁不耐煩得很：「讓我幫你撥吧！」

有財是個命水生得正的人，他自然知曉，可是他覺得他應該擁有他自己的堡壘，不可讓人來侵佔。他兩眼一直逼視着輪盤上那唯一的紅點，把它當作希望的目標，其時他亦感到良伯眼光有股壓力施將過來。不知要使多大的力度來撥輪盤？他是第一次，無經驗得可笑。他曾看過別的同學在撥輪盤之前，吐口涎在掌上，兩手拼命搓揉，然後輕描淡寫伸指一撥，輪盤就嘩啦嘩啦怪好聽怪快連轉個沒完，看得他文福快要昏眩。但他現在全靠自己，靠自己本事啦，親身體驗一番啦。

「喂，快點嘛！」

幾個小孩冒失催促他。心神一浮，整個人失去主張，手指便觸着輪盤，軟弱無力地，輪盤的的的——沒繞足一圈便自停下。那斜條彈指着白點。哎！他媽的，只要多彈一格，我不就中青點取他兩塊雪糕嗎？文福不勝惋惜的悲鬱的暗罵。

「你真差勁！」

「你還剩五分錢。」

「是呀，再跟它博，說不定中紅點！」

小孩們在他兩邊囁哩呱啦亂叫亂喊。有財過來拍拍他肩膀。

「大力一點，中紅點的機會就多。」

文福從良伯手上接過一塊雪糕，一種幸福的感覺浮上了他的心頭。是呀，剛才我確是太笨蛋了，如果稍微用一點力，不是，不是博到麼？再來一次，再來一次，不然他們便笑我，再來一次，反正錢是我的，雪糕是我日來渴望着的，非吃個夠癮不可。

可。文福下定决心，又伸出手對着輪盤。

「文福，用些力！」有財頗具經驗一般提醒他。

文福像剛才那樣，伸出的手指距輪盤不到一吋，姿勢卻仍然木訥訥的。當然，手指已抖得不聽使喚。他略為舉高手，忽然起勁撥下去，他心情如一隻風帆，鼓滿了希望的風。

「嘩啦啦啦……」輪盤飛快地轉轉轉呀轉的，文福眼睛一眨也不眨的緊盯着。那群小孩「紅！紅！紅！」呐喊不休。也不知轉了多少圈，輪盤終於停止轉動。

「啊！」文福不禁輕叫。

「中白點。」

「嗚……」那群小孩異口同聲發出這樣的呼聲，彷彿對文福又撥中白點而加以嘲諷。

文福迷茫的呆立着。良伯再切了塊雪糕遞給他。「有得吃總比沒有的好。」望着手上的兩塊雪糕，他自我安慰一番，雖然有些悔意干擾着。

冷不防背後被人猛然撞得他全身發麻，雪糕脫手而墜，他伸手想攏住，欲挽回一個敗局似地，直到雪糕在地上滾幾下，他失魂落魄的不知所措地望着雪糕。「怎會這樣呢？」他心底撕裂地叫。他俯身欲拾檢雪糕，忽聽人說：「沾滿了泥沙，融透了，還要幹嘛？」文福本已作了九十度的彎腰，驀地停止活動幾秒鐘，像在跟甚麼人鞠躬得彬彬有禮。待他平了身，那撞他的人驚慌的向他道歉，說是無意的過失。文福想說些甚麼，張了口欲言又止，沮喪滿臉，雙眼無助的好像隨時都可能灑出淚水，實在地，對他而言，本來是一場喜劇，現在卻狼狽不堪；眼看地上那兩塊雪糕一分一秒地溶化為兩灘水液，他怎不傷心欲絕？有財見狀，趨前來安慰他：

「別難過，改天我請你吃！」

文福依依不捨地望着地上消溶中的雪糕，這時良伯載着冰箱到別處叫賣，鈴聲不絕於耳，那群小孩亦散開了。

「走吧！」有財慰勸他。

文福別過有財回到家已是下午四時許。踏進家門，他看見他嫁到外埠多年的阿姑來拜訪他阿婆阿媽，正在廳上聊天。怪不得弟妹津津有味地啖吃着餅乾與糖菓。覲見桌上放着些紙

袋，文福猜測裏頭定是禮物。他親熱的喚他阿姑，他阿姑滿臉紅光，微笑着上下打量他：「高是高些了，卻顯得這般黑。」

「他可野得很，放了學整日在外鬧，講他幾句，有時給他頂撞得我要氣喘，他阿爸回來了，給他好看。」阿婆恐嚇着說。

他阿姑耐性的問：「你剛去了哪裏？」

阿婆搶着說：「他阿爸給了他一角錢，他說是要去村裏買雪糕，誰知他有沒有買。」

「好吃嗎？告訴阿姑。」阿姑又問惺惺地站着的文福。

「買是買着了，卻被人撞跌地上。」他畏縮的說。

「甚麼？」在旁的阿媽驚叫起來：「雪糕掉了？爲甚麼這麼蠢？我生的兒子怎得蠢得像隻豬？真是！」

「你快拿去買雪糕，這次小心點。」

文福接過錢，這一角錢重又燃起他希望之火，心跳亦加速，忘了道謝，即奪門而出，跨上腳踏車野馬似地走了，管背後家人亂吼甚麼。這回他腳踏車的速度比平時快上二倍，他雙腳瘋也似的踏着車踏子。

當他抵達十字口時，便看見許多人在那裏紛動着，不祥的感覺捉住他；經驗告訴他，那裏發生車禍！停放好腳踏車，匆匆觀察了現場，噢！果真是車禍！馬路上兩隻拖鞋！一隻底朝天，另一隻拖帶斷了，鞋面髒污得很，看樣子許久沒洗理過。一架腳踏車橫臥路中，前輪彎曲得厲害。文福聽了路人敘述肇禍的發生經過，腳踏車主人是被一輛白色汽車撞到的，該汽車卻畏罪逃遁了，傷者過後被人送去醫院，頭破血流，傷得很重。文福也看到路旁有灘血漬，部份看來開始凝結，他感到一陣噁心，胸口窒悶，旁人七嘴八舌緊張的言談，他聽來只感到寒風刺骨。他一調眼光看見血漬不遠處有一個破爛不堪的箱頭，他認出這箱頭就是良伯的冰霜，它怎會在這兒？莫非莫非是良伯肇了車禍？一個同學閃到他面前，口齒不清說：「良伯被汽車撞倒！」果真是他！文福頓時冷了半截身。他走近冰箱看時，冰箱內雪糕

全無，正感詫異，那同學說：「被人搶去吃了。」文福知道，想嗜良伯的雪糕的願望又幻滅了。

他慌亂的問那同學：「那個輪盤呢？」

「輪盤？四分五裂的，在那草叢裏，破壞了的東西。沒人要的。」那同學說。

文福趕忙撥草尋輪盤，尋找了，卻如同學所說的裂成數塊，那枚鐵針不知所踪。他逐塊撿起來，揣在懷裏，悄然離開那群議論紛紛的觀眾，騎上腳踏車朝回家的路馳去。

抵家時，太陽已偏西。他阿姑已經走了，阿婆阿媽忙着家務，沒察覺他歸來。文福脫掉汗衣，到屋後陰涼角落坐下，他將輪盤平放在地面上，幾道裂痕絕望地分張着。他試圖將它拼得完整些，終究白費心機。他微微嘆口氣。一雙赤裸着的腳站在他眼前，是他阿媽，吃了驚。

他阿媽瞪着他：「你在玩甚麼？」

「輪盤。」

「那裏撿來的破東西？」

「剛才在路上。」

「咦，這不是賣雪糕老伯的輪盤？」

「他被汽車撞倒，輪盤破了沒人要，所以我順手撿的。」

「那老伯傷得如何？」

「被送進醫院了，不過地上滿是血！」

「啊！死人的東西你竟敢拾來？不祥之物，快給我扔掉！」

「不能！」文福拾起木塊。

「看我打你！」舉起手打將過來，文福躲開，一煙溜了。

他阿爸歸來時已近黃昏。眼看快將入夜，阿婆叫聲吃飯，文福手也沒洗，上座跟大人們在一起，瞧得他阿媽怒氣似乎已息，始放心大吃。

他阿媽問他阿爸路數找得如何？阿爸說阿勝目前亦正在打路（註：找工作）。阿媽問為甚麼去了老半天才回，莫不又是搓麻將吧。阿爸無奈的答正是，開始贏了幾局，掃了兩台，

不料手氣轉強為弱一連輸剩二十塊錢。他阿媽聽得臉色驟變，不悅地對他阿爸道：

「你十賭九輸，你的大半世給你輸掉了，還不知悔改，我們生活艱苦，還不是你一手造成的？」

文福徹底地明瞭，眼前這個局面不利於他。他阿爸好像知罪的樣子吃飯都不敢大聲。阿媽用筷子指向文福，文福嚇得所有動作都停頓了一下。

飯後稍息。狹小的廳上，一盞臭土燈閃着齷齪的光芒，文福在他阿爸威嚴下怯怯地攤開課本，一字一字地唸，唸到生字便擋着，跳唸下個字，他阿爸曉得了敲了他的頭一下示儆，勉強課完幾課，他阿爸只顧搖頭，暗自嘆息。然後他要兒子寫毛筆字。

「將你的姓名好好的給我寫在白紙上，今晚得考考你！」

文福心頭一凜，在班上，他毛筆字最糟糕，大小楷每個學期只吃「丙」、「丙下」或「丙上」，永遠難指望吃「乙」，更遑論「甲」啦。阿爸兩目廣瞪着他，他訥訥的握着毛筆，醞過墨，患了傷寒般，他右手抖得緊，停在半空猶豫着，像在與地心吸力拔河。

「寫！」

經不起這喝，他文福右手各關節向下一屈，筆頭落得極重。不一會，寫妥了，「陳」字一團黑，「文」字輕重不分，「福」字裏的「田」字，卻歪在一邊。文福危襟正坐着，等待着賞罰似地，暗昏的燈光下看不出阿爸的臉色，但兩眼比恰才瞪得更圓更大，瞪了文福一會，他終於開口：

「枉費我們給你讀了四年書的心機，你看，『福』寫得大小不打緊，但你卻把它搞得歪歪斜斜，『一』口下的『田』，教你撇到一邊，『福』字不是要整個塌下來！正該教訓你一頓才消我氣。」阿爸斥責道：「快收起筆墨！」

文福當真被唬嚇得駭成一團，十指僵了般，費了氣力始張開來。但他實在夠倒霉，手臂不爭氣，碰翻那瓶墨汁，潑滿桌面，更有好些如殘花那樣濺落在他阿爸赤條條的突出的肚皮上。他阿爸用手一抹，整個肚皮黑麻麻一片，手巴掌亦全黑了，他忽然盛怒起來，一掌就摑過去，文福哪裏閃得開，左邊臉頰印着五道黑指印。他阿爸意猶未盡，轉身從板壁縫中抽出

一根藤鞭。文福曉得阿爸打人時總像瘋漢，不理對方死活，他知道自己無論如何抵受不了那凌厲的鞭打，即慌駭駭奪門而出，見後無追兵，他始在離家一、三十丈遠的所在站住，遙望着洞開的家門。阿婆阿媽在門口一邊扯住阿爸兩手，一邊左右夾攻勸阻這個怒氣沖天的男人。

文福心驚膽戰着。他阿爸似乎不那樣弓拔弩，只聽他在門口頓足罵道：

「你有種的就不要回來！」燈光從他背後搶出門外。

「是你要我寫毛筆字的！」文福大聲說。

「人家又不是故意的。」

「你的心那裏去了？」

「是你要我寫毛筆字的！」

「你敢再頂撞，看我修（註：教訓）了你！」阿爸假意奔出門口，文福倒退幾步，當他定神看時，家門已緊閉了，門縫隱約透出些燈光。大地黑漆一片，寂寥而荒涼，蟲鳴四起，遠處還有獸叫，文福竚立在夜風中，望着繁星點點；黑暗、孤單、畏怯同時裹住他的心，那門縫透出的燈光，猶如一股暖意向他招呼，他向它走去，漸漸地接近了它，想撫摸它。但他聽得屋裏他阿爸在說要把甚麼燒毀，再傾聽，「輪盤」兩字哐啷掉入他耳股裏，他驟然一陣震驚，舉手用力拍打家門。

「不要燒掉它，不要燒掉輪盤！」

他淒涼地痛哭起來，跪在家門前，兀自拍打着家門。

「輪盤已經夠破了，不要燒它，不要——」

「不要燒它，不要——」文福愈哭愈猛，愈喊愈大聲。

岑寂的野外四下響起了迴音。

梅淑貞

鹿港長巷

鹿港不見鹿

亦不見港

但見長巷

迂迴細瘦的長巷

不知從何年開始

屋簷都已老了

屋裏的人也是

但有巷口那架古舊的抽水機
仍活潑潑的潑人一身清涼

在暮春的暖陽陽下

民俗館內的歷史圖片

百年前的欄柵現在何處

恐都已腐朽了吧？

只有那年年遞變不換的四季

度日如年，度年如日

歲歲都悄悄流過這鹿港長巷

詩二首

貓

一尊黑貓
騎在屋頂吃月光
整片甘榜
伏他爪下
鑽出兩隻尖銳的耳朵

萬籟寂靜無聲
惟一掙扎的
是屋主人夫妻
獨獨 獨獨
微弱的心跳

所謂江湖

開了所謂山寨
爭了一點點地盤
申請批准
做上一幫掌門人
氣寒山川

懸掛招牌
光天化日招兵買馬和官家過不去
夜間與衆頭目煮酒談席位

或者平日無事
趕幾場婚宴酒席
贏取一些票房
等待明日有人踩抬
打出民衆的口語
也可嚇唬老嫗童叟
混他三年五載
明槍暗鏢
任俠仗義

詩二首

(一路上折斷許多烏锈的棄劍
一路上吞沒許多乾枯的雷鳴)

你酸爛作霞歸的血腥
淒淒切切

橫直在一樹秋髮下

浙瀝

你的膚色

冰碎的風沙刃刃呵刃刃地收割
龜裂在你這井年華星的唇色

涉跋過一野及肩的荒蕪後
到整片全割的天色黑深深跌坐
跌坐深深
你竟看到一燈一燭
你竟將單行在左腳的草鞋脫給
右腳

而時間還是要趕的呵，你

怨女

等到了山窮
等到了水盡

等到山水也窮盡底時候 女孩
妳底哀怨是不是還不能唱完
是不是還要佈滿星月與煙霧
用那些喜歡重複更鼓底城牆
也不能將妳濕透底琴弦圓遠 女孩
凝結成刺目底冷冷底是妳流自十指底
鶴淚

牽渡出妳酸爛成酸爛成霞底情愁
很多很多回自山林底風雨
教妳聽不見搖櫓與馬蹄
教妳聽不見寺鐘
也教妳擦不亮一盞留給少年底
燈籠

是未曾游出荒原底潭水
是越不過沙漠底倦之底瘠風 女孩
妳底哀怨是不是能唱完
是不是還要佈滿星月與煙霧

*黃澤榮，砂勝越詩人，投身當地報界，擔任採訪與翻譯工作。

奧德修斯：

一九八一

是一個季節的尾聲

奧德修斯依然在沉思

是否所有愛與熱望已模糊

一如特洛城的月與星星

奧德修斯依然在猶豫

快樂的土地上，有朝一日

人們是否再也無須交流

像鄉音與花束，微笑與相識

或許銘刻遠久的詩

也許再沒有流浪與孤憤這回事

奧德修斯在初春猶寒的長街

走過，像走過妻子猶暖的柔街

走過愛與死亡的神聖主題

那是一個季節的尾聲

郝毅民

印之處女地

瑞獻把「印章」稱之曰

才版畫

這樣的稱法有它技法上的藝術意義；也擴展了印學的歷史淵源。

換句話說，若以吾人在某一種物體上刻劃記號或形象這種行為而論，它已經為後來「形成印章」孕育了胚芽。新石器時代的遺物上發現某些刻劃的花紋被認為「初文」，這豈不是推長了「印」的歷史過程，遠達新石器時代嗎？

「三代無印」是傳統「印學」的一般說法。在新的證物發現之前，印之為物要到西周代才開始使用。向來製印家們對篆字十分重視，若以重視「印」與「文字」關係說重視篆字乃是一種長處；若以秦漢以來帝王、官吏，平民使用印章為法度，那麼，也是「印學」發展的



les sceaux de tan
ou la pierre du dedans
sceaux de tan surie bian
textes de michel devèze

les sceaux de tan ou la pierre du dedans
sceaux de tan surie bian textes de michel devèz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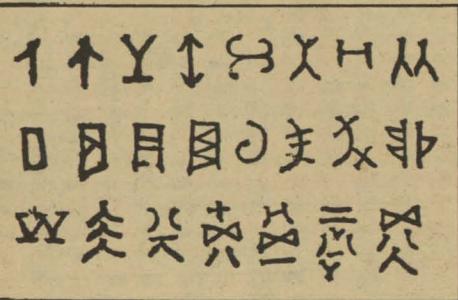
現代的地下考古，應用科學研究方法。對於古物的時代判定有極大的新貢獻。它的影響也應當改寫印的歷史。

最初（十年之前吧？）我知道瑞獻刻印，我特別喜愛。這種心情使我在平時讀書的時候記錄些直接或間接與印有關的資料，現在趁瑞獻畫展的機會整理一下寫出來，讓瑞獻批評也許請觀眾們指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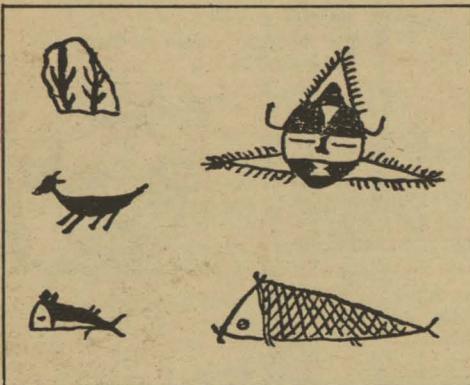
「物勒工名」：

中國的史前史從地下考古中，近百年內新出土的證物很多，為時最古遠的當推半坡文化：「半坡遺址是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典型，以紅質黑紋的彩陶為其特徵。其後的龍山文化，則以薄質堅硬的黑陶為其特徵。值得注意的是：半坡彩陶上每每有一些類似文字的簡單刻劃，和器上的花紋判然不同（圖一）。黑陶上也有這種刻劃，但為數不多，刻劃的意義至今雖尚未闡明，但無疑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如花押或者族徽之類。我國後來的器物上，無論是陶器，銅器，或者其他成品，有「物勒工名」的傳統。」^①

此一說法基本上為史學界所接受。推度當初的情形，很可能是製作者在完成了一件泥胚作品之後，譽以一件陶器吧，在製成之初是濕軟的泥胎，用骨刀，竹刀都可很容易在陶面上



* 圖二／殷、周青銅器銘文中之族徽



* 圖三／西安半坡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上的花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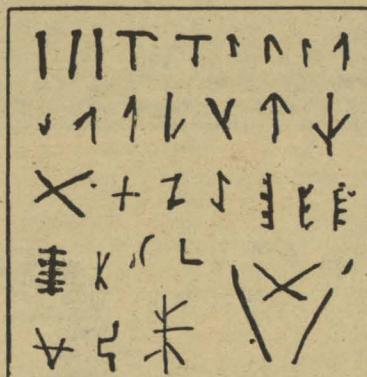


* 圖四／辛店彩陶上的花紋

刻劃出痕跡來。經過火乾就保留下來了。現在應用同位素來測驗它，可以頗準確的定出年齡來。從半坡出土的遺物經過這種測驗，證定它距今約六千年之久。

刻劃六千年！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對彩陶上的花紋。結構雖然簡單，而筆觸頗為精巧，具有引人的魅力。其中有些繪畫，如人形，人面形，人着長衫形，魚形，獸形，鳥形，草木形，輪形（或以為太陽）等等，畫得頗為得心應手，看來顯然在使用着柔軟性的筆了。」^②（圖二、三、四）。



* 圖一／西安半坡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上的刻劃符號，與殷、周青銅器銘文中之刻劃族徽相類。

在瑞獻的書架上我不會見他有
郭氏的著作，但是在他的印集中首
先卻看見這樣的兩塊印章：（如下）

前後輝映六〇〇〇年。新舊各

異刻劃同。以藝術的感應論，要說
的還多，但筆下我們還得續讀歷史
的軌跡。

以年代的遠近計，薄質堅硬的黑陶要比半坡的彩陶晚些。在黑陶之後我們現有的古文字就到了商代了。商代距今雖有三千以上的歷程，但這個時代所表現的刻劃文字章句已經非常成熟，與我人當今所用的已有了貫的系統。

可以相信，從半坡彩陶，龍山黑陶上的刻紋降至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間應該有它悠久的發展史程，只是這個空間至今還沒有一定的發現。只有一事大致可以推定——刻劃行為必然在繼續着，發展着。

甲骨文字又叫「卜辭」，是一八九九年在河南省安陽縣城西北五里的小屯村發現的。本來這種出自地下刻有劃紋的龜甲與牛胛一向被當地人用來和藥，誤認為龍骨，並不知道是殷代文化遺寶。自從王懿榮認定為古文以來，數十年間成為世間的專學。先賢們不但創通個別文字意義，而且還推度政治社會文化制度，甚至對它的刻劃方法也頗有所知。把它叫做「卜辭」是因為甲骨所刻記事件總不外卜告之事。殷商人本是最信鬼神的。

「甲骨是很堅硬的東西，銅刀或石刀也並不是十分犀利的工具，為甚麼能刻出那樣精巧的文字？許多年來，人們都懷抱着這個問題而沒有得到解決。最近我聯想到象牙工藝的工序，因而悟到甲骨在契刻文字或其他削治手術之前，必然是經過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軟化了。這樣便使幾十年來的懷疑涣然冰釋了。」^③

這一段陳述對於商代的工藝契刻是很重要的材料，應該納入印章學史中來。

「但儘管這樣，契刻甲骨文字的人無疑是當時的書家，而且有篆刻的高度技巧，為後人所無法企及。我曾經發現了一個例子，在一個骨片上連刻了一月與二月各三十日的干支，和



* 圖七（甲）／殷墟甲骨文



* 圖七（乙）／金文

少數其他文字。文凡八行，共一百三十字（「卜辭通纂」第六片，原見「殷墟書契後編」第一頁第五片）；前兩行的每一個字是刻全了的，但自第三行起直到第八行，其中只有「二月」的「二」字（在第四行末尾）有橫刻之外，其他應有橫刻的字都缺刻橫劃。這是很有趣的一個例證，它證明了好幾件事。（一）刻橫劃也用刻豎劃，斜劃的刀法，每刻一字，如遇有橫劃必須轉移骨片。（二）刻這一件的人，每字先刻豎劃，等全文刻完，再轉移骨片補刻橫劃。如此只須轉移一次，可以節省時間。（三）原文是當時的時憲書之類，估計在初或許準備刻十二月，但只刻了一月和二月，連文字也沒有刻完。」^④

郭先生的這種推想是很實際的。我在這裏想妄加的一點意見乃是當時的甲骨契刻已啟發後代的工業精神，非常講究效用與經濟，如「第二」、「第三條」所述是與現代工業精省（economy）相合的，只是雛形得多。三千餘年以前呀！現在讓我們來欣賞一幅甲骨文字的拓片吧。（圖七）



* 圖五／自刻像



* 圖六／小菲

看它多個文字的結構，文字學家們早已指出，「六書」規律盡在其中了。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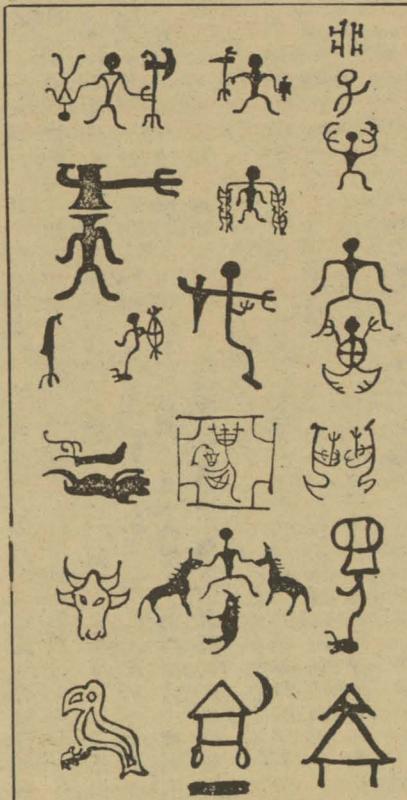
(提起了文字學我總會想到唐蘭先生。他不像郭先生曾受過制式的科學訓練，但他在文字的研究上是嚴肅活潑而有開放性的。唐先生早年所著的『文字學導論』中有一幅插圖是岩穴人洞中的一幅射鹿圖。用這幅圖畫分析出「射」字來，其思想的細微，至為可佩。在唐先生逝世前年餘，一九七七年發表了他的『從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紋字看我國最早文的年代』。他指出中國的文明史不是像過去所說的四千年而是六千年，和古埃及有一樣長久的歷史。

唐先生的提法至今雖尚在討論中，但與郭先生的研究放射同位素的測定有其相符合之處。

這篇拙文是以論刻劃印章為主，唐先生的高見在此只好割愛了。)

史學家稱之為「族徽」，那豈不就是部落的共用「圖章」符號麼？從印章的廣義說，這應該是發展成印章的更進一步。

再看看郭氏的收集吧。(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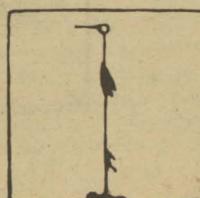


*圖八／殷周青銅器銘文中圖形系統的族徽

把瑞獻所製的（圖九、圖十）
放在此處共觀。在心靈的表徵上頗
有可通之處。前後畫面雖共有其固
定素質，但在文化積累上與個人的
視感方面，自有今古不同。



*圖九／倉颉之月



*圖十／鶴

直到這裏為止我似乎在談文字學，但主題卻是在講契刻，把文字學上許多要件簡化或省略了而在刻劃上着筆。周朝的衰微進入春秋戰國。周之克商巫師們首先經商代的官位上落入民間；而周衰之季為了求取人才（或是奴才），分爭的帝王要用一種徵幟讓人知道帝王把甚麼權力給了甚麼人；戰爭繁多要遣將調兵以保權位，「信符」便應運而生了，這是出自悠久的深刻基礎。淮南子有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印」字與「印」之為物出現了，由文字保存下來。史記也說：「蘇秦佩六國相印。」

近年出土的文物中我見到「戰國秦虎符拓本」。（圖十一）⑥

「此符是西安郊區門口公社北沉村社員在一九七三年平整土地時發現的。虎符身長九·五，高四·四，厚〇·七厘米，虎作走形，昂首，尾端卷曲。背面有槽，頂上有一小孔。身上有文字九行，共四十字：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興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心會君符，乃敢行之，燔鑿之事，雖無令符，行翳。」

「虎符銘文絕大部份是小篆，瘦勁有力。歷史記載小篆是李斯所創造，但從這件虎符來看，李斯之前就出現了小篆。」

此前在現在秦新鄭也發現了銅虎，亦有四十字。經史家考證亦屬「王符」的古物。現行印學上的「伏羲倉頡」一類的舊說，應該改變了。

瑞獻的山水與結繩（圖十二／十三）

我想起了莊周的話：「我遊心於物之初。」瑞獻把心靈的視感——他血管內流動着時間感受，形象的刻劃在石上。

我

我

我



*圖十四／楚墓帛畫人物

「藝術：殷墟甲骨上所刻文字和殷周鐘鼎上各種花紋，是殷周兩朝傳流至今的繪畫與雕刻，戰國時藝術有新的發展，製作器物，多極精美，如水陸攻戰紋銅鑑，可以推見戰國藝術的一般。其他偶見於文字記載的，如楚國宗廟堂，有大壁畫，圖繪天地山川神靈怪物以及古聖的神話與故事，讀楚辭天問篇，想見大壁畫內容的豐富。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載，一個畫家為周國君在竹片上作畫；三年才畫成，看不出畫的是甚麼。清晨放在窗口，望見竹片上有龍蛇禽獸車馬人物各種形狀。喻老篇又說：一個宋國人用象牙雕刻楮業，三年才成，放在真楮業裏，分不出真偽來。」^⑦

上文中所引用的作品筆者無福見到，但是近年來戰國時代與西漢古墓發掘出土的文物中藝術品是很豐富的，許多已印行，不難得其印製品，可供參考。尤其漢墓帛畫實為我們藝術史提供了極其重要的資料。此外容庚譏集的金文編，金文續編都是最佳參考資料，為篇幅所限，這兒不再引用了。

從西周的統一到春秋戰國的分裂競爭，再由秦的統一；從公元前十一世紀直到公元前的四世紀七十年代，七百年的激蕩與發展使我們後人的心境也為之震動開闊。讀者能否容我在這個當口稍為馳驅一下，介紹一幅楚墓帛畫人物，欣賞一下二千年前藝術前輩的筆緻神韻。（圖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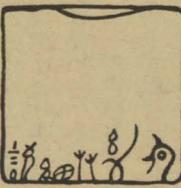
*圖十一／戰國秦虎符

*圖十二／山水

*圖十三／結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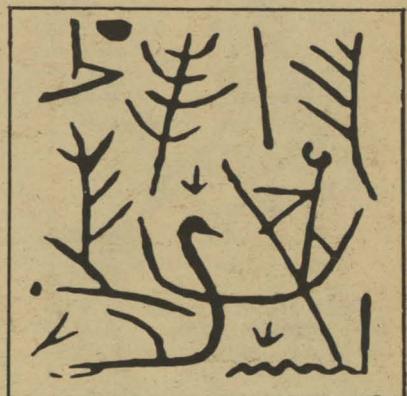
西方的拼文字已把它象形的根源部份打入了冷宮。但藝人的心感與筆觸並不因此而消失。在此我再介紹一幅現代藝術大師之一的保羅·克利的『鵝塘』，看看會不會使我聯想到中國的新石器時代呢？（圖十五）（關於克利的藝術觀請參看拙譯『論現代藝術』，刊南洋商報一九七九年四月廿五日。）

話已超越了題目的切面上去了，收回來吧。



我在此處用了瑞獻向幼草細說的一枚印章作標題只是取用它較固實的涵意。它的全部本不止此意的。

按傳統的印學一般都着重秦漢篆刻，在談印的時候也有些術語（technical term, or jargon）是不得不作個最簡略的介紹的。



*圖十五／鵝塘

「印」的定義

按說文：「印」瑞信也。按：「印」即印古字。守國者用玉印；守都鄙者用角印；使山邦者用虎印；土邦者用人印；澤邦者用龍印；門闕者用符印。貨賄用璽印；道路用旌印；象相合之形。（⑧）

許慎作說文解字，創稿於公元一〇〇年至一二一年在病中，始遣其子進上皇家。許慎為漢代經學大師，但在今日衆信他並未見過從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現代從卜辭文字探研文字源流並不以許慎對「印」字「從爪」「從匚」以作印信的解字說為然。（⑨）

許氏以手爪印把釋印，從文字演進的軌跡評斷固不合軌跡；但按六書規律，以兩個象形字合成一種新概念，體會它的意義來說是很能反映先秦的政治與社會實際的。「止戈為武」，「人言為信」同屬許氏的獨創。拿璽來說吧，後世只有皇帝用的官印稱璽，許氏的說法頗足以反映戰國以來的政治與社會實際。在先秦，璽只是商業上用來相應取信的符記罷了。把「印」的質地，式樣，刻劃分別種類與階級恐怕是漢以後的事了。

漢印

「漢制：皇帝玉璽，虎紐。皇后，金璽，虎紐。讀疾王，黃金璽，橐駝紐，皇太子，列侯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印，龜紐。中二千後，銀印龜紐。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銅印鼻紐。諸侯王後稱璽，列侯，鄉亭居，將軍部房，郡邑令長皆稱印。列將軍稱章。」（⑩）

印之類別

通常人們稱印的類別，往往依據它的用場來分類。

第一類為官印：除上面引用的漢制可做說明外，又有人把斷代史加在印上稱之曰秦印，漢印……唐印，清印。從分類學來說並不太切當。

第二種是私印：姓名印，字號印，肖形印，署押印，書簡印，齋館別號印，收藏鑒賞印。第三類可暫時稱為別格印，吉語印，成語印，獻勝印，多面印，朱白相間印，填金印。

從上面這稱分法，官印雖然也注重藝術但制式呆板總不能免除。古物印在稀少情形下一枚帝璽總覺得它美妙無比，但客觀的思量，這評價是免不了問號的。

我們常看到這樣的文字說：「漢代印章風格為後人規範之處，就是它的形制嚴謹樸茂。它的製作方法約分兩種，一種是鑄印，一種是鑿印。鑄印的字體，不論朱文（陽字）白文（陰字），都非常工整，每個字方正，有其自然的範圍，這個字的筆劃不致侵犯到那個字範圍以內去。如回字白文正方印，它中間自然顯出條朱色十字綫來；若四字長短不一樣——筆劃繁簡懸殊，正中會出現一條直線……」當然嚴整也有它的藝術性，但它更要個性與獨創。

西洋現代畫中有 Josef Albers 其人，他的畫無論線條色彩都要嚴格合乎心理藝術科原則，紐約的 Harry N. Abrams Inc. Publishers 曾出版他的畫集，而在書前標出「Albers 的這樣一句話：“In Science one plus one is always two, in art it can also be three or more.”（科學上二加一總等於二，藝術上一加二能等於三或更多些。）（按：今天據我所知在美東有兩個藝人自然的走上了這條路，然而二人除寫實嚴格精確外一無相同。這兩人一個是耶魯大學的藝術教授 William Bailey，另一人是他的學生珊娜，可能成為一種 descriptive 畫派。）

最近瑞獻根據法文版與英文版譯出了『無限之探討』一文介紹艾雪（南洋週刊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二日與同月十九日『艾雪：科學與幻想』，都可作為嚴謹的範例。）

精神的繼承與發展是創造——真正的藝術。形象體制的嚴守是倒退摹擬——優秀的機械。社會上有保守者，學術界有高頭講章，都是當然的，此外只要還有勇敢於攻關者，光明的前境總存在。

地下考古，掘開古墓，似與實際人生無關，往往會遭到譴責。但它們的效力一發，活着的人是會跟着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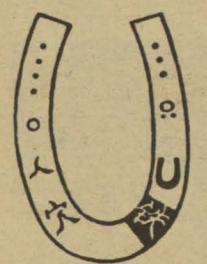
下面列舉數種不同的印式來參考一番。（圖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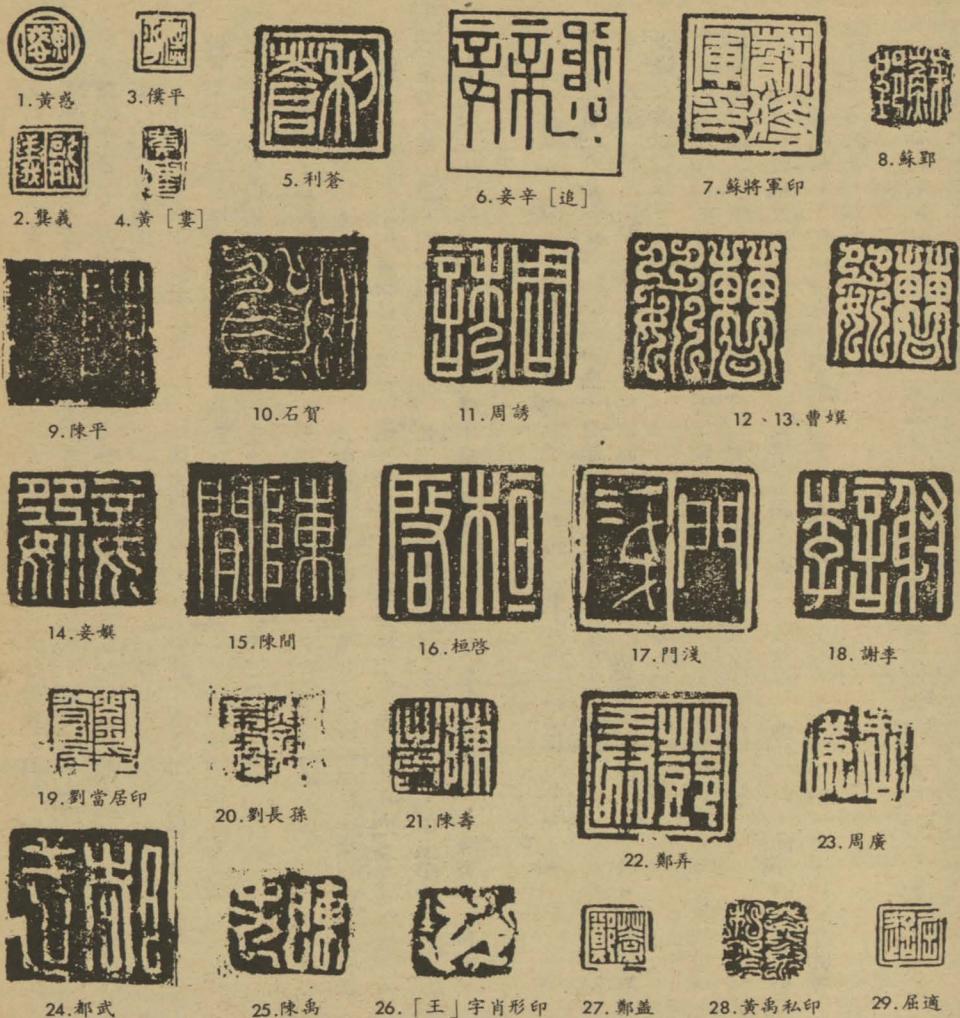
*圖十六／印式舉例

所謂「印式」這個術語指的就是印器的形象。上面插圖的各印式都屬於「異式」，趣味似較正方印，圓印另有一番風味。

在本節開始的標題，採用了「向幼草細說」，因為它的字與形都給我們一種在存在的時段上親切的傳達，幼草在遼廣的太空中，親切細語，平凡而無驕，刻出那般柔細的陽文，更屬難得。我們再來看看另一方印章：



*圖十七
人家口蹄鐵隻三



*圖十九／長沙出土西漢私印



*圖十八／長沙出土西漢官印

暫時我還不打算分析他在這方印章上所寄托的多層次的情與意，只說這個印式，一隻馬蹄鐵多麼的平凡，而在匠心藝手之下呈顯出怎樣的一種新貌，從異式不斷而出現看印，向來是不斷的創新，瑞獻繼承了過去的創新藝術的精神，構圖與內容是他個人的，它表現了某一「人家」的現實關係。

近年來，長沙出土近百枚漢印，經初步的整理研究，對於「西漢印章的形制究竟有些甚麼特點，過去只是根據零散的資料得出一個概念式的印象，但是卻缺少確切的證據。」^⑪這些印章的發現給漢印提供了確實的也是不同的證據。（圖十八／十九）

觀察以上官私印章，統視官印並不全屬「嚴謹樸茂」，有點幾乎看不見「十字」朱綫，甚至有草率傾向，是不是當時已有了「混事」的官僚作風？^⑫官印比起私印來契刻的品質顯然隨意得多。私印大部份都有邊線，這邊線是否當時的時款呢？至於印中的「朱十字綫」或「朱紅中綫」也非顯然可見的。而「妾辛」一方章文不對稱亦未見朱紋，但極美好。有趣的一點是這些出土的漢印，其大小尺度正是一寸間方左右，瑞獻名其印曰「寸版畫」，與漢人同感。

「印紐」，印學上的名稱。據淮南子：「龜紐之璽」這「紐」釋為「本」或「結」。「龜紐之璽」就是說：「印的刻劃面上有體，雕成龜形，在龜形的下方穿孔以容組綬」——彩帶，沒想當時的印璽不但有它的實用價值也有裝飾價值。這種裝飾意義至今不衰，甚至有不少婦女還以「佩玉」作為閨名哩。

古來以印紐的形態來稱印的很多：為虎紐印，龍紐印……。回觀「戰國虎符」我們也可以推測「紐」的來源。當時作為信符的虎，王命規定是刻在虎身上的。

現今一般平民的印章若不是一片長方木頭，便是一塊石片，或是牛角，印紐的作用只是用以把持以便打下印跡，是否也稱它為印紐呢？我看，不若直名之曰印柄，更平民化些的乾粹叫它印把子，多好。

自來收集得的印紐不下四十種以上，下面有幾幅插圖用來展示某些印紐。（圖二十）

* 圖二十／印紐舉例（取自鄧散木著『篆刻學』）



若向洋人介紹這個「紐」，恐怕 *tassel* 一字最為相宜了。西方也用 *seal*，在羅馬，希臘，埃及的古物中得見，體制基本與中國同。另外也有「戒指印」不用印泥，只是壓印在蠟或其他軟性膠質上遞送以取信用，在中國這種用法的遺跡稱為「封泥」，在印為史上有極大貢獻，成為後人學習文字篆刻的一種章本。



這是一方用「陰陽印面」顯出「陽形體」再在陽面上刻出「陰紋」的獨特契法，作品屬於「朱白相間」體。基本上的「陰印面」提供了空間；其中錯落有致的「陽形間」有石鐘岩群的異樣，提供了磐石般的穩秀，曲直圓潤的「陰紋」在磐石上得心應手的遊走，活潑生動，線條老練，細加視讀「石乃久坐之人」的字劃綽約而出。一層一層的視覺，一層一層的欣喜。

瑞獻由法國語文學院出版的印章集子共收三十五枚印，枚枚都是字與形的結合，義與意的結合，除「寸版畫」與「印之處女地」為電版外，人名印只有一方——戴文治，字體非篆或隸，亦篆亦隸，三字安排只乏前例，並不對稱，但是獨具風格。以戴君為每一印章詠了一首小詩為證，足見他是個知人，自有他風雅不群處。

以「初文」心智形象來治印，瑞獻曾在被訪問時有過一點說明。^⑬ 經契刻技藝的發展層次看，陰文在先比較稚拙，「陽文」後起技藝已比「陰文」進步。印章「山水」，「結繩」，「若糾纏然」，「殘礫」……都給人以「慧心的微笑」。



* 圖二十一／晚晴可愛

「成語印」在一塊堅實的岩片上，打開了三戶明窗，每一明窗之前有人在注視窗外的晴空。三幅人形表示着三個側面三種經驗，情感的和意思的。由「晚晴」二字所組成的陽文是鼻架眼鏡的勁瘦面貌，項下打着領帶，肅然的正視前方。

「可」字一窗，瑞獻巧妙的用「丁」字筆劃借力於石的陽面邊際畫出了「眉」與「口」，又用「可」字原有的「口」字刻成圓形，在眉之下口之上視之如「目」。整體的形象是「聚精會神」注視着環境。「愛」字作為第三窗，用手抓緊着心依在窗前一角的岩上，取感於自然而存心於「情之美者」。用這樣的契刻形象表現成語的「晚晴可愛」，其所以可愛是不脫離現實，奕奕的生活下去，年歲雖高，飽受風霜都成過去，向晚的情境。亨寧先生有句說「日宿不愁道途遠，百年猶自望河清」，用它印在藏書，印在書札之後，風味無窮，更重要的是它精神的旺盛希望無窮。

人生間的許多概念，在我人的日常生活中本不是永無休止存在於意識界（conscious），經佛洛伊德指出，這些概念時時會離開意識界而進入潛意識界（preconscious），若再經過抑壓就更被深壓至非意識界（unconscious）。

好的概念——成語，吉語，厭勝——應趁它正在意識界中使它成為一客觀存在。製成印章乃是為具體的方法之一，吟首詩寫篇文章自然也可以。若承認概念是真正的我的（至少是當時的）成份，刻石，豈非正是「久坐之人」嗎？

這是瑞獻之印的或稱，在談他的繪畫時他曾說過「內心的微笑」。而瑞獻本人是常帶笑容的人，我知道這些笑是經過鍛鍊的，類似孫悟空的「火眼金睛」是經過李老君的八卦丹爐而來。

在稍前已展示了「殘碟」，這裏再看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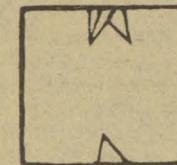
*圖二十二／泉咽危石



*圖二十三／老魚跳波瘦蛟舞



*圖二十四／落花辭枝



*圖二十五／訣別之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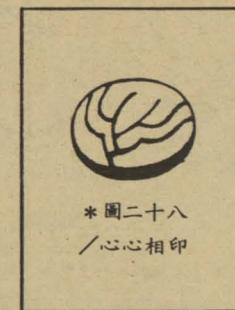


*圖二十六／死亡之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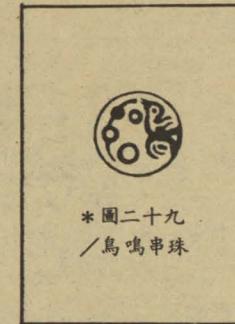


*圖二十七／骨灰堆中有性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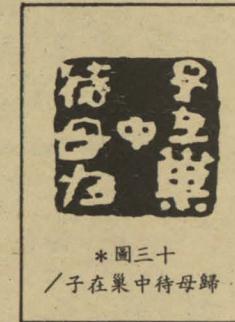
再轉一個角度看



*圖二十八
／心心相印



*圖二十九
／鳥鳴串珠



*圖三十
／子在巢中待母歸

經平凡的殘碟，小溪的嗚咽，到生命的了結。死亡的意義，又能在死亡中尋得性靈，僅此已見瑞獻的情感的火。

還有若干是他人一時難解的刻劃，細細推敲起來，這些三十五枚印章說明瑞獻心意情境的空明。空明之境本是瑞獻人格中的最高建構成份，不是他人所能確實把握的。而空明的人又往往不落言詮，以行為代言語。

佛教自古印度傳入中國以後，最初是中國人吸收了古印度的「理性智慧」以絕對的無為來解脫人生實際的苦難，在敦煌洞窟中所發現直接從印度傳來的壁畫就有以捨身飼虎，割肉貢鵠的故事，後來中國人以自己崇實競生的精神與之結合而有禪宗佛教，唐代以後的佛畫，有許多寬赦惡友，一家團圓的人間小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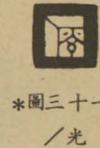
瑞獻是個佛徒，一個要自我解答人生的追求者，他必須知道他對生存的答案是甚麼。

瑞獻是個藝人，不會以脫離母體的誕生為唯一的誕生；他要用時時的自我在社會與自然中的未知中求得解答來不斷的誕生。

以禪而論他是個悟者，無論他是頓悟還是修持，都是經常人而誕生領悟。而悟者又可感的人，去領悟自己，所以他並不只關起門來打坐，也像禪師們一樣不以隱經為能事。我會說過：瑞獻是個行者。

他領悟，他微笑。

在空明的照悟之下，他為人，他繪畫，他作詩，他刻印，從他刻印一角看，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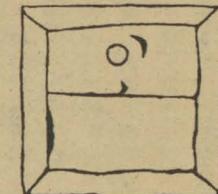


*圖三十一／光

內心的刻石
印的處女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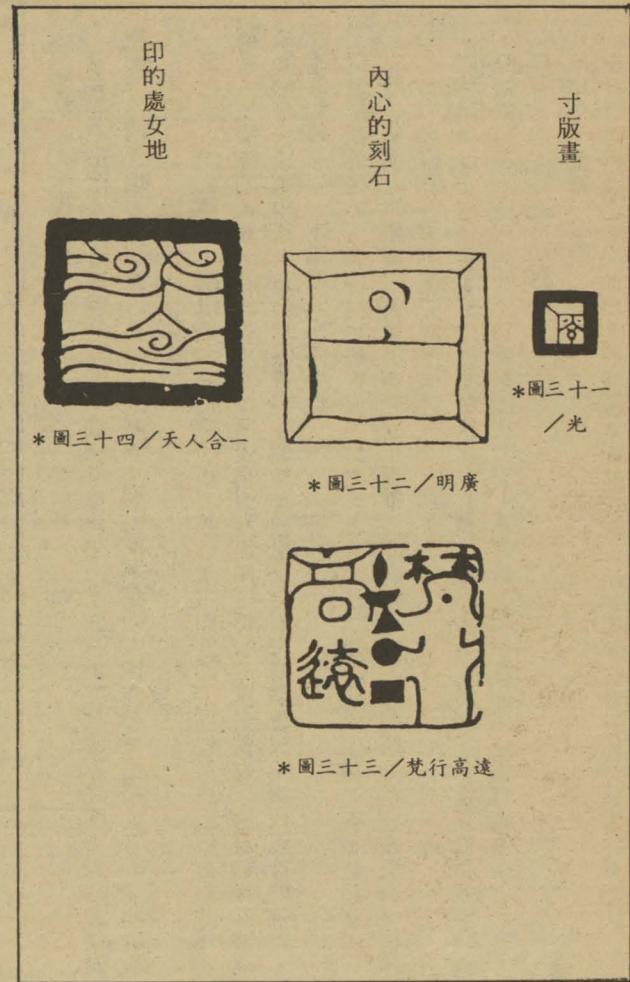
*圖三十四／天人合一



*圖三十二／明廣



*圖三十三／梵行高達



一九八〇年二月三日初稿於紐約寓所

註

①「奴隸制時代：古代文字之辨證發展」。郭沫若著。

②同前。

③同前。

④同前。

⑤「從幾種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觀察蠡測中國文字的起源」，李孝定，南洋大學學報第三期，一九六九年。

⑥「文物」：第九期，圖版捌，一九七九年。

⑦「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二九一—二九二頁，范文瀾著。

⑧「說文解字」，中華書局版。

⑨「甲骨文字集釋」，二八六五頁，李孝定編述。

⑩「篆刻學」，鄧散木著。鄧著在現代印學中來說是一本頗有參考價值的書。對於歷代之印都有個概說。

⑪「考古」，一九七八年第四號，長沙出土西漢印章及其有關問題研究，周世榮。

⑫漢代印材以銅主，鑄造或印。漢代是中央集權，任用官職，權在中央。因此有人認為這種草率成事的印乃是一時任用官吏太多，一時來不及鑄造，乃匆忙之間用刀鑿刻，後人把這類的印叫「急就章」。

⑬參閱譚幼今訪問瑞獻一文：「他心中有一顆五彩鑽石」。

風 訊

編輯室

從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創刊到今天，蕉風月刊，已經出版了廿五年了。廿五年，在一份月刊的壽命來說，幾乎可以引「與松鶴媲美」這類賀詞來形容了。

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歲月裏，世事多少風雲，蕉風也歷盡風聲雨聲滄桑。編輯室同人始終不斷革新以維持朝氣，花費心血去編得更好，努力不使刊物脫期（雖然在特殊困難壓力下，它還無法做到完全不脫期）。

有些話，平時我們只放在心裏，比如說，廿五年來，多少讀者在支持我們，多少作者把嘔心盡力的作品寄給蕉風，這是我們要藉此機會衷心致謝的。還有當年檢字、排版，改版的工友，如今打字、植字、剪貼、拍製、拼版、印刷、裝訂、運送的幕後工作者，以及歷年來花費眼力心力義務幫忙校稿的朋友，蕉風出版了廿五年，他們也先後在它忙碌中渡過了漫長時日。這，我們也要說聲謝謝。當然還有歷屆編輯，是他們的努力，使這本刊物至今不斷維新成長。

但這是我們也得承認，這些年來，蕉風發行不高，銷路不佳，稿費不厚，來稿不多。我們雖面對這四「不」的挫折，卻沒有因而背棄理想與降低品質。發行不高，銷路不廣，也許將是蕉風的致命傷。因此，我們籲請熱心支持蕉風的讀者踴躍成為長期訂戶，同時廣介新讀者與訂戶，唯有如此，方能消除斷坎而斷臂的隱憂。我們因不景的經濟情況，無法付出更高的稿酬，是我們要引以為憾的。另一方面。昔年煮酒論劍的健將，今多已擋筆「歸隱」，新生代作者的鋒刃尚未大放異彩，只有少數脫穎而出。我們倘要繼續茁長、盛放，還有懇祈埋首伏案的有心人賡續惠賜佳作，生力軍源源加入。在此時此地，讀者、作者、編者同樣道遠任重，馬華文學的蓬勃、社會的文學氣候與鑑賞水平之提昇，都有請大家合道同志來建設。這是我們在這廿五週年的一個願望。

蕉風文叢 * 歡迎郵購

陶詩新析

郝毅民論述集

歷來評說陶潛詩作的文字雖繁，但郝毅民這本書卻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論析。作者專業精神分析，熟讀佛洛依德學說，現以之論析陶詩，像兩塊東方與西方的美玉並置，而發出一道絢麗的新光彩。香港『明報月刊』說：「郝毅民先生以心理分析談陶淵明，別開生面，而絕無以洋標籤細中國貨之一般通病。他用語行文，又極雋逸，而所論又發人深幽之思。」喜愛陶詩的讀者讀罷當能進一步悟窺陶淵明永恒的心靈。（每冊連郵馬幣三元）

流放集

劉放雜文集

劉放是詩人，也是社會學博士，他的雜文兼有詩人的敏銳觀察與社會學者的科學研究心得，諷世勸世兩者皆備，有獨白也有傳統，有機智也有睿智，明志而致遠。『流放集』收入他多年來的發表在蕉風學報的專欄文字與雜文，寫作時間從「流放」海外到任教南大，可謂一個詩人直面社會的思路歷程。好讀雜文者讀畢此書當會不亦痛哉快哉。（每冊連郵馬幣二元五角）

黑

小黑小說集

誰說我們沒有小說？誰說我們沒有用心寫小說的人？小黑默默地寫了十多年的短篇小說，已樹立了他個人獨特的面貌與風格，更重要的是，他寫的是道地的現代馬華文學。『黑』是他的第一本短篇結集。你可以看到他如何突破傳統與現代的重圍脫穎而出。（每冊連郵馬幣二元五角）

訂閱本刊辦法

- 本刊半年（六期）訂費馬幣六年，一年（十二期）十二元。
- 馬、星、汶訂戶免付郵費。其他地區訂戶郵費另計。
- 為避免遺失，請將訂費換成 Money Order 或 Postal Order，或劃線支票。

• 請將訂費連同訂閱單（可自製）逕寄：

Syarikat Edcon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單閱訂刊月刊風蕉 | | 姓 名 | |
|----------|-----|-----|-----|
| 訂閱期數 | 地 址 | 中 文 | 英 文 |
| 從 期起至 | | | |
| 期止共 | | | |
| 期 | | | |

NATIONAL UNIVERSITY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BULANAN CHAO FOON

ISSN 0126-6608 KDN 0142/80

\$1.00 senaskah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Tel: 772455, 772551, 772769.

Ajen Penjual: Syarikat Edcom,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Tel: 772455, 772551, 772769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e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el: 425764